西魏書

附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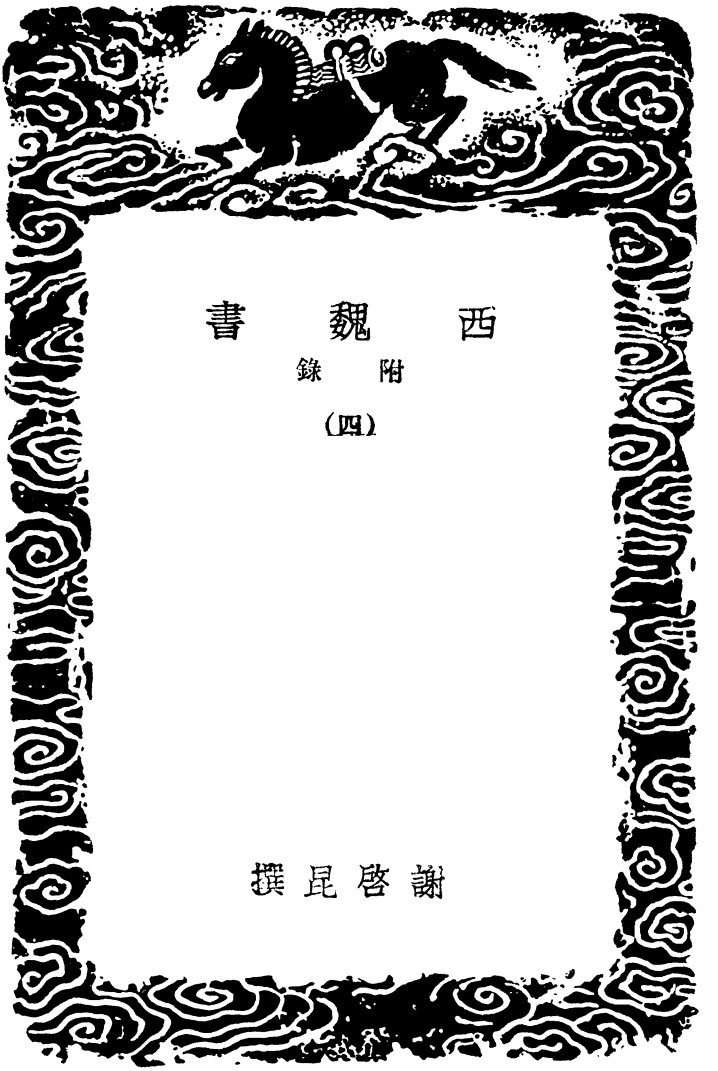
四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西魏書

附錄

（四）

謝啓昆撰

西魏書卷十二

諸王列傳二

扶風王孚字秀和太武曾孫也祖臨淮王譚父長鄉侯提孚少有令譽侍中游肇幷州刺史高聰討進崔光等見孚咸曰此子當準的人物恨吾徒衰暮不及見耳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孚與侍中元叉等參決政事孚乃總括古今名妃賢后凡爲四卷奏之遷右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振恤孚陳便宜表曰服皮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則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利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食且蓄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嘗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內若依臣請給振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疥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多砂磧脫出狂勃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不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

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衞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謀。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衞。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孚持白虎旛。勞阿那瓌於柔玄懷荒二鎮間。阿那瓌衆號十三萬。陰有異意。遂拘留孚。載以輜車。日給酪一升。肉一段。每集其衆。坐孚東廂。稱爲行臺。甚加禮敬。阿那瓌遂南過。至舊京後。遣孚等還。因上表謝罪。有司以孚事下廷尉。丞高謙之云。孚辱命。處孚流罪。後拜冀州刺史。孚勸課農桑。境內稱爲慈父。鄰州號曰神君。先是州人張孟都、張洪建、馬潘、崔獨憐、張叔緒、崔醜、張天宜、崔思哲等八人。皆屯保林野。不臣王命。州郡號曰八王。孚至。皆請入城。願致死效力。後爲葛榮所陷。爲榮所執。兄祐爲防城都督。兄子子禮爲錄事參軍。榮欲先害子禮。孚請先死以贖子禮。叩頭流血。榮乃捨之。又大集將士。議其死事。孚兄弟各誣己引過。爭相爲死。又孟都潘紹等數百人。皆叩頭就法。請活使君。榮曰。此魏之誠臣義士也。凡同禁五百人。皆得免。榮卒。

還除冀州刺史。元顯入洛。授孚東道行臺。彭城郡王。孚封顯逆書送朝廷。天子嘉之。顯卒。封孚萬年鄉男。永安末。樂器殘缺。莊帝命孚監儀注。孚上表曰。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閭。太樂令公孫崇。修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成功。時大集儒生。考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並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垂盡。臣至太樂署。問大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以來。置宮懸四箱。簨簴六架。東北架編黃鍾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鍾。而聲實夷則。考之音制。不甚諧韻。姑洗懸於東北。太簇編於西北。蕤賓列於西南。並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虡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以從正則。臣今據周禮鳧氏修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討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鍾磬之數。各以十二架爲定。奏可。于時搢紳之士。咸往觀聽。靡不咨嗟嘆服而反。太傅錄尚書長孫承業。妙解聲律。特復稱善。後從孝武帝入關。除尚書左僕射。扶風郡王。尋監國史。歷位司空。兼尚書令。太保。大統四年。與蠕蠕通好。結婚蠕蠕主與孚相識。先請見孚。然後遣女。於是乃使孚行。蠕蠕君臣見孚。莫不懽悅。奉皇后來歸孚。性機辯好酒。貌短而禿。宇文泰嘗於室內置酒十瓨。瓨餘一斛。上皆加帽。欲戲孚。孚適入至。見即驚喜曰。吾兄輩甚無禮。何爲竊入王家。匡坐相對。宜早還宅也。因持酒歸。泰撫手大笑。後遇風患。手足不隨。口不能言。乃左手書地作字。乞解所任。三奏不許。遷太傅。薨。帝親臨。百官赴弔。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謚曰文簡。子端嗣。位大行臺尚書。華州刺史。性疏很。頗以基地驕物。時論鄙

之。

陳郡王元字彥道。昭成裔也。父尚書昭元。以節儉知名。孝莊時。爲洛陽令。及節閔卽位。元上表乞葬莊帝。時議善之。後除尚書左丞。孝武卽位。以孫騰爲左僕射。騰卽高歡心膂。以仗入省。元依法舉劾。當時咸爲元懼。孝武重其強正。封臨淄縣子。及從入關。封陳郡王。位儀同三司。加開府。謚曰平。

北平王懋字邕昭。成裔也。祖成陽公忠。父謁者僕射盛。懋初襲祖爵。降爲侯。從孝武入關。封北平王。薨贈尚書左僕射。謚曰貞慧子陟字景升。開府儀同三司。弟順字敬叔。亦從帝入關。封濮陽王。位侍中。及帝崩。祕未發喪。諸人多舉廣平王嗣。順於別室垂泣。謂宇文泰曰。廣平雖親。年德未茂。不宜居大寶。泰深然之。因宣國諱。上南陽王尊號。以順爲中尉。行雍州事。又加開府儀同三司。秦州刺史。順善射。初孝武在洛。於華林園戲射。以銀酒卮容二升許。懸於百步外。命善射者十餘人共射。中者卽以賜之。順發矢卽中。帝大悅。並賞金帛。順仍於箭孔處鑄一銀童。足踏金蓮。手持劉炎。遂勒肩上。序其射工。子偉字大猷。有清才。弱冠授員外散騎侍郎。以侍從之勞。賜爵高陽縣伯。大統初。拜伏波將軍。度支郎中。領太子舍人。尋拜東南道行臺右丞。十六年。進爵南安郡王。及尉遲迥伐蜀。以偉爲司錄。書檄文言。皆偉所爲。六官建。拜師氏下大夫。改淮南縣公。後仕周。

洛平王最字幹成。陽公孫。父贈豫州刺史壽興。最從孝武入關。封洛平王。位侍中。兼尚書左僕射。加特進。

闕壽興弟益生少亡。子毗字休彌。武帝之在藩邸。少親之。及卽位。出必陪乘。入於臥內。及帝與高歡有隙。

時議者各有異同。或勸天子入夷。或言與歡決戰。或云奔梁。唯毗數人。以關中帝王桑梓。殷勤叩頭請西入。策功論賞。毗與領軍斛斯椿等十三人爲首。封魏郡王。時王者邑止一千戶。唯毗邑一千五百。歡宣告關東云。將天子西入。事起元毗。雖百赦不在原限。薨謚曰景子綽。

馮翊王季海。字元泉。昭成裔也。父河東太守淑。有子七。季海於兄弟中。最有名譽。位洛州刺史。季海妻司空李沖之女。莊帝從母也。賜爵唐郡君。政在尒朱。禍難方始。勸季海爲外官。以避纖介。及孝莊之難。季海果以在藩得免。從孝武入關。封馮翊王。位中書令。雍州刺史。遷司空。病薨。謚曰穆。子亨。字德良。一名孝才。季海仕長安。亨與母李氏在洛陽。高歡以亨父在關中。禁固之。其母遂詐稱凍餒。得就食湯陰。託大豪李長壽攜亨及孤姪數人。得至長安。宇文泰以功臣子。甚禮之。亨年十二。恭帝在儲宮。引爲交友。釋褐千牛備身。大統末。襲爵馮翊王。累遷勳州刺史。改封平涼王。後仕周。

固道公羅。字仲綱。道武裔也。祖江陽王吐根。父青州刺史繼。兄叉有寵於靈太后。叉妻太后妹也。羅處貴盛。而虛己接物。累遷青州刺史。叉當朝專政。羅望傾四海。於時才名之士。王元景、邢子才、李獎等。咸爲其賓客。從遊青土。罷州入爲宗正卿。叉死後。羅通叉妻。時人穢之。或云其救命之計也。孝武時。位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大統初。梁遣將圍逼。羅以州降。封南郡王。侯景自立。以羅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改封江陽王。梁元帝滅。景宇文泰求羅。遂得還。除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少師。襲爵江陽王。叉孫善住。初從父舒奔梁。後得入關。羅乃以爵還善住。改封羅爲固道郡公。

安昌王均。景穆曾孫。父脩義。雍州刺史。均位給事黃門侍郎。後入關。封安昌王。開府儀同三司。薨贈司空。諡曰平子。則字孝規。襲爵。位儀州刺史。則弟矩。字孝矩。襲祖爵始平縣公。拜南封州刺史。時見元氏將危。陰謂昆弟曰。宇文之心。路人所見。顛而不扶焉用宗子。爲兄則所遏乃止。後並仕周。

順陽王仲景。景穆曾孫。祖京兆王子推。父衞尉卿太興。仲景性嚴峭。孝莊時。兼御史中尉。京師肅然。每上臺恆駕赤牛。時人號赤牛中尉。太昌初。爲河南尹。奉法無私。時吏部尚書樊子鵠。部下縱橫。又爲盜竊。仲景密加收捕。悉獲之。咸卽行決。於是豪貴寒心。孝武帝將入關。授仲景中軍大都督。留京師。高歡欲至洛陽。仲景遂棄妻子。追駕至長安。仍除尚書右僕射。封順陽王。仲景既失妻子。乃娶故尒朱天光妻也列氏。本倡女。有美色。仲景甚重之。經數年。前妻叔袁紇氏。自洛陽間行至。也列遂徙居異宅。久之。有姦事露。詔仲景殺之。仲景寵情愈至。謬殺一婢。蒙其屍而厚葬。以代也列。徙於密處。人莫知其詐。仲景三子濟鍾奉叔袁紇氏生也。皆以宗室。早歷清官。仲景以也列尚在。恐妻子漏之。乃謀殺袁紇。袁紇先覺。復欲陰害也列。也列謂從奴曰。若袁紇殺我。必投我廁中。我告丞相。冀或不死。若不理首愆。猶埋我好地。爾爲我告之。奴遂告宇文泰。泰依奏詔笞仲景一百。免右僕射。以王歸第。也列以自告而逐之。仲景猶私不已。又有告者。詔重笞一百。付宗正。官爵盡除。仲景仍通焉。後帝以其歷任有令名。且杖策追駕。乃復官爵。也列袁紇。於是同居。大統五年。除幽州刺史。仲景多內亂。後就州賜死。

博陵王暢。字叔暢。景穆曾孫。祖陽平王新成。父雍州刺史衍。暢從孝武帝入關。拜鴻臚。封博陵王。大統三

年東討沒於陣子敏封南武縣公暢弟融字叔融貌甚短陋饒勇過人莊帝謀殺尒朱榮以融爲直閤將軍及尒朱兆入洛融逃人間後從孝武帝入關封魏興王位侍郎殿中尚書

儀陽王子孝字季業陽平王孫也父鉅平公欽子孝早有令譽年八歲司徒崔光見而異之曰後生領袖必此人也孝武帝入關不及從駕後赴長安封義陽王子孝美容儀善笑謔好酒愛士縉紳歸之賓客常滿終日無倦性又寬慈敦睦親族乃置學館於私第集羣從子弟晝夜講讀並給衣食與諸子同後歷尚書令柱國大將軍子孝以國運漸移深自貶晦日夜縱酒後例降爲公復姓拓拔氏未幾卒子賛襲

華山王紀字綱景穆曾孫祖任成王雲父司徒公侍中尚書令澄紀隨孝武入關中位尚書左僕射華山郡王

宋安王琰字伏寶景穆曾孫祖安定王休父華州刺史燮大統中封琰宋安王薨謚曰懿子景山仕周

廣陵王欣字慶樂節閔兄也性麤率好鷹犬孝莊初封沛郡王後封淮陽王孝武時加太師開府復封廣陵王太傅司州牧尋除大司馬孝武入關中欣投託人使達長安爲太傅錄尚書事欣於中興宗室禮遇最隆自廣平諸王悉居其下又爲大宗師進大冢宰中軍大都督大統中爲柱國大將軍太傅文帝謂欣曰王三爲太傅再爲太師自古人臣未聞此例欣遜謝而已後拜司徒恭帝初遷大丞相薨謚曰容欣好營產業多所樹藝京師名果皆出其園所汲引及僚佐咸非長者爲世所鄙

潁川王斌之字子爽文成曾孫祖安樂王長樂父尚書左僕射詮斌之性險無行及與兄鑒反敗遂奔葛

榮。榮滅得還。孝武帝時。封潁川郡王。委以心腹之任。帝入關。斌之奔梁。大統二年。還長安。位尚書令。薨贈太尉。謚武襄。

東陽王榮。大統十一年。爲瓜州刺史。與其壻鄧彥偕行。榮卒瓜州。首望表榮子康爲刺史。彥殺康而奪其位。朝廷不能討。因以彥爲刺史。屢徵不至。宇文泰以申徽爲河西大使。令圖彥。徽以五十騎行。既至。止於賓館。彥入謁。徽執之。遂送彥於長安。

長湖公定。字願安。祖比頹。安西將軍。務州刺史。父道龍。征虜將軍。鉅鹿郡守。定惇厚少言。內沈審而外剛毅。永安初。從尒朱天光討關隴羣賊。並破之。除襄虜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宇文泰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孝武西遷。封高邑縣男。邑二百戶。從擊潼關。拔回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加前將軍。太中大夫。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帥都督。增邑三百戶。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奪稍衝之。殺傷甚衆。無敢當者。論功爲最。十三年。授河北郡守。加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增邑通前一千戶。定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諸將亦稱其長者。十五年。遷使持節。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廢帝二年。以宗室進封建城郡王。二年。行周禮。爵隨例改。封長湖郡公。後仕周。

齊天保十年。大誅元氏七百餘人。魏子孫在齊者。無子遺焉。西魏權歸周室。而元氏戚屬。皆布列職。及其移祚。尚獲保全。今錄其名位可知者。附於此。

育。大將軍、淮安王。

替。大將軍、尚書令、少保、小司徒、廣平郡公。

維。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保、韓國公。

正。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魯郡公。

顏子。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洵州刺史、宜郡公。

壽。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鄯州刺史、安樂縣公。

審。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武衞將軍、遂州刺史、房陵縣公。

景暕。直閤將軍。從孝武帝入關。

僧育。頓邱伯。

烈。尚書。廢帝二年。以謀殺宇文泰事洩。泰殺之。

暉。武伯下大夫。

臨洮王森。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並文帝兄子。大統九年。邙山之戰。爲東魏所擒。

文七王

晉王謹。大統十三年卒。

武都王戊。大統六年。爲秦州刺史。

梁王儉。大統十一年封。後仕爲大將軍。
趙王寧。大統十三年封。
燕王儒。大統十六年封。
吳王公。大統十六年封。
宜都王式。

公主

馮翊公主。孝武帝妹。初封平原公主。下嫁開府張歡。歡性貪殘。遇主無禮。又嘗殺主侍婢。主怒。訴之於帝。帝乃執歡殺之。改封馮翊公主。永熙三年。下嫁宇文泰。生子覺。大統七年薨。
金明公主。文帝女。下嫁大丞相帳內都督尉遲迥。迥官至柱國大將軍。封蜀公。
襄樂公主。文帝女。下嫁漢安縣公韋世康。案世康孝寬兄夐之子。周書韋孝寬傳作世康。尚魏文帝女。隋書韋世康傳作尚二傳皆稱尚太祖女。不稱文帝。則世康爲尚魏文帝女無疑。隋書謂魏爲周耳。
安樂公主。文帝女。下嫁咸陽郡公王誦。
公主。封號未聞。文帝女。下嫁武邑公宇文震。

晉安公主名胡摩。文帝第五女。下嫁略陽公宇文覺。覺受魏禪。立主爲皇后。帝廢。主出俗爲尼。建德初。尊爲孝閔皇后。居崇義宮。隋氏革命。主出居里第。大業十二年薨。

公主。封號未聞。文帝女。下嫁白土縣公辛威。

義陽公主。文帝女。下嫁鉅鹿郡公竇照。

西魏書卷十三

宇文泰列傳三上

宇文泰字黑獺。代武川人也。其先世居遼西。高祖陵。仕燕。拜駙馬都尉。封元菟公。道武帝將攻中山。陵從慕容寶禦之。寶敗。陵率甲騎五百來歸。拜都牧主。賜爵安定侯。天興初。徙豪傑於代都。陵隨例遷武川焉。曾祖系。祖韜。並以武略稱。父肱。任俠有氣幹。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作亂。其僞署王衞可孤徒黨最盛。肱乃糾合鄉里。斬可孤。其衆乃散。後避地中山。遂陷於鮮于脩禮。脩禮令還統其部衆。及爲定州軍。破歿於陣。泰生有異姿。少隨父在鮮于脩禮軍。及葛榮殺脩禮。泰時年十八。榮遂任以將帥。泰知其無成。將與諸兄謀。欲逃避。會尒朱榮擒葛榮。定河北。泰隨例遷晉陽。榮以泰兄弟雄傑。懼或異己。遂託以他罪。誅泰第三兄洛生。復欲害泰。泰自理家冤。辭旨慷慨。榮感而免之。孝昌二年。以統軍從榮征燕州。先是北海王顥弃梁。梁立爲魏主。率兵入洛。孝莊帝出居河内以避之。榮遣賀拔岳討顥。仍迎孝莊帝。泰與岳有舊。仍以別將從岳及孝莊帝反正。以功封寧都子。邑三百戸。遷鎮遠將軍。步兵校尉。万俟醜奴作亂關右。孝莊帝遣尒朱天光及岳等討之。泰遂從岳入關。先鋒破僞行臺尉遲菩薩等。及平醜奴。定隴右。泰功居多。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戸。加直閤將軍。行原州事。時關隴寇亂。百姓凋殘。泰撫以恩信。民皆悅服。咸喜曰。早值宇文使君。吾等豈從逆亂。普泰二年。尒朱天光東拒高歡。留弟顯壽鎮長安。秦州

刺史侯莫陳悅、從天光將軍衆東下。岳知天光必敗。欲留悅共圖顯壽。而計無所出。泰謂岳曰。今天光尙遲。悅未有二心。告之恐其驚懼。然悅雖爲主將。不能制物。若先說其衆。必人有留心。進失尒朱之期。退恐人情變動。說之必從。岳大喜。卽令泰入悅軍說之。悅遂不行。乃相率襲長安。泰輕騎爲前鋒。泰策顯壽怯懦。聞諸軍將至必東走。乃倍道兼行。顯壽果已東走。追至華山擒之。太昌元年。岳爲關西大行臺。以泰爲左丞。領岳府司馬。加散騎常侍。事無巨細。皆委決焉。高歡旣破尒朱。遂專朝政。泰請往觀之。歡問岳軍事。泰口對雄辨。歡以爲非常人。欲留之。泰詭陳忠款。乃得反命。遂星言就道。歡果遣追之。至關不及。泰還。謂岳曰。高歡非人臣也。逆謀所以未發者。憚公兄弟耳。然凡欲立大功。匡社稷。未有不因地勢。總英雄。而能克成者也。侯莫陳悅本實庸材。遭逢際會。遂叨任委。旣無憂國之心。亦不爲高歡所忌。但爲之備。圖之不難。今費也頭控弦之騎。不下一萬。夏州刺史解拔彌俄突。勝兵之士。三千餘人。及靈州刺史曹泥、並恃其僻遠。常懷異望。河西流民紇豆陵伊利等。戶口富實。未奉朝風。今若移軍近隴。扼其要害。示之以威。服之以德。卽可收其士馬。以實吾軍。西輯氐羌。北撫沙塞。還軍長安。匡輔魏室。此桓文舉也。岳大悅。復遣泰詣闕請事。密陳其狀。帝深納之。加泰武衞將軍。還令報岳。岳遂引軍西次平涼。謀於其衆曰。夏州鄰接寇賊。須加綏撫。安得良刺史以鎭之。衆皆曰。宇文左丞卽其人也。岳曰。左丞吾之左右手也。如何可廢。沈吟累日。乃從衆議。於是表泰爲使持節、武衞將軍、夏州刺史。泰至州。伊利望風款附。而曹泥猶通使於高歡。及永熙三年正月。岳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泰計事。泰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悅怙

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悅俱討泥二月至於河曲岳果爲悅所害其士衆散還平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於是三軍未有所屬諸將以都督寇洛年最長相與推洛以總兵事洛素無雄略威令不行乃謂諸將曰洛智能本闕不宜統御近者迫於羣議推相攝領今請避位更擇賢材於是趙貴言於衆曰元帥忠公盡節暴於朝野勳業未就奄罹凶酷豈唯國喪良宰固亦衆無所依必欲糾合同盟復讐雪恥須擇賢者總統諸軍舉非其人則大事難集雖欲立忠建義其可得乎竊觀宇文夏州英姿不世雄謨冠時遠邇歸心士卒用命加以法令齊肅賞罰嚴明眞足恃也今若告喪必來赴難因而奉之則大事集矣諸將皆稱善乃命赫連達馳至夏州告泰曰侯莫陳悅不顧盟誓棄恩背德賊害忠良羣情憤惋控告無所公昔居管轄恩信著聞今無小無大咸願推奉衆之思公引日成歲願勿稽留以慰衆望也泰將赴之夏州吏民咸泣請曰聞悅今在永洛去平涼不遠若已有賀拔公之衆則圖之實難願且停留以觀其變泰曰悅既害元帥自應乘勢直據平涼而反趨赴屯兵永洛吾知其無能爲也且難得易失者時也不俟終日者幾也今不早赴將恐衆心自離都督彌姐元進規欲應悅密圖泰事發斬之泰乃率帳下輕騎馳赴平涼時高歡遣長史侯景招引兵衆泰至安定遇之謂景曰賀拔公雖死宇文泰尚存卿何爲也景失色對曰我猶箭耳隨人所射安能自裁景於此卽還泰至平涼哭岳甚慟將士且悲且喜曰宇文公至無所憂矣於時帝將圖高歡聞岳被害遣武衞將軍元毗宣旨慰勞追岳軍還洛陽毗到平涼會諸將已推泰侯莫陳悅亦被敕追還悅既附歡不肯應召泰謂諸將曰侯莫陳悅枉

害忠良。復不應詔命。此國之大賊。豈可容之。乃命諸軍戒嚴。將以討悅。及元毗還。泰表於帝曰。臣前以故關西大都督臣岳竭誠奉國。橫罹非命。三軍喪氣。朝野痛惜。都督寇洛等銜冤茹感。志雪讎恥。以臣昔同幕府。苦賜要結。臣便以今月十四日輕來赴軍。當發之時。已有別表。既爲衆情所逼。權掌兵事。詔召岳軍入京。此乃爲國良策。但高歡之衆。已至河東。侯莫陳悅猶在永洛。況此軍士。多是關西之人。皆戀鄉邑。不願東下。今逼以上命。悉令赴闕。悅躡其後。歡邀其前。首尾受敵。其勢危矣。臣殞身王事。誠所甘心。恐敗國殄人。所損更大。乞少停緩。更思後圖。徐事誘導。漸就東引。泰志在討悅。而未測朝旨。且兵衆未集。假此爲詞。因與元毗及諸將刑牲盟誓。同獎王室。初賀拔岳營於河曲。有軍吏獨行。忽見一老翁。鬚眉皓素。謂之曰。賀拔岳雖復據有此衆。然終無所成。當有一宇文家從東北來。後必大盛。言訖不見。此吏恆與所親言之。至是方驗。帝詔泰曰。賀拔岳既殞。士衆未有所歸。卿可爲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泰又表曰。侯莫陳悅違天逆理。酷害良臣。自以專戮罪重。不恭詔命。阻兵永洛。彊梁秦隴。臣以大宥既班。忍抑私憾。頻問悅及都督可朱渾元等。歸闕早晚。而悅並維縶使人。不聽反報。觀其旨趣。勢必異圖。臣正爲此。未敢自拔。兼順衆情。乞少停緩。泰乃與悅書責之曰。頃者。正光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荊沔。故將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已墜。擁旌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緊公是賴。勳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

君爲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木石爲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虛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很。妒勝嫉賢。口血未乾。七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慚於地。吾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敕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唯君是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總勒師徒。北道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幸圖利害。無貽噬臍。悅既懼泰謀己。詐爲詔書。與秦州刺史万俟普撥。令與悅爲黨援。普撥疑之。封詔以呈泰。泰表之曰。臣自奉詔總平涼之師。責重憂深。不遑啓處。訓兵秣馬。唯思竭力。前以人戀本土。侯莫陳悅窺窬。進退量度。且宜住此。今若召悅。授以內官。臣列旆東轅。匪朝伊夕。朝廷若以悅藉爲邊扞。乞處以瓜涼一藩。不然。則終致猜虞。於事無益。初原州刺史史歸爲岳所親任。河曲之變。反爲悅守。悅遣其黨王伯和、成次安、將兵二千人。助歸鎮原州。泰遣都督侯莫陳崇率輕騎一千襲歸。擒之。幷獲次安伯和等。送於平涼。表崇行原州事。万俟普撥又遣其將叱干保洛領二千騎來從軍。三月。泰進軍至原州。衆軍悉集。諭以討悅之意。士卒莫不懷憤。乃表曰。臣聞誓死酬恩。覆宗報主。人倫所急。赴蹈如歸。自大都督臣岳歿後。臣頻奉詔還闕。秣馬戒途。志不俟旦。直以督將已下。咸稱賀拔公視我如

子。今讎恥未報。亦何面目以處世間。若得一雪冤酷。萬死無恨。且悅外附彊臣。內違朝旨。臣今上思逐惡之志。下遂節士之心。冀仗天威。爲國除害。小違大順。實在茲辰。克定之後。伏待斧鉞。四月。引兵上隴。留兄子導爲都督。鎮原州。軍出木峽關。大雨雪。平地二尺。泰知悅怯而多猜。乃倍道兼行。出其不意。悅果疑其左右有異志者。左右亦不安。衆遂離貳。聞大軍且至。退保略陽。留一萬餘人。據守永洛。泰至永洛。命圍之。城降。卽率輕騎數百趨略陽。以臨悅軍。悅大懼。乃召其部將議之。皆曰。此鋒不可當。勸悅退保上邽以避之。時南秦州刺史李弼亦在悅軍。乃間道遣使。請爲內應。其夜悅出軍。軍中自驚潰。將卒或相率來降。泰縱兵奮擊。大破之。虜獲萬餘人。馬八千匹。悅與其子弟、及麾下數十騎遁走。泰曰。悅本與曹泥應接。不過走向靈州。乃令原州都督導邀其前。都督賀拔穎等追其後。導至牽屯山。追及悅。斬之。泰入上邽。收悅府庫財物。山積。皆以賞士卒。毫釐無所取。左右竊一銀鏤甕以歸。泰知而罪之。卽剖賜將士。衆大悅。時涼州刺史李叔仁爲其民所執。舉州搔擾。宕昌羌梁企定引吐谷渾寇金城。渭州及南秦州氐羌連結。所在蜂起。南岐至於瓜鄯。跨州據郡者。不可勝數。泰乃令李弼鎮原州。夏州刺史拔也惡蛭鎮南秦州。渭州刺史可朱渾元還鎮渭州。衞將軍趙貴、行秦州事。徵幽涇、東秦、岐四州粟以給軍。高歡聞秦隴克捷。乃遣使於泰。甘言厚禮。深相倚結。泰拒而不納。時高歡已有異志。故帝深仗泰。乃徵二千騎鎮東雍州。助爲聲援。仍令泰稍引軍而東。泰乃遣大都督梁禦率步騎五千。鎮河渭合口。爲圖河東之計。泰之討悅也。悅遣使請援於高歡。歡使其都督韓軌將兵一萬據蒲坂。而雍州刺史賈顯送船與軌。請軌兵入關。泰因梁禦之東

乃逼召顯赴軍。禦遂入雍州。帝遣著作郎姚幼瑜持節勞軍。進泰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關西大都督、略陽縣公。承制封拜使持節如故。於是以寇洛爲涇州刺史。李弼爲秦州刺史。前略陽郡守張獻爲南岐州刺史。盧待伯拒代。遣輕騎襲擒之。待伯自殺。時帝方圖高歡。又遣徵兵。泰乃令前秦州刺史駱超爲大都督。率輕騎一千赴洛。進授泰兼尚書僕射。關西大行臺。餘官封如故。泰乃傳檄方鎮曰。蓋聞陰陽遞用。盛衰相襲。苟當百六。無開三五。皇家創厤。陶鑄蒼生。保安四海。仁育萬物。運距孝昌。屯疹屢起。隴冀騷動。燕河狼顧。雖靈命重啓。蕩定有期。而乘釁之徒。因生羽翼。賊臣高歡。器識庸下。出自輿臺。罕聞禮義。直以一介鷹犬。効力戎行。覩冒恩私。遂階榮寵。不能竭誠盡節。專挾姦回。乃勸尒朱榮行茲簒逆。及榮以專政伏誅。世隆以凶黨外叛。歡苦相敦勉。令取京師。又勸吐萬兒復爲弒虐。暫立建明。以令天下。假推普泰。欲竊威權。並歸廢斥。俱見酷害。於是稱兵河北。假討尒朱。頻通表奏。云取讒賊。既行廢黜。遂將簒弒。以人望未改。恐鼎鑊交及。乃求宗室。權允人心。天方與魏。必將有主。翌戴聖明。誠非歡力。而歡阻兵安忍。自以爲功。廣布腹心。跨州連郡。端揆禁闥。莫非親黨。皆行貪虐。窶窴生人。而舊將名臣。正人直士。橫生瘡痏。動挂網羅。故武衞將軍伊琳。清貞剛毅。禁旅攸屬。直閤將軍鮮于康仁。忠亮驍傑。爪牙斯在。歡收而戮之。曾無聞奏。司空高乾。是其黨與。每相影響。謀危社稷。但以姦志未從。恐先洩漏。乃密白朝廷。使殺高乾。方哭對其弟。稱天子橫戮。孫騰任祥。歡之心膂。並使入居樞近。伺國間隙。知歡逆謀將發。相繼逃歸。歡益加撫待。亦無陳白。然歡入洛之始。本有姦謀。令親人蔡儁作牧河濟。厚相恩賄。以爲東道主人。故關西大

都督清水公賀拔岳勳德隆重，興亡攸寄。歡好亂樂禍，深相忌毒，乃與侯莫陳悅陰圖陷害。幕府以受律專征，便卽討戮。歡知逆狀已露，稍懷旅距，遂遣蔡儁拒代。令竇泰佐之，又遣侯景等云向白馬輔世珍等徑趣石濟，高隆之正婁昭等屯據壺關，韓軌之徒擁衆蒲坂。於是上書天子，數論得失，訾毀乘輿，威侮朝廷。藉此微庸，冀茲大寶。谿壑可盈，禍心不測。或言徑赴荊楚，開疆於外；或言分詣伊洛，取彼讒人。或言欲來入關，與幕府決戰。今聖明御運，天下淸夷，百寮師師，四隩來暨，人盡忠良，誰爲君側，而歡威福自己，生是亂階。緝構南箕，指鹿爲馬，包藏凶逆，伺我神器，是而可忍，孰不可容。幕府折衝宇宙，親當受脤，銳師百萬，轂騎千羣，裹糧坐甲，唯敵是俟。義之所在，糜軀匪惜。況頻有詔書，班告天下，稱歡逆亂，徵兵致伐，今便分命將帥，應機進討，或趣其要害，或襲其窟宅，電繞蛇擊，霧合星羅，而歡違負天地，毒被人鬼，乘此掃蕩，易同俯拾。歡若渡河，稍逼宗廟，則分命諸將，直取幷州，幕府躬自東轅，電赴伊洛，若固其巢穴，未敢發動，亦命羣帥，百道俱前，轘裂賊臣，以謝天下。其州鎭郡縣，率土人黎，或州鄉冠冕，或勳庸世濟，並宜捨逆歸順，立效軍門，封賞之科，已有別格。凡百君子，可不勉歟。泰謂諸將曰：高歡雖智不足，而詐有餘，今聲言欲西，其意在入洛。吾欲令寇洛，率馬步萬餘，自涇州東引；王羆率甲士一萬，先據華州。歡若西來，王羆足得抗拒，如其入洛，寇洛卽襲汾晉，吾便速駕，直赴京邑，使其進有內顧之憂，退有被躡之勢，一舉大定，此爲上策。衆咸稱善。七月，泰帥衆發自高平，前軍至於宏農，而高歡稍逼京邑，帝親總六軍，屯於河橋，令左衞元斌之領軍斛斯椿鎭虎牢，遣使告泰。泰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所忌，正須乘便擊之，

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度。大事去矣。卽以大都督趙貴、爲別道行臺。自蒲坂濟。趣幷州。遣大都督李賢、將精兵一千赴洛陽。會斌之與斛斯椿爭權不協。斌之遂棄椿還。紿帝云。高歡兵至。七月丁未。帝遂從洛陽。率輕騎入關。泰備儀衞奉迎。謁見東陽驛。免冠泣涕謝曰。臣不能式遏寇虐。遂使乘輿遷幸。請拘司敗。以正刑書。帝曰。公之忠節。曝於朝野。朕以不德。負乘致寇。今日相見。深用厚顏。責在朕躬。無勞謝也。乃奉帝都長安。披草萊。立朝廷。軍國之政。咸取泰決焉。仍加授大將軍、雍州刺史、兼尚書令、進封略陽郡公。別置二尚書。隨機處分。解尚書僕射。餘如故。泰固讓。詔敦諭乃受。初帝在洛陽。許以馮翊長公主配泰。未及結納。而帝西遷。至是詔泰尚之。拜駙馬都尉。八月。高歡襲陷潼關。侵華陰。泰率諸軍屯霸上以待之。歡留其將辟壒守關而退。泰乃進軍討壒。虜其卒七千。還長安。進位丞相。帝之入關也。以從妹平原公主明月從。泰殺明月。由是帝與泰不安。閏十二月。泰弑帝而立南陽王寶炬爲嗣。是爲文皇帝。

西魏書卷十四

宇文泰列傳三下

大統元年。進泰督中外諸軍事。錄尚書事。大行臺。改封安定郡王。泰固讓王及錄尚書事。帝許之。乃改封安定郡公。三年正月。東魏寇龍門。屯軍蒲坂。造三道浮橋度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泰出軍廣陽。召諸將曰。賊今犄吾三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度。是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耳。久與相持。其計得行。非良策也。且歡起兵以來。泰每爲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襲。事若蹉跌。悔無及也。泰曰。歡前再襲潼關。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顧謂吾但自守耳。無遠鬬意。又狃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何往不克。賊雖造橋。不能徑度。此五日中。吾取竇泰必矣。公等勿疑。庚戌。泰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隴右。辛亥。謁帝而潛出軍。癸丑。旦至小關。竇泰卒聞軍至。惶懼。依山爲陣。未及成列。泰縱兵擊破之。盡俘其衆萬餘人。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執刺史泉企。聞泰之歿。焚輜重。棄城走。高歡亦撤橋而退。企子元禮。尋復洛州。斬東魏刺史杜密。泰還軍長安。六月。遣儀同于謹取楊氏壁。泰請罷行臺。帝復申前命。泰受錄尚書事。餘固讓。乃止。七月。徵兵會咸陽。八月丁丑。帝命泰率李弼、獨孤信、梁禦、趙貴、于謹、若干惠、怡峰、劉亮、王惠、侯莫陳崇、李遠、達奚武等十二將東伐。至潼關。泰乃誓於師曰。與爾有衆。奉天威。誅暴亂。惟爾士。整爾甲。

兵戒爾戎事無貪財以輕敵無暴民以作威用命則有賞不用命則有戮爾衆士其勉之遣于謹居軍前徇地至槃豆東魏將高叔禮守柵不下謹急攻之乃降獲其戍卒一千送叔禮於長安戊子至宏農東魏將高干陝州刺史李徽伯拒守於時連雨泰乃命諸軍冒雨攻之庚寅城潰斬徽伯虜其戰士八千高干走度河令賀拔勝追擒之並送長安於是宜陽邵郡皆來歸附先是河南豪傑多聚兵應東魏至是各率所部來降高歡懼率衆十萬出壺口趨蒲坂將自后土濟又遣其將高敖曹以三萬人出河南是歲關中饑泰既平宏農因館穀五十餘日時戰士不滿萬人聞歡將度乃引軍入關歡遂度河逼華州刺史王羆嚴守知不可攻乃涉洛軍於許原西泰據渭南徵諸州兵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此天亡之時也吾欲擊之何如諸將咸以衆寡不敵請待歡更西以觀其勢泰曰歡若得至咸陽人情轉騷擾今及其新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渭令軍人齎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渭而西十月壬辰至沙苑距高歡軍六十餘里歡引軍來會癸巳旦候騎告高歡軍且至泰召諸將謀之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背水東西爲陣李弼爲右拒趙貴爲左拒命將士皆偃戈於葭蘆中聞鼓聲而起申時高歡至望我軍少競馳而進不爲行列總萃於左軍兵將交泰鳴鼓士皆奮起于謹等六軍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高歡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克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士二萬餘悉縱歸收其輜重兵甲獻俘長安還軍渭南於是所徵諸州兵始至乃於戰所準當時兵士人種樹一株以旌武功進

秦杜國大將軍增邑幷前五千戶李弼等十二將亦進爵增邑幷其下將士賞各有差遣左僕射馮翊王元季海爲行臺與開府獨孤信率步騎二萬向洛陽洛州刺史李顯趙荊州賀拔勝李弼度河圍蒲坂牙門將高子信開門納勝軍東魏將薛崇禮棄城走勝等追獲之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於是許和殺張瓊以夏州降初泰自宏農入關後東魏將高敖曹圍宏農聞其軍敗退守洛陽獨孤信至新安敖曹復走度河信遂入洛陽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與密縣人張儉執刺史田迅舉城降滎陽鄭榮業鄭偉等攻梁州擒其刺史鹿永吉清河人崔彥穆檀琛攻滎陽擒其郡守蘇定皆來附自梁城以西將吏降者相屬於是東魏將堯雄趙育是云寶出潁川欲復降地泰遣儀同宇文貴梁遷等逆擊破之趙育來降東魏復遣將任祥率河南兵與雄合儀同怡峯與貴遷等復擊破之又遣都督韋孝寬取豫州是云寶殺其東揚州刺史邵椿（一作椿）以州來附四年三月泰率諸將入朝禮畢還華州七月東魏遣其將侯景庫狄干高敖曹元毓可朱渾元莫多婁貸文等圍獨孤信於洛陽高歡繼其後先是帝將幸洛陽拜園陵會信被圍詔泰率軍救信帝亦東征八月庚寅泰至穀城莫多婁貸文可朱渾元來逆臨陣斬貸文元單騎遁免悉虜其衆送宏農遂進軍瀍東是夕帝幸泰營於是景等夜解圍去及旦泰率輕騎追之至於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邙山爲陣與諸軍合戰泰馬中流矢驚逸遂失所之因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泰軍以復振於是大捷斬高敖曹及其儀同李猛西兗州刺史宋顯等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戰並不利

又未知帝及泰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李□□賢等爲後軍。遇信等退。卽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亦失守。大軍至宏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所虜降卒在宏農者。因相與閉門拒守。進攻拔之。誅魁首數百人。大軍之東伐也。關中留守兵少。而前後所虜東魏士卒。皆散在民間。乃謀爲亂。及李虎等至長安。計無所出。乃與公卿輔太子出次渭北。關中大震。恐百姓相剽劫。於是沙苑所俘軍人趙青雀、雍州民于伏德等遂反。青雀據長安子城。伏德保咸陽。與太守慕容思慶各收降卒。以拒還師。長安大城民皆相率拒青雀。每日接戰。帝留止圜鄉。遣泰討之。長安父老見泰至。悲且喜曰。不意今日復得見公。士女咸相賀。華州刺史尊、率軍襲咸陽。斬思慶。擒伏德。南度渭。與泰會攻青雀。破之。太傅梁景睿先以疾留長安。遂與青雀通謀。至是亦伏誅。關中於是乃定。帝還長安。泰復屯華州。五年冬。大閱於華陰。六年春。東魏將侯景出三鴈。將侵荊州。泰遣開府李弼、獨孤信各率騎五千出武關。景乃退還。夏茹茹度河至夏州。泰召諸軍屯沙苑以備之。七年冬。泰奏行十二條制。恐百官不勉於職事。又下令申明之。八年十月。高歡侵汾絳。圍玉壁。泰出軍蒲坂將擊之。軍至阜莢。歡退。泰度汾追之。遂遁去。十二月。帝狩於華陰。大饗將士。泰率諸將朝於行在所。九年春。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泰帥師迎之。令開府李遠爲前軍。至洛陽。遣開府于謹攻柏谷塢。拔之。三月。高歡至河北。泰還軍瀍上以引之。歡果度河。據邙山爲陣。不進者數日。泰留輜重於瀍曲。士皆銜枚夜登邙山。未明擊之。歡單騎爲賀拔勝所逐。僅而獲免。泰率右軍若干惠等。大破歡軍。悉虜其步卒。趙貴等五將軍居左。戰不利。歡軍復合。泰又不利。夜乃引還。既入關。屯渭上。歡進至陝。開府達

奚武等率軍禦之。乃退。泰以邙山之戰。諸將失律。上表請自貶。帝報曰。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算。朕所以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於是廣募關隴豪右。以增軍旅。十月。大閱於櫟陽。還屯華州。十年五月。泰入朝。十月。大閱於白水。十一年三月。令曰。古之帝王。所以外建諸侯。內立百官者。非欲富貴其身。而尊榮之。蓋以天下至廣。非一人所能獨治。是以博訪賢才。助己爲治。若其知賢也。則以禮命之。其人聞命之日。則慘然曰。凡受人之事。任人之勞。何捨己而從人。又自勉曰。天生儁士。所以利時。彼人主者。欲與我爲治。安可苟辭。於是降心而受命。及居官也。則晝不甘食。夜不甘寢。思所以上匡人主。下安百姓。不遑恤其私而憂其家。故妻子或有饑寒之弊。而不顧也。於是人主賜之以俸祿。尊之以軒冕。而不以爲惠也。賢臣受之。亦不以爲德也。位不虛加。祿不妄賜。爲人君者。誠能以此道授官。爲人臣者。能以此情受位。則天下之大。可不言而治矣。昔堯舜之爲君。稷契之爲臣。用此道也。及後世衰微。此道遂廢。乃以官職爲私恩。爵祿爲榮惠。人君之命官也。親則授之。愛則任之。人臣之受位也。可以尊身而潤屋者。則迂道而求之。損身而利物者。則巧言而辭之。於是至公之道沒。而姦詐之萌生。天下不治。正爲此矣。今聖主中興。思去澆僞。諸在朝之士。當念職事之艱難。負闕之招累。夙夜兢兢。如臨深履薄。才堪者。則審己而當之。不堪者。則收短而避之。使天官不妄加。王爵不虛受。則淳素之風。庶幾可反。十月。大閱於白水。至岐陽。十二年七月。泰大會諸軍於咸陽。十三年正月。東魏高歡薨。其子澄嗣。與其河南大行臺侯景有隙。景不自

安。遣使請舉河南六州來附。澄遣其將韓軌庫狄干等。圍景於潁川。三月。泰遣開府李弼率軍援之。軌等遁去。景請留。收輯河南。遂徙鎮豫州。於是遣開府王思政據潁川。弼引軍還。七月。侯景密圖附梁。泰知其謀。悉追還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十四年。帝詔封泰長子毓爲寧都郡公。食邑三千戶。初泰以平元顯納孝莊帝之功。封寧都縣子。至是改縣爲郡。而以封毓。用彰勤王之始也。五月。進授泰太師。泰奉太子巡撫西境。自新平出安定。登隴刻石紀事。下安陽至原州。歷北長城大狩。將東趣五原。至蒲州。聞帝不豫。遂還。既至。帝疾已愈。於是還華州。是歲東魏遣其將高岳、慕容紹宗、劉豐生等。率衆十餘萬。圍王思政於潁川。踰年春。泰遣大將軍趙貴、帥軍至穰。兼督東南諸州兵援思政。高岳起堰引洧水以灌城。自潁川以北。皆爲陂澤。救兵不得至。六月。潁川陷。初侯景自豫州附梁。後遂度江圍建業。梁司州刺史柳仲禮。以本朝有難。率兵援之。梁竟陵郡守孫暠。舉郡來附。泰使大都督符貴往鎮之。及景克建業。仲禮還司州。率衆來寇。暠以郡叛。遣開府楊忠率兵與行臺僕射長孫儉討之。攻克隨郡。忠進圍仲禮長史馬岫於安陸。踰年正月。柳仲禮率衆來援安陸。楊忠逆擊於溠頭。大破之。擒仲禮。悉虜其衆。馬岫以城降。三月。帝封泰第二子震爲武邑公。邑二千戶。先是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詧。與其叔父荊州刺史湘東王繹不睦。乃稱蕃來附。遣其世子嶚爲質。及楊忠擒仲禮。繹懼。復遣其子方平來朝。七月。泰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宏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還。十七年三月。帝崩。皇太子嗣位。泰以冢宰總百揆。二年。帝詔泰去丞相大行臺。爲都督

中外諸軍事三月泰遣大將軍魏安公尉遲迥率衆伐梁武陵王蕭紀於蜀四月泰勒銳騎三萬西踰隴度金城河至姑臧吐谷渾震懼遣使獻其方物五月蕭紀潼州刺史楊乾運以州降引迥軍向成都至八月克之七月泰自姑臧至長安十一月尚書元烈謀殺泰事發泰誅之帝自是有怨言泰於是廢帝立齊王廓是爲恭帝初羣臣有勸泰踐極者泰以問薛端以爲三方未一遽正名號示天下以不廣請待龜顓僭僞然後俯順樂推泰撫其背曰成我者卿也元年四月帝大饗羣臣柳虬執簡書於朝曰廢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才由於公不才亦由於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爲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泰乃令太常盧辨作告諭公卿曰嗚呼我羣后暨衆士維文皇帝以襁褓之嗣託於予訓之誨之庶厥有成而予罔能革變厥心庸孱乎廢墜我文皇帝之志嗚呼茲咎予其焉避予實知之矧爾衆人之心哉惟予之顏豈惟今厚將恐來世以予爲口實乙亥詔封泰子邕爲輔城公憲爲安城公邑各二千戶七月泰至原州梁元帝遣使請據舊圖以定疆界又結連於齊言辭悖慢泰曰古人有言天之所棄誰能興之其蕭繹之謂乎十月壬戌遣柱國于謹中山公護大將軍楊忠韋孝寬等步騎五萬討之十一月癸未師濟於漢中山公護與楊忠率銳騎先屯其城下據江津以備其逸丙申謹至江陵列營圍守辛亥進攻城其日克之擒梁元帝殺之幷虜其百官及士民以歸沒爲奴婢者十餘萬其免者二百餘家三年行周禮建六官泰爲太師大冢宰初泰以漢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統中乃命蘇綽盧辨依周制改創其事尋亦置六卿官然爲撰次

未成。衆務猶歸臺閣。至是始畢。乃命行之。四月。泰北巡。七月。度北河。帝封泰子直爲秦郡公。招爲正平公。邑各一千戶。九月。泰有疾。還至於雲陽。十月乙亥。薨。還長安發喪。時年五十二。謚文公。子覺嗣。案北史、通志、俱作年五十。今從周書。

論曰。泰以微賤起關中。攘逐羣凶。匡復魏室。功豈不大哉。然天子守府而已。政權悉自己出。卒成篡弒之謀者。泰爲之也。泰母王氏孕五月。夢抱子升天。纔不至而止。及生。有黑氣如蓋覆其地。其生固異矣。觀其施措開造。卓然有度。越百世之規。然則值水德之衰。而繭生聰明英武之人於其時者。豈非天所啓與。

西魏書卷十五

斛斯長孫賈樊賀拔念列傳四

斛斯椿字法壽。廣牧富昌人也。其先世爲弗莫大人。父足。一名敦。明帝時。爲左牧伾。時河西賊起。牧民不安。椿乃將家投尒朱榮。征伐有功。稍遷中散大夫。署外兵事。軍之密謀。頗亦關預。莊帝初。封陽曲縣公。除大將軍府司馬。後爲東徐州刺史。及尒朱榮死。適梁以汝南王悅爲魏主。資其士馬。次於境上。遂棄州歸悅。悅授尚書左僕射司空公。封靈邱郡公。又爲大行臺前驅都督。會尒朱兆入洛。悅知不逮。南旋。椿復率所部歸兆。以參立節閔謀。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城陽郡公。尋加開府。時椿父足先在秀容。忽有傳足死問。請減己階以贈之。尋知其父猶在。詔復官。仍除其父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椿以尒朱兆擅權懼禍。乃與賀拔勝。俱說世隆以正道。世隆不悅。欲害椿。賴尒朱天光救得免。及世隆度律與兆自相疑。椿與賀拔勝和之。兆執椿勝還營。椿又陳以正理。兆謝而遣之。椿謂勝曰。天下皆怨毒尒朱。吾等附之。亡無日矣。不如圖之。勝曰。天光與兆各據一方。今俱禽爲難。椿曰。易致耳。乃說世隆。追天光等赴洛討高歡。及韓陵之敗。椿謂都督賈顯智等曰。若不先執尒朱。我等死無類矣。遂與顯智等夜於桑下盟約。倍道兼行。椿入北中城。收尒朱部曲盡殺之。令弟元壽、與張歡長孫承業、賈顯智等。襲世隆彥伯兄弟。並斬於閶闔門外。椿入洛懸世隆兄弟首於其門。椿父出見。謂椿曰。汝與尒朱約爲兄弟。今何忍懸其首於家門。寧

不愧負天地。椿乃傳世隆等首。幷囚度律天光送於高歡。及歡入洛。椿謂賀拔勝曰。今天下事在吾與君。若不能制人。將爲人所制。高歡初至。圖之不難。勝曰。彼有心於人。害之不祥。比數夜與歡同宿。具敍往昔之懷。兼荷兄恩意甚多。何苦憚之。椿乃止。孝武帝立。拜椿侍中、儀同開府、城陽郡公。父足亦加開府。子悅太中大夫。同日拜受。當時榮之。椿遂密勸孝武帝置閤內都督部曲。又增武直人數百。置閤已下員別數百。皆選天下輕剽以充之。又說帝數出游幸。號令部曲。別爲行陣。椿自約勒指麾其間。從此以後。軍謀朝政。一決於椿。又勸帝徵兵詭稱南討。將以伐高歡。帝從之。以椿爲前驅大都督。椿因奏請率精騎二千。夜度河掩其勞弊。帝始然之。黃門侍郎楊寬說帝曰。高歡以臣伐君。何所不至。今假兵於人。恐生他變。今度河萬一有功。是滅一高歡。復生一高歡矣。帝遂敕椿停行。椿嘆曰。頃熒惑入南斗。今上信左右間搆。不用吾計。豈天道乎。帝勒兵河橋。命椿自洛而東。至虎牢。帝以賈顯智背叛。東師失律。將幸關中。乃遣使命椿。因從入關。拜尚書令。侍中如故。封常山郡公。歷位司徒、太保。仍尚書令。時寇難未息。內外戒嚴。唯椿得列威儀。鳴騶清路。遷太傅。薨。年四十三。帝親臨弔。百寮赴哭。詔賜東園祕器。遣尚書梁郡王景略監護喪事。贈大將軍、錄尚書三十州諸軍事、侍中、恆州刺史、常山郡王。謚曰文宣。祭以太牢。又詔改大將軍贈大司馬。給輼輬車及葬車駕臨於渭陽。止絒慟哭。帝嘗給椿店數區。耕牛三十頭。椿以國難未平。不可與百姓爭利。辭店受牛。日烹一頭。以饗軍士。及死。家無餘資。有四子。悅、恢、徵、演。演爲高歡所殺。三子入關。

長孫冀歸代人。曾祖上黨王道生。祖旅。位少卿。父觀。征南大將軍。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

家業賜名稚 北史遷作幼 字承業。聰敏有才藝。虛心愛士。爲前將軍。從孝文南討。授承業七兵尚書。太常卿。右將軍。出爲撫軍大將軍。領揚州刺史。假鎭南大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龔據壽春。承業諸子曉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詔河間王琛總衆援之。琛欲決戰。承業以雨久。更須持重。琛弗從。遂戰。爲賊所乘。承業後殿。初承業既總強兵。久不決戰。議者疑有異圖。朝廷遣河間王琛及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三都督。外聲助承業。內實防之。會鮮于修禮反於中山。以承業爲大都督北討。尋以本使達鄴城。詔承業解行臺罷大使。遣河間王琛爲大都督。鄜道元爲行臺。承業遣子子裕奉表。稱與琛同在淮南。俱當國難。琛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策所長。書奏不納。琛與承業前到呼沱。承業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修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承業與琛並除名。尋而正平郡蜀反。復假承業鎭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復本爵。後除尚書右僕射。未幾。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復以承業爲行臺討之。承業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瘡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承業答曰。死而後已。敢不自力。時子彥亦患腳痹。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時薛鳳賢反於正平。薛修義屯聚河東。分據鹽池。攻圍蒲坂。東西結連。以應寶夤。承業乃據河東。時有詔廢鹽池稅。承業上表曰。鹽池天資賄貨。密邇京畿。唯須寶而護之。均贍以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內。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於畿甸。今若廢之。事

同再失。臣前仰違嚴旨。而先討關賊。徑解河東者。非是閑長安而急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贍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爽。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乏少。猶創置鹽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餐。百官尸祿。租徵六年之粟。調折來歲之資。此皆出人私財。奪人膂力。豈是願言。事不獲已。臣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及雛州平。除雛州刺史。孝莊初。封上黨王。尋改馮翊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公。加侍中。兼尚書令。大行臺。仍鎮長安。節閔立。遷太尉公。錄尚書事。及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謀誅尒朱。使承業入洛。啓節閔誅世隆兄弟之意。孝武初。轉太傅。以定策功。更封開國子。承業表請迴授其姨兄廷尉卿元洪超次子惲。初承業生而母亡。爲洪超母所撫養。是以求讓許之。孝武入關。承業時鎮虎牢。亦隨赴長安。位太師。錄尚書事。封上黨王。大統元年薨。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十州諸軍事、雛州刺史。謚曰文宣。承業少輕俠。鬬雞走馬。力爭殺人。因亡抵龍門。將陳興德家。會赦乃免。因以後妻羅前夫女呂氏妻興德兄興恩。以報之。羅年大承業十餘歲。酷妒忌。承業雅相敬愛。無姬妾童侍之中。在承業左右。嫌疑致死者。乃有數四。前妻張氏二子。彥、子裕。羅生三子。紹遠、士亮、季亮。兄弟皆雄武。

子彥本名儁。有膂力。以累從父征討功。封槐里縣子。孝武帝與高歡搆隙。加子彥中軍大都督。行臺僕射。鎮宏農。以爲心膂。及從帝入關。封高平郡公。位儀同三司。以從征賓泰戰沙苑功。加開府侍中。及東復舊京。以子彥兼尚書令。行司州牧。留鎮洛陽。後以不利班師。大統七年。拜太子太傅。子彥少常墜馬折臂。肘

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末年石發舉體生瘡雖親戚兄弟以爲惡疾子彥曰惡疾如此難以自明世無良醫吾其死矣嘗聞惡疾蝮蛇螫之不痛試爲求之當令兄弟知我乃於南山得蛇以股觸之痛楚號叫俄而腫死文帝聞之慟哭曰失我良將贈雍州刺史子裕位衞尉少卿啓捨汎階十七級爲子義貞求官除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又以父勳封平原縣伯紹遠字師少名仁寬容有大度雅好墳籍聰慧過人父承業作牧壽春時紹遠年十三承業管記有王碩者文學士也聞紹遠強記遂白承業求驗之碩乃試以禮記月令於是紹遠讀數紙繇一遍誦之若流碩嘆服之起家司徒府參軍事後以別將討平河東蜀薛封東阿縣伯孝武西遷紹遠隨承業奔赴以功別封文安縣子大統二年除太常卿遷中書令襲父爵例降爲公改馮翊郡恭帝二年累遷錄尚書事六官建拜大司樂後仕於周

澄字士亮年十歲司徒李琰之見而奇之以女妻焉十四從父承業征討有智謀勇冠諸將以功封西華縣侯及長容貌魁舉風儀溫雅大統中歷位豫渭二州刺史以軍功別封永寧縣伯尋進覆津縣侯文帝與羣臣宴從容曰孝經一卷人行之本諸君宜引孝經之要言澄應聲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坐中有一次云匪敕其惡既出西閣宇文泰深嘆澄之合機而譴其次答者後從宇文泰授玉壁又從戰邙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後仕周

賈顯度中山無極人父道盛沃野鎮長史顯度形貌偉壯有志氣初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正光末北鎮

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爲尒朱榮所留。尋表授直閤將軍左中郎將。建義初。除汲郡太守。假平東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又除撫軍將軍。光祿大夫。都督。封石艾縣開國公。邑一千戶。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值元顥入洛。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宮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假鎮南將軍。轉南兗州刺史。尒朱榮之死也。顯度奔梁。梁厚待之。普泰初。還朝。授衞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又行濟州事。復隨尒朱度律等敗於韓陵。與斛斯椿、及弟顯智等。率衆先據河橋。誅尒朱氏。孝武帝初除尚書左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大中正。未幾。以本官行徐州刺史。東道大行臺。永熙三年五月。轉雍州刺史。西道大行臺。親故祖餞於張方橋。顯度執酒曰。顯智性輕躁。好去就。覆敗吾家。其此人也。武帝入關後。顯智果同於高歡。帝怒。賜顯度死。

樊子鵠。代郡平城人。其先荊州蠻酋。被遷於代。父興。平城鎮長史。歸義侯。普泰中。子鵠貴。顯乃贈征虜將軍。荊州刺史。子鵠值北鎮擾亂。南至幷州。尒朱榮引爲都督府倉曹參軍。孝昌三年冬。榮使子鵠詣京師。靈太后見之。問榮兵勢。子鵠應對稱旨。太后嘉之。除直齋。封南和縣開國子。邑三百戶。令還赴榮。榮以爲行臺郎中。行上黨郡及榮向洛。以爲假節、假平南將軍、都督河東正平軍事。行唐州事。刺史崔元珍閉門拒守。子鵠攻克之。建義初。拜平北將軍。晉州刺史。封永安縣開國伯。食邑千戶。又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元顥入洛。辭脩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脩義等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都官尚書。西荊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

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戶六百尚書如故仍假驃騎大將軍率所部爲都督時尒朱榮在晉陽京師之事子鵠頗預委寄故在臺閣征官不解後出除散騎常侍本將軍殷州刺史屬歲旱儉子鵠恐民流亡乃勒有粟之家分貸貧者幷遣人牛易力多種二麥州內以此獲安及尒朱榮之死世隆等遣書招子鵠欲與同趨京師子鵠不從以母在晉陽啓求移鎮河南莊帝嘉之除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郢三州諸軍事尚書右僕射二豫郢潁四州行臺子鵠到相州又敕賚絹五百匹行達汲郡聞尒朱兆入洛乃度河見仲遠仲遠遣鎮汲郡兆徵子鵠赴洛既見責以乖異之意奪其部衆將還晉陽及紇豆陵步藩起以子鵠爲都督徵發糧仗元曄以爲侍中御史中尉中軍大都督隨曄向洛普泰初仍除舊任趙脩延叛於荊州詔子鵠通三鴈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以本官起之太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尒朱仲遠仲遠已奔梁收其兵馬甲仗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欲來迎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陳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內城門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加儀同三司樹勒兵出戰輒被推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梁遣救乃分兵擊梁苞州然州宿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衆班師孝武帝賚馬匹遷吏

部尚書。轉尚書右僕射。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典選。初青州人耿翔聚衆反。亡奔梁。梁資其兵。偸據膠州。除子鵠使持節、侍中、青膠大使、督濟州刺史蔡雋討之。師達青州。翔拔城奔走。在軍遇病。詔遣醫給藥。仍除兗州刺史。餘官如故。便道之州。子鵠先遣腹心。緣歷民間。採察得失。及入境。太山太守彭穆參候失儀。子鵠責讓穆。幷數其罪狀。穆皆引伏。於是州內震慄。及帝入關。子鵠據城爲應。南青州刺史大野拔、徐州人劉粹各率衆就子鵠。高歡遣儀同三司婁昭等率衆攻之。子鵠先使前膠州刺史嚴思達鎮東平郡。昭攻陷之。仍圍子鵠城。久不拔。昭以水灌城。善見欲招慰下之。遣散騎常侍陸琛、兼黃門郎張景徵齎璽書勞子鵠。而大野拔因與相見。左右斬子鵠以降。

賀拔勝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也。其先與魏氏同出陰山。有如回者。國初爲大莫弗。祖爾頭。驍勇絕倫。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獻文時。茹茹數爲寇北邊。患之。爾頭將遊騎深入覘候。前後以八十數。悉知虜之倚仗。後雖有寇至。不能爲害。以功賜爵龍城侯。父度拔。性果毅。爲武川軍主。正光末。沃野鎮人破六汗拔陵反。南侵城邑。懷朔鎮將楊鈞聞度拔名。召補統軍。配以一族。其賊僞署王衞可孤。徒黨尤盛。既圍武川。又攻懷朔。勝少有志操。善騎射。北邊莫不推其膽略。時亦爲軍主。從度拔鎮守。既被圍經年。而外援不至。勝乃慷慨白鎮將楊鈞。請告急於大軍。鈞許之。乃募勇敢少年十餘騎。夜伺隙潰圍而出。賊追及之。曰我賀拔破胡也。賊不敢逼。至朔州。白臨淮王元彧曰。懷朔被圍。旦夕淪陷。士女延首。企望官軍。大王帝室藩維。與國休戚。受任征討。理宜唯敵是求。今乃頓兵不進。猶豫不決。懷朔若陷。則武川隨亦危矣。逆賊因茲銳

氣百倍雖有韓白之勇良平之謀亦不能爲大王用也或以勝辭義懇至許以出師還令報命勝復突圍而入賊追之射殺數人至城下大呼曰賀拔破胡與官軍至矣城中乃開門納之鈞復遣勝出覘武川而武川已陷勝乃馳還懷朔亦潰勝父子遂爲賊所虜後隨度拔與宇文泰等襲殺可孤衆令勝馳告朔州未反而度拔已卒刺史費穆奇勝才略厚禮留之委以兵事時廣陽王元淵在五原爲破六汗賊所圍召勝爲軍主勝乃率募二百人開東城門出戰斬首百餘級賊遂退軍數十里廣陽以賊稍卻因拔軍向朔州勝常爲殿以功拜統軍加伏波將軍又隸僕射元纂鎮恆州時有鮮于阿胡據朔州流民南下爲寇恆州城人應之勝與兄允弟岳相失南投肆州允岳投尒朱榮榮與肆州刺史尉慶賓搆隙引兵攻肆州肆州陷榮得勝大悅曰吾得卿兄弟天下不足平也勝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君意如何勝曰是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別將領步騎五千鎮井陘以所乘大馬幷銀鞍遺之孝昌末從榮入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封易陽縣伯邑四百戶累遷直閤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光祿大夫撫軍將軍從太宰元穆北征葛榮爲前鋒大都督戰於滏口大破之虜獲數千人時洛周餘燼韓婁在薊城結聚復以勝爲大都督鎮中山婁素聞勝威名竟不敢南寇元顥入洛陽孝莊帝出居河內榮徵勝爲前軍大都督領千騎與尒朱兆自硤石度大破顥軍擒其子領軍將軍寇受及梁將陳思保等遂前驅入洛拜武衞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六百戶進爵眞定縣公遷武衞將軍加散騎常侍尒朱榮之被誅也勝與田怡等奔走榮第於時宮殿未加嚴防怡等議卽

攻門。勝止之曰。天子既行。大事必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從至河橋。勝以爲臣無讐君之義。遂勒所部還都。謁帝大悅。仲遠逼東郡。詔以本官假驃騎大將軍。東征都督。率騎一千。會鄭先護討之。爲先護所疑。置之營外。人馬未得休息。俄而仲遠兵至。與戰不利。乃降之。復與尒朱氏同謀立節閔帝。以功拜右衞將軍。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左光祿大夫。及尒朱氏將討高歡。度律自洛陽引兵。兆起幷州。仲遠從滑臺。三帥會於鄴東。時勝從度律。度律與兆不平。勝以臨敵搆嫌。取敗之道。乃與斛斯椿詣兆營和解之。反爲兆所執。度律大懼。遂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柱薨後。不與世隆等俱來。而東征仲遠。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勝曰。可孤作逆。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去賊密邇。內搆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捨之。勝既得免。行百餘里。方追及度律軍。高歡既克相州。兵威漸盛。於是兆及天光、仲遠、度律等衆十餘萬。陣於韓陵。兆使鐵騎陷陣。出高歡後。將乘其背而擊之。度律惡兆之驕悍。懼其陵己。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率麾下降高歡。度律以此先退。遂大敗。太昌初。以勝爲領軍將軍。尋除侍中。孝武帝將圖高歡。以勝弟岳擁衆關西。欲廣其勢援。乃拜勝爲都督三荊二郢南襄南雍七州諸軍事。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加授南道大行臺。尚書左僕射。勝攻梁下淺戍。擒其戍主尹道珍等。又使人誘動蠻王向道期。率其種落歸款。梁雍州刺史蕭績擊道期不利。漢南大駭。勝遣大都督獨孤信、軍司史寧、歐陽鄧城南雍州刺史長孫亮、南荊州刺史李麗憐、大都督王元軌、取久

山白泊。都督拔略昶、史仵龍、取義城均口。擒梁將莊思延。獲甲卒數千人。攻馮翊、安定、沔陽。竝平之。勝軍於樊鄧之間。梁武敕續曰。賀拔勝北間驍將。爾宜愼之。續遂城守不敢出。尋進位中書令。增邑二千戶。進爵瑯琊郡公。會高歡與帝有隙。詔勝引兵赴洛。至廣州。猶豫未進。而帝已西遷。勝還軍南陽。遣右丞陽休之奉表入關。又令府長史元穎行州事。勝自率所部。將西赴關中。進至淅陽。詔封勝太保。錄尚書事。時高歡已陷潼關。屯軍華陰。勝乃還荊州。州民鄧誕執元穎北引侯景。勝至與戰。勝敗。中流矢。奔梁。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勝常乞帥北討高歡。既不果。乃求還。梁武帝許之。親餞於南苑。勝自是之後。每行執弓矢。見鳥獸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既至長安。詣闕謝罪。帝握勝手。歔欷久之曰。初平西徙永嘉南度。漢晉皆爾。事乃關天。非公之咎也。乃授太師。後從宇文泰擒竇泰於小關。加授中軍大都督。又從泰攻宏農。勝自陝津先度河。東魏將高干遁。勝追獲囚之。下河北。擒郡守孫晏。摧破東魏軍於沙苑。追奔至河上。仍與李弼別攻河東。略定汾絳。增邑幷前五千戶。河橋之役。勝大破東魏軍。泰命勝收其降卒而還。及高歡悉衆攻玉壁。勝以前軍大都督從泰追之於汾北。又從戰邙山時。泰見高歡旗鼓識之。乃募敢勇三千人。配勝以犯其軍。適與歡遇。連叱而字之曰。賀六渾。賀拔破胡必殺爾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勝持矟追歡數里。刃垂及之。歡汗流氣殆盡。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歡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爲歡所害。勝憤恨因動氣疾。大統十年。薨於位。臨終。手書與泰曰。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斃。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死而有知。

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泰覽書流涕。久之。勝長於喪亂之中。尤工武藝。走馬射飛鳥。十中其五六。泰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眞大勇也。自居重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禮。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而已。初勝至關中。自以年位素重。見泰不拜。尋而自悔。泰亦有望焉。後從宴昆明池。時有雙鳧游池中。泰乃授弓矢於勝曰。不見公射久矣。請以爲歡。勝射之。一發俱中。因拜泰曰。使勝得奉神武以討不庭。皆如此也。泰大悅。自是恩禮日重。勝亦盡誠推奉焉。贈定冀等十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宰錄尚書事。謚曰貞獻。勝無子。以弟岳子仲華爲嗣。大統三年。賜爵樊城公。廢帝時。爲通直郎。散騎常侍。遷黃門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六官建。拜守廟下大夫。兄弟三人。竝以豪俠知名。兄允字阿泥。孝武時。位至太尉。封燕郡王。爲高歡所害。念賢字蓋盧。金城枹罕人也。父求就。以大家子戍武川鎮。仍家焉。賢美容質。頗涉書史。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競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死生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乎。少遭父憂。居喪有孝稱。後以破衞可孤功。除別將。尋招慰雲州、高車、鮮卑等皆降之。除假節平東將軍。封屯留縣伯。邑五百戶。建義初。爲大都督。鎮井陘。加撫軍將軍。黎陽郡守。尒朱榮入洛。拜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太僕卿。兼尚書右僕射。東道行臺。進平恩縣公。增邑五百戶。普泰初。除使持節。瀛州諸軍事。驃騎將軍。瀛州刺史。永熙中。拜第一領民酋長。加散騎常侍。行南兗州事。進驃騎大將軍。入爲殿中尚書。加儀同三司。孝武欲討高歡。以賢爲中軍北面大都督。進爵安定郡公。增邑一千戶。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大統初。拜太尉。出

爲秦州刺史。加太傅。給後部鼓吹。三年。轉太師。都督河涼瓜鄯渭洮沙七州諸軍事大將軍。河州刺史。久之。還朝。兼錄尚書事。後與廣陵王欣、扶風王季等同爲正直侍中。時行殿初成。未有題目。帝詔近侍各名之。對者非一。莫允帝心。賢乃爲圓極。帝笑曰。正與朕意同。卽名之。河橋之役。賢不力戰。乃先還。自是名譽頗減。五年。除都督秦渭原涇四州諸軍事。秦州刺史。薨於州。謚曰昭定。賢於諸公。皆爲父黨。自宇文泰以下。咸拜敬之。子華。性和厚。有長者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合州刺史。

論曰。永熙之季。高歡思逞。不軌而未敢遽發者。老臣宿將若斛斯椿、念賢輩。有以維繫牽制之也。孝武將討高歡。旣以斛斯爲心膂。乃楊寬閒之。至於主辱國分。而不能復振。其時會爲可惜已。然觀其同心戮力。濟於艱難。諸臣洵忠藎之士哉。

西魏書卷十六

王二宇文婁毛楊列傳五

王羆字熊羆。京兆霸城人。漢河南尹遵之後。世爲州郡著姓。羆質直木彊。處物平當。州閭敬憚之。太和中。除殿中將軍。稍遷雍州別駕。清廉疾惡。勵精公事。刺史崔亮有知人之鑒。見羆雅相欽挹。亮後轉定州。啓羆爲長史。執政者恐羆不稱。不許。及梁人寇硤石。亮爲都督南討。復啓羆爲長史。帶銳軍。朝廷以亮頻舉羆。故當可用。及克硤石。羆功居多。先是南岐東益氐羌反叛。乃拜羆冠軍將軍。鎮梁州。討平諸賊。還授西河內史。辭不拜。時人謂曰。西河大邦。奉祿優厚。何爲致辭。羆曰。京洛材木。盡出西河。朝貴營第宅者。皆有求假。如其私辦。則力所不堪。若科發人間。又違犯憲法。以此致辭耳。後以軍功。封定陽子。梁將曹義宗圍荊州。救羆與別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時諸方鼎沸。所在彫殘。荊州新經寇難。尤藉慰撫。以羆爲荊州刺史。梁復遣曹義宗圍荊州。堰水灌城。不沒者數版。時既內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遣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乃煑粥與將士均分食之。每出戰。常不擐甲冑。大呼告天曰。荊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箭中王羆額。不爾。王羆須破賊。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義宗方退。進封霸城縣公。元顥入洛。以羆爲左軍大都督。顥敗。莊帝以羆受顥官。故不得本州。更除岐州刺史。時南秦數叛。以羆行南秦州事。羆至州。召其魁帥爲腹心。擊捕反者略盡。乃謂魁帥等曰。汝黨皆死盡。何用

活爲。乃以次斬之。自是南秦無復反者。又詔熊行秦州事。尋遷涇州刺史。未及之部。屬宇文泰徵兵爲勤王之舉。熊請前驅効命。遂爲大都督。鎮華州。孝武西遷。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別封萬年縣伯。乃除華州刺史。高歡率軍潼關。人懷危懼。熊勸勵將士。衆心乃安。歡退。拜驃騎大將軍。加侍中。開府。嘗脩州城未畢。梯在城外。歡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濟襲熊。熊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熊尚臥未起。聞閤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謂曰。老熊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遂投城遁走。文帝聞而壯之。時關中大饑。徵稅人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熊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沙苑之役。高歡士馬甚盛。宇文泰以華州衝要。遣使勞熊。令加守備。及歡至城下。謂熊曰。何不早降。熊大呼曰。此城是王熊家。死生在此。欲死者來。歡不敢攻。後移鎮河東。以前後功。進爵扶風郡公。河橋之戰。王師不利。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熊乃大開州門。召城中戰士謂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望。王熊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熊同心。可共固守。軍人見其誠信。皆無異心。及軍還。徵拜雍州刺史。時蠕蠕度河南寇。候騎已至豳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熊議之。熊不應命。臥而不起。謂其使曰。若蠕蠕至渭北者。王熊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由周家小兒恇怯致此。熊輕侮權貴。守正不回。皆此類也。未幾。還鎮河東。熊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熊爲設食。使乃裂

去薄餅緣熊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少爾乃選擇當是未飢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又客與熊食瓜客削瓜皮侵肉稍厚熊意嫌之及瓜皮落地乃引手就地取而食之客甚有愧色性又嚴急嘗有吏挾私陳事者熊不暇命捶扑乃手自取鞾履以擊之每至享會自稱量酒肉分給將士時人尚其均平嗤其鄙碎熊舉動率情不爲巧詐凡所經處雖無當時功迹咸去後見思大統十年卒於鎮贈太尉都督相冀等十州刺史謚曰忠熊安於貧素不營生業後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子慶遠弱冠以功臣子拜直閤將軍先熊卒孫述襲扶風郡公仕周

宇文顯和泰之族子曾祖晉陵祖求男位並顯達父金殿兗州刺史吉縣侯顯和少襲爵性矜嚴頗涉經史膂力絕人彎弓數百斤能左右馳射孝武之在藩也顯和早蒙眷遇時屬多難嘗問計於顯和顯和具陳宜杜門晦迹相時而動孝武深納焉及卽位擢授冠軍將軍閤內都督封城陽縣公邑五百戶孝武以顯和藩邸之舊遇之甚厚時顯和所居宅隘陋乃撤殿省賜爲寢室其見重如此及高歡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並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卽我之王陵也遷朱衣直閤閤內大都督改封長廣縣公邑一千五百戶從帝入關至湊水宇文泰素聞其善射而未之見也俄而水傍有一小鳥顯和射而中之泰笑曰我知卿工矣其後引爲帳內大都督俄出爲持節衞將軍東夏州刺史以疾去職深爲吏民所懷尋

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恭帝元年卒年五十七子神舉
宇文測字澄鏡泰之族子曾祖豆頹祖麒麟父永位並顯達測性沈密少篤學每旬月不窺戶牖起家奉朝請殿中侍御史累遷司徒右長史安東將軍尚宣武女陽平公主拜駙馬都尉及孝武疑高歡有異圖詔測詣泰言令密爲之備泰見之甚歡使還封廣川縣伯邑五百戶尋從孝武西遷進爵爲公泰爲丞相以測爲右長史軍國重事多委任之又令測詳定宗室昭穆遠近附於屬籍除通直散騎常侍黃門侍郎大統四年拜侍中長史六年坐事免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行汾州事測存性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鈔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仍設酒餚宴勞放還其國幷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人大慙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讎矣時方之羊叔子或有告測與外境交通懷貳心者泰怒曰測爲我安邊吾知其無貳志何爲間我骨肉生此貝錦乃命斬之仍許測以便宜從事八年加金紫光祿大夫轉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幾百處並多積柴仍遠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十年徵拜太子少保十二年十月卒於位時年五十八贈本官謚曰靖測性仁恕好施與衣食之外家無蓄積在洛陽之日曾被竊盜所失物即其妻陽平公主之衣服也

州縣擒盜幷物俱獲測恐此盜坐之以死乃不認焉遂赦得免盜既感恩因請爲測左右及測從孝武西遷事極狼狽此人亦從測入關竟無異志子該嗣

婁寶字道成代人也代爲酋帥曾祖恭王伏連祖大拔鉅鹿子寶性淳朴好讀書明帝時仕至朔州刺史時邊事屢興人多流散及寶至稍安集之殘壞舊宅皆命葺構人歸繼路歲考爲天下最後隨大都督源子邕討擊葛榮王師敗績寶因於榮軍變姓名匿於戎伍以免害久之賊中有朔州人識寶者謂寶曰使君寧自苦至此遂將詣榮笑曰婁公吾方圖事何相見之晚因顧謂人曰此公行善天道報之得免亂兵即其驗也寶遇逃者密啓賊形勢規爲內應天子感其壯志召寶第二子景賢授員外散騎常侍郎葛榮滅寶始得還永安中除假員外散騎常侍使蠕蠕先是蠕蠕稱藩上表後以中州不競書爲敵國之儀寶責之蠕蠕主大驚自知惡謝曰此作書人誤遂更稱藩孝武帝立敕寶與行臺長孫子彥鎮宏農後從入關封廣宗縣伯大統元年詔領著作郎監修國史事別封平城縣子後授國子祭酒侍中進儀同三司兼太子太傅攝東宮詹事寶爲人清簡少言頗諳舊事位歷師傅守靖謙恭以此爲人所敬後行涇州事卒於州

毛遐字鴻遠北地三原人也世爲酋帥曾祖天愛太武時至定州刺史始昌子傳至遐四世不絕正光中蕭寶夤爲大都督討關中諸賊咸陽太守韋遂時爲都督以遐爲都督府長史寶夤敗遐長安三輔騷擾遐因辭遂還北地與弟鴻賓聚鄉曲豪傑遂東西略地氐羌多赴之共推鴻賓爲盟主既而賊帥宿勤眞

奴自號京兆王於北地遐詐降之而與鴻賓攻其壁賊自相砍射縱兵追之擊七柵皆平後寶夤搆逆謀遐知之乃寄書與鴻賓索馬迎接復於馬祇柵建旗鼓以拒寶夤攻其將盧祖遷擒之寶夤以是日拜南郊竊號禮未畢而告敗寶夤懼口乾色變不遑部伍人皆亂還詔授遐南幽州刺史進爵爲伯遐又攻破其將侯終德寶夤知內外勢異輕將十數騎走巴中冬万俟醜奴陷秦州詔以遐兼尚書二州行臺孝武入關敕置二尚書分掌機事遐與周惠達始爲之稍遷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遐少任俠有智謀世爲豪右貲產巨億士流貧乏者多被賑贍故中書郎楊衒之尚書郎公孫範等常依託之至於自供衣食粗弊而已死之日鄉黨赴葬咸共痛惜

楊儉字景則宏農華陰人祖恩鎮遠將軍河間內史父鈞恆州刺史懷朔鎮將謚恭儉偉容儀有才行正始中起家侍御史加奉朝請遷員外散騎侍郎孝昌中除鎮遠將軍頓邱太守未及述職元顥啓請隨軍建義初兼給事黃門侍郎左將軍太府少卿元顥入洛授撫軍將軍孝莊反正廢於家尋拜散騎都督潁州諸軍事潁州刺史建明中加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孝武初除衞將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孝武西遷除侍中驃騎將軍大統初以本官行東秦州事加使持節當州大都督從破高歡於沙苑封夏陽縣侯邑八百戶七年領大丞相府諮議參軍出爲都督東雍華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八年卒於家贈本官謚曰靜

西魏書卷十七

董乙弗寇梁若干怡劉雷耿陸唐列傳六

董紹字興遠新蔡蒿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歷殿中侍御史國子助教積射將軍兼中書舍人辯於對問爲世宗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至上蔡爲賊所襲囚送江東仍被鑲禁梁領軍將軍呂僧珍聖與紹言便相器重梁武聞之遣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紹對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既奉恩貸實若更生梁武又遣主書霍靈超謂紹曰今放卿還令卿通兩家之好彼此息民豈不善也對曰通好息民乃兩國之事既蒙命及輒當奏聞本朝梁武賜紹衣物引入見之令其舍人周捨慰勞并稱戰爭多年民物塗炭是以不恥先言與魏朝通好比亦有書都無報旨卿宜備申此意故遣傳詔周靈秀送卿至國遲有嘉問又令謂紹曰卿知所以得不死不今者獲卿乃天意也夫千人之聚不散則亂故須立君以治天下不以天下養一人凡在民上胡不思此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是詔有司以所獲梁將齊苟兒等十人欲以換紹及紹還世宗愍之永平中除給事中仍兼舍人紹雖陳說和計朝廷不許久之加輕車將軍正舍人又除步兵校尉肅宗初紹上御天馬頌帝賞其辭賜帛八十匹又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故加冠軍將軍出除右將軍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民情梁將軍曹義宗王元眞等寇荊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討之既復順陽進圍馬

圍城堅。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順陽復爲義宗所據。紹有氣病。啓求解州。詔不許。蕭寶夤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噉蜀子。肅宗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眞瞎也。紇曰。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又加平西將軍。以扼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千戶。永安中。代還。於是除安西將軍。梁州刺史。假撫軍將軍。兼尚書。爲山南行臺。頗有清稱。前廢帝以元孚代之。紹至長安。時尒朱天光爲關右行臺。啓紹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又除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天光赴洛。留紹於後。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永熙中。加車騎將軍。岳後攜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宇文泰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宇文泰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進。令呂思禮辭憶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泰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弟三表。操筆便成。表奏。泰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阼。方任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

乙弗朗。字通照。其先東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與魏徙代。後因家上樂焉。朗少有俠氣。在鄉里。以善騎射稱。孝莊末。北邊擾亂。避地居幷肆間。尒朱榮見而重之。甚相接待。以功封連勺子。後隸賀拔岳。從尒朱天光西討。爲岳左廂都督。孝武帝之禦高歡。授朗閤內大都督。及帝西入。詔朗爲軍司。先驅靖路。至長安。封長安縣公。卒於岐州刺史。初朗患積冷。宇文泰以三石東生散。令朗法服之。使人問疾。朝夕相繼。見重如

此。臨終惟云恨不見河洛清平。重反京縣。以此爲恨。三舉手搥牀。而便氣盡。贈太尉。子鳳仕周。按三石東生散通志三作二。

寇洛。上谷昌平人也。累世爲將吏。父延壽。和平中。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洛性明辨。不拘小節。正光末。以北邊賊起。遂率鄉親避地於幷肆。因從尒朱榮征討。及賀拔岳西征。洛與岳鄉里。乃募從入關。破赤水蜀。以功拜中堅將軍。屯騎校尉。別將。封臨邑縣男。邑二百戶。又從岳獲賊帥尉遲菩薩於渭水。破侯服侯元進於百里細川。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並有功。加龍驤將軍。都督。進爵安鄉縣子。累遷征北將軍。衞將軍。於平涼以洛爲右都督。侯莫陳悅既害岳。欲幷其衆。時初喪元帥。軍中惶擾。洛於諸將之中。最爲舊齒。素爲衆所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共相糾合。遂全衆而反。既至原州。衆咸推洛爲盟主。統岳之衆。洛復自以非才。乃固辭。與趙貴等議迎宇文泰。帝以洛有全師之功。除武衞將軍。泰至平涼。以洛爲右大都督。從討侯莫陳悅。平之。拜涇州刺史。帝西遷。進爵臨邑縣伯。邑五百戶。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大統初。詔曰。往者侯莫陳悅。遠同逆賊。潛害故清水公岳。志在兼幷。當時造次。物情驚駭。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前涇州刺史。大將軍。臨邑縣開國公寇洛。忠款自心。勳誠卓立。遂能糾合義軍。以待大丞相。見危授命。推賢而奉。此而不賞。何以勸勵將來。可加開府。進爵京兆郡公。封洛母宋氏爲襄城郡君。又轉領軍將軍。三年。出爲華州刺史。加侍中。與獨孤信復洛陽。移鎮宏農。四年。從泰與東魏戰於河橋。軍還洛。率所部鎮東雍。五年。卒於鎮。時年五十三。贈使持節、侍中、都督雍華豳涇原

三秦二岐十州諸軍事、太尉、尚書令、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謚曰武子和。嗣。仕周。

梁禦字善通。其先安定人也。後因官北邊。遂家於武川。改姓爲紇豆陵氏。高祖俟力提。從太武征討。位至揚武將軍。定陽侯。禦少好學。進趨詳雅。及長。好弓馬。尒朱天光西討。知禦有志略。引爲左右。授宣威將軍都將。共平關右。除鎮西將軍、東益州刺史。第一領民酋長。封白水縣伯。邑三百戶。轉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從賀拔岳鎮長安。及岳被害。禦與諸將同謀。翌戴宇文泰。從征侯莫陳悅。遷武衞將軍。泰既平秦隴。方欲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高歡。泰微知其意。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既與顯相見。因說顯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梟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傾。匡復京洛。公不於此時建功立效。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卽出迎泰。禦遂入鎮雍州。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元年。轉右衞將軍。進爵信都縣公。邑一千戶。尋授尚書右僕射。從泰復宏農。破沙苑。加侍中、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平郡公。增邑一千五百戶。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舉大綱而已。民庶稱焉。四年。薨於州。臨終。唯以國步未康爲恨。言不及家。贈太尉、尚書令、雍州刺史。謚曰武昭。子睿襲爵。仕周。

若干惠字惠保。代郡武川人也。其先與魏氏俱起。以國爲姓。父樹利周。從廣陽王深征葛榮。戰沒。贈冀州刺史。惠年弱冠。從尒朱榮征伐。定河北。破元顥。以功拜中堅將軍。復以別將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擒万俟醜奴。平永洛。定隴右。每力戰有功。封北平縣男。邑二百戶。累遷鎮遠將軍、都督。直寢。征西將軍、金紫

光祿大夫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惠與寇洛趙貴等同謀翌戴宇文泰仍從平悅拜直閤將軍孝武西遷除右衞將軍大都督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戶出爲北華州刺史加使持節驃騎將軍大統初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侍中開府進爵長樂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二百戶四年帝東巡洛陽與高歡戰於河橋惠力戰破之大收降卒七年遷中領軍及高仲密舉北豫州來附泰帥師迎之軍至洛陽高歡屯兵邙山及戰惠爲右軍與中軍大破之逐北數里虜其步卒歡兵乃萃於左軍軍將趙貴等戰不利諸軍因之並退會日暮歡進兵攻惠惠擊之皆披靡至夜中歡騎復來追惠惠徐乃下馬顧命廚人營食食訖謂左右曰長安死此中死異乎乃建旗鳴角收軍而還歡追騎憚惠疑有伏兵不敢逼至宏農見泰陳賊形勢恨其垂成之功覆於一簣於是歔欷不能自勝泰壯之尋拜秦州刺史未及之部遷司空惠性剛質有勇力容貌魁岸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十二年東魏將侯景侵襄州惠率兵擊走之明年景請內附朝議欲收輯河南令惠以本官鎮魯陽以爲聲援遇疾薨於軍惠於諸將年最少早喪父事母以孝聞泰常造射堂新成與諸將宴射惠竊嘆曰親老矣何時辦此乎泰聞之卽日徙堂於惠宅其見重如此及薨爲流涕者久之贈本官加秦州刺史謚曰武烈子鳳嗣仕周怡峰字景阜遼西人也本姓默台因避難改焉高祖寬燕遼西郡守道武時歸朝拜羽眞賜爵長蛇公曾祖文冀州刺史峰少以驍勇聞永安中假龍驤將軍爲都將從賀拔岳討万俟醜奴以功授給事中明威將軍轉征虜將軍都督賜爵蒲陰縣男岳被害峰與趙貴等同謀翌戴宇文泰進爵爲伯時原州刺史史

歸、猶爲侯莫陳悅守。泰令峰與侯莫陳崇討擒之。及高歡與孝武帝構隙。泰令峰與都督趙貴赴洛陽。至潼關。値孝武西遷。峰卽從泰拔回洛。復潼關。拜安東將軍、華州刺史。尋輔大都督討曹泥有功。進爵華陽縣公。邑一千戶。大統二年。從破竇泰於小關。還拜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又從復宏農、破沙苑。進爵樂陵郡公。仍與元季海獨孤信復洛陽。峰率奇兵至成皋、入其郛。收其戶口而還。東魏行臺任祥、率步騎萬餘攻潁川。峰復以輕騎五百邀擊之。自是威名轉盛。加授開府儀同三司。東魏圍洛陽。峰與季海守金墉。及與東魏戰河橋。時峰爲左軍。不利。與李遠先還。泰遂班師。詔原其罪。拜東西北三夏州諸軍事、夏州刺史。後與于謹討劉平。又從解玉壁圍。平柏谷塢。並有功。涼州刺史宇文仲和反。峰與于謹討之。大統十五年。東魏圍潁川。峰與趙貴赴援。至南陽。病卒。年五十。峰沈毅有膽略。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贈華州刺史。謚曰襄威。子昂嗣。昂弟光春、並仕周。

劉亮。中山人也。本名道德。祖祐連、蔚州刺史。父持眞、鎭遠將軍、領民酋長。大統中、以亮著勳、追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亮少倜儻、有從橫計略。爰貌魁傑、見者憚之。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解岐州圍。擊侯伏、侯元進、万俟道洛、万俟醜奴、宿勒明達、及諸賊。亮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封廣輿縣子、邑五百戶。侯莫陳悅害岳。亮與諸將謀迎宇文泰。悅平。悅黨涵州刺史孫定兒仍據州不下。涇秦靈等諸州應之。衆至數萬。泰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乃將二十騎、先豎纛於近城高嶺、卽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至、衆皆駭愕。亮乃麾兵斬定兒。縣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迎

大軍。賊黨悅懼。一時降服。諸州羣賊。皆卽歸款。及泰置十二軍。簡諸將以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常與怡峰俱爲騎將。孝武西遷。以迎駕功。除使持節。右光祿大夫。左大都督。南秦州刺史。大統元年。以復潼關功。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改封饒陽縣伯。邑五百戶。尋加侍中。從擒竇泰。復宏農戰沙苑。並力戰有功。遷開府儀同三司。大都督。進爵長廣郡公。邑通前二千戶。以母憂去職。居喪毀瘠。俄起復本官。亮以勇敢見知。爲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泰乃謂之曰。卿文武兼資。卽孤之孔明也。乃賜名亮。幷賜姓侯莫陳氏。十年。出爲東雍州刺史。爲政淸淨。百姓安之。在職三歲。卒於州。時年四十。喪還京師。泰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尉。謚曰襄子昶娶泰女仕周。

雷紹。字道宗。武川鎭人也。九歲而孤。有膂力。善騎射。年十八。給事鎭府。嘗使洛陽。見京都禮儀之美。遂謂同僚曰。徒知邊備。尙武以圖富貴。不謂文學。身之寶也。生世不學。其猶穴處。何所見焉。遂逃歸。辭母求師。經年。通孝經、論語。嘗讀書至人行莫大於孝。乃投卷嘆曰。吾離違侍養。非人子之道。卽還鄉里。躬耕奉養。遭母憂。哀毀骨立。由是知名。鎭將召補鎭佐。後隨賀拔岳征討。爲岳長史。岳有大事。常訪而後行。及高歡起兵。岳恥居其下。紹乃勸岳迎孝武。西都長安。以順討逆。岳曰。吾本意也。後岳信諸將言。欲保關中。坐觀成敗。紹知計不用。請爲邊州建功效。岳曰。君有毗佐之力。當總大州。遂以紹爲京兆太守。淸平理物。甚得人和。在郡踰年。岳被害。初紹見岳數與侯莫陳悅宴語。嘗謂岳曰。公其愼之。岳不從。果及於難。紹乃棄郡馳赴岳軍。與寇洛等迎宇文泰。悅平。以功授大都督。涼州刺史。紹請留所領兵。以助東討。請單騎赴州。刺

史李叔仁擁州逆命。紹遂歸。永熙三年。以紹爲渭州刺史。進爵昌國伯。初紹爲岳長史。泰爲岳左丞。及居相常以恩舊接之。卒於州。紹性好施。祿賜皆分贍親故。及死日。無以送終。兼敬信佛道。遺敕其子曰。吾本鄉葬法。必殺犬馬。於亡者無益。汝宜斷之。斂以時服。事從約儉。還葬長安。天子素服臨弔。贈太尉。賜東園祕器。子渙。

耿豪。鉅鹿人也。本名令貴。其先避劉石之亂居遼東。因仕於燕。曾祖超。率衆歸魏。遂家於神武川。豪少麤獷。有武藝。好以氣陵人。賀拔岳西征。引爲帳內。岳被害。歸宇文泰。以武勇見知。豪亦自謂所事得主。從討侯莫陳悅。及迎孝武。錄前後功。封平原縣子。邑三百戶。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遷征虜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從擒竇泰。復宏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泰見之歎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於是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郢州刺史。九年。從戰邙山。豪謂所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刺直斫。愼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刀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又謂左右曰。吾豈樂殺人。但壯士除賊。不得不爾。若不能殺賊。又不爲人所傷。何異逐坐人也。拜北雍州刺史。十三年。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十五年。賜姓和稽氏。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豪性凶悍。言多不遜。泰惜其驍勇。每優容之。豪亦自謂意氣冠羣。終無所屈。李穆、蔡祐、初與豪同時開府。後並居豪之右。豪意不平。謂泰曰。

外間物議謂豪勝李穆蔡祐泰曰何以言之豪曰世言李穆蔡祐丞相髆脾耿豪王勇丞相咽項以咽項在上故爲勝也豪之麤猛皆此類十六年卒時年四十五贈本官加朔州刺史子雄嗣位至大將軍

陸政吳郡人祖載從宋武帝平關中軍還留載隨其子義眞鎮長安遂沒赫連氏太武帝平赫連氏載仕魏任中山郡守政性至孝其母吳人好食魚北土魚少政求之常苦難後宅側忽泉出而有魚遂得供膳時人以爲孝感所致因謂其泉爲孝魚泉初從尒朱天光及敗歸宇文泰爲行臺左丞原州長史賜爵中都縣伯泰以高平霸業所基委命留事官至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恆州刺史進爵爲公大統中卒子[通]唐永北海平壽人也本居晉昌之懃安縣晉亂徙於丹陽祖揣始還魏官至北海太守因家焉父倫青州刺史永身長八尺少耿介有將帥才讀班超傳慨然有萬里之志正光中爲北地太守當郡別將俄而賊將宿勤明達車金雀等寇郡境永擊破之境內稍安永善馭下士人競爲之用臨陣常著帛展襦把角如意以指麾處分辭色自若在北地四年與賊數十戰未嘗敗北時人語曰莫陸梁恐爾逢唐將永所營處至今猶稱唐公壘也行臺蕭寶夤表永爲南幽州刺史夷人送故者莫不垂淚當路遮留隨數日始得出境大統元年拜東雍州刺史尋加衞將軍封平壽伯卒贈司空公永性清廉家無蓄積妻子不免饑寒世以此稱之子陵瑾

西魏書卷十八

三王李宇文張令狐趙蔡徐裴叱列檀列傳七

王德字天恩代郡武川人也少善騎射雖不經師訓以孝悌稱初從尒朱榮討元顥以功除討夷將軍進爵內官縣子又從賀拔岳討平万俟醜奴別封深澤縣男邑二百戶加龍驤將軍中散大夫及侯莫陳悅害岳德與寇洛等定議翊戴宇文泰加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平涼郡守德雖不知書至於斷決處分良吏無以過也涇州所部五郡德常爲最及孝武西遷以奉迎功進封下博縣伯邑五百戶行東雍州事在州未幾百姓懷之賜姓烏丸氏大統元年拜衞將軍右光祿大夫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北雍州刺史其後常從征伐累有戰功又從破沙苑加開府侍中進爵河間郡公增邑通前二千七百戶先是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除河州刺史羣羌率服十三年授大都督原靈顯三州五原蒲川二鎮諸軍事十四年除涇州刺史卒於州謚曰獻德性厚重廉愼言行無擇母年幾百歲後德終子慶小名公奴性謹厚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初德喪父貧無以葬乃賣公奴幷一女以營葬事因遭兵亂不復相知及德在平涼始得之遂名曰慶

王盟字仵明宇文泰之舅氏也其先樂浪人六世祖波前燕太宰祖珍黃門侍郎贈幷州刺史樂浪公父熊伏波將軍以良家子鎮武川因家焉正光中破六汗拔陵攻陷諸鎮盟亦爲其所擁拔陵破後流寓中

山。孝昌初。除積射將軍。從蕭寶夤西征。寶夤僭逆。盟遂逃匿民間。及尒朱天光入關。盟從之。隨賀拔岳爲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宇文泰將討侯莫陳悅。徵盟赴原州。以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悅平除原州刺史。孝武至長安。封魏昌縣公。邑一千戶。大統初。復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三年。徵拜司空。尋轉司徒。迎文帝悼后於蠕蠕。加侍中。遷太尉。文帝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開府李虎。輔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賜姓拓跋氏。東魏侵汾川。圍玉壁。盟以左軍大都督守蒲坂。軍還。遷太保。九年。進位太傅。加開府儀同三司。盟委度宏雅。仁而汎愛。雖位居師傅。禮冠羣后。而謙恭自處。未嘗以勢位驕人。文帝甚尊重之。及有疾。數幸其第。親問所欲。其見禮如此。大統十一年薨。贈本官。謚曰孝定。子勸懋。

勸字醜興。性忠果。有才幹。年十七。從宇文泰入關。及平秦隴。定關中。勸常侍從。嘗謂之曰。爲將坐見成敗者上也。被堅執銳者次也。勸曰。意欲兼之。泰大笑。尋拜平東將軍。散騎常侍。賜爵梁甫縣公。大統初。爲千牛備身。直長領左右。出入臥內。小心謹肅。文帝嘗曰。王勸可謂不二心之臣也。沙苑之役。勸以都督領禁兵居左翼。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勸亦被傷重。遂卒於行間。年二十六。泰深悼焉。贈使持節。太尉。領尚書令。十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追封咸陽郡公。謚曰忠武。子弼襲爵。尚安樂公主。官至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

王子直。字孝正。京兆杜陵人。父琳。州主簿。東雍州長史。子直性節儉。有幹能。正光中。起家奉朝請。除太尉

府水曹行參軍加明威將軍時梁圍壽春臨淮王彧赴援以子直參軍事與梁戰斬其軍主夏侯景超梁人乃退淮南民因兵後聚爲盜彧令子直招撫之自合肥以北安堵如舊永安初拜員外散騎常侍鴻臚少卿普泰初進後軍將軍大中大夫賀拔岳入關以子直爲行臺郎中孝武西遷封山北縣男大統初漢熾屠各阻兵南山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子直破之除尚書左外兵郎中三年進車騎將軍四年從解洛陽圍經河橋戰兼尚書左丞出爲秦州總管府司馬涼州刺史宇文仲和逆命子直從獨孤信討平之入爲大行臺郎中吐谷渾寇西平子直出隴右破之於長寧川賊遁走十五年進左光祿大夫領齊王友尋行馮翊郡事十六年齊王廓出牧秦隴以子直爲秦州別駕仍領王友隨陸初平授安州長史領別駕轉幷州長史廢帝元年拜使持節大都督行瓜州事子直性清靜以德政化民西土悅服恭帝初徵拜黃門侍郎卒官子宣禮

李虎字文彬成紀人七世祖涼武昭王嵩子歆爲沮渠蒙遜所滅曾祖重耳始仕魏爲宏農太守祖熙金門鎮將戍武川因家焉父天賜爲幢主虎少倜儻有大志好讀書不存章句尤善射輕財重義深爲賀拔岳所重從岳平元顥封晉壽縣子拜寧朔將軍屯騎校尉與岳破万俟醜奴留鎮隴西累遷東雍州刺史岳鎮隴右以虎爲左廂大都督岳死虎奔荊州說岳兄勝收岳衆復讎不從聞宇文泰統岳衆乃還至閿鄉爲高歡將所獲送雒陽帝方收關右見虎甚喜拜衞將軍賜金帛使就泰以迎帝功拜驍騎將軍加儀同三司靈州刺史曹泥黨於高歡虎往討之招諭費也頭之衆幷力攻泥四旬而尅阿至羅斷其歸路虎

襲擊破之。進長安縣侯。虎不受。讓兄子康生。從破沙苑。斬級居多。賊帥梁企定據河州作亂。虎以本官兼尚書左僕射。爲隴右行臺討之。部將烏軍長命潛與賊應。虎斬之。賊聞大懼。遁走河北。虎師將濟河。賊率衆降。獲男女數萬口。進位開府。儀同三司。餘如故。師還。擊南岐州反兵楊盆生馬僧等破之。盆生遣使僞降。虎亦僞令軍曰。賊既降。可休士放馬。以俟還朝。使反白盆生大喜。不爲備。放兵外營求食。虎夜趨之。比曉。圍城已合。外兵不得還。城中大擾。遣壯士排闥入。無敢動者。俘盆生以歸。尋授岐州刺史。莫折後熾寇秦州。虎討降之。母卒。哀毀過禮。及葬。特給輼輬車。廬墓側。負土成墳。優詔起之。嘗與宇文泰閱武北山下。有爲豹噬者。莫敢救。虎直趨捉豹殺之。泰大悅曰。公之名虎。信不虛也。後進封趙郡公。歷渭秦二州刺史。復擊叛胡平之。徙封隴西公。十四年。拜太尉。遷右軍大都督。柱國大將軍。少師公。十六年。爲八柱國之一。賜姓大野氏。恭帝元年五月薨。子昞。

宇文導字菩薩。泰從子。少雄豪。有仁惠。初與諸父在葛榮軍。榮敗。入關從征伐。泰討侯莫陳悅。導鎮原州。悅敗走。導率騎追之。至牽屯山及悅。斬之。傳首京師。以功封饒陽縣侯。邑五百戶。拜冠軍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文帝卽位。以定策功。進爵爲公。增邑五百戶。拜使持節。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三年。宇文泰東征。導入宿衞。拜領軍將軍。大都督。高歡度河侵馮翊。泰自宏農引軍入關。導督左右禁旅。會於沙苑。與歡戰。大破之。進位儀同三司。明年。帝東征。留導爲華州刺史。及趙青雀、于伏德、慕容思慶等作亂。導自華州率所部兵擊之。擒伏德。斬思慶。進屯渭橋。會泰軍事平。進爵章武郡公。增邑幷前二千戶。尋加

侍中開府驃騎大將軍太子少保高仲密以北豫降皇太子東征復以導爲大都督華東雍二州諸軍事行華州刺史導治兵訓卒得守捍之方及大軍不利東魏軍追至稠桑知關中有備乃退會侯景舉河南來附遣使請援朝議將應之乃徵爲隴右大都督秦南等十五州諸軍事秦州刺史及齊氏稱帝帝命宇文泰發關中兵討之遣齊王廓鎮隴右徵導還朝拜大將軍大都督三雍二華等二十三州諸軍事屯咸陽大軍還乃旋舊鎮導性寬明善於撫御凡所引接人皆盡誠臨事敬愼常若弗及宇文泰每出征討導恆居守深爲吏民所附朝廷亦以此重之恭帝元年十二月薨於上邽年四十四帝遣侍中漁陽王繩監護喪事贈本官加尚書令秦州刺史謚曰孝朝議以導撫和西戎威恩顯著欲令世鎮隴右以彰厥德乃葬於上邽城西無疆原華戎會葬者萬餘人奠祭於路悲號滿野皆曰我君捨我乎大小相率負土成墳高五十餘尺周迴八十餘步爲官司所止然後泣辭而去其遺愛見思如此導五子廣亮翼椿衆

張軌字元軌濟北臨邑人也父崇高平令軌少好學志識開朗初在洛陽家貧與樂安孫樹仁爲莫逆之友每易衣而出以此見稱永安中隨尒朱榮擊元顥除討寇將軍奉朝請軌常謂所親曰秦雍之間必有王者尒朱氏敗後遂杖策入關賀拔岳以軌爲記室參軍典機務尋轉倉曹加鎮遠將軍時穀糴湧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服衣物糴粟以賑其乏及岳被害宇文泰以軌爲都督從征侯莫陳悅悅平使於洛陽見領軍斛斯椿椿曰高歡逆謀已傳行路人情西望以日爲年未知宇文何如賀拔也軌曰宇文公文足經國武可定亂至於高識遠度非愚管所測椿曰誠

如卿言眞可恃也泰爲行臺授軌郎中孝武西遷除中書舍人封壽張縣子邑三百戶加左將軍濟州大中正兼著作佐郎修起居注遷給事黃門侍郎兼吏部郎中六年出爲河北郡守在郡三年聲績甚著臨人治術有循吏之美大統間言宰人者多推尚之入爲丞相府從事中郎行武功郡事宇文導出鎭秦州以軌爲長史加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廢帝元年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二年賜姓宇文氏行南秦州事恭帝二年徵拜度支尚書復除隴右府長史卒於位時年五十五謚曰質軌性淸素臨終之日家無餘財唯有書數百卷子肅

令狐蚪敦煌人也世爲西土冠冕祖嗣父紹安官至郡守咸爲良二千石蚪早以名德著聞仕歷瓜州司馬敦煌郡守郢州刺史封長城縣子大統末卒於家帝遣使者監護喪事又敕鄉人爲營墳壟贈龍驤將軍瓜州刺史子整

趙肅字慶雍河南洛陽人也世仕河西及沮渠氏滅曾祖武始歸朝賜爵金城侯祖輿中書博士父申侯舉秀才後軍府主簿肅早有操行知名於時正光五年鄯元爲河南尹辟肅爲主簿孝昌中起加殿中侍御史加威烈將軍奉朝請員外散騎侍郎尋除直後轉直寢永安初授廷尉天平二年轉監後以母憂去職起爲廷尉正以疾免久之授征虜將軍中散大夫遷左將軍大中大夫東魏天平初新安郡守秩滿還洛大統三年獨孤信東討肅率宗人爲鄉導授司州治中轉別駕監督糧儲軍用不匱宇文泰聞之謂人曰趙肅可爲洛陽主人也七年加鎭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都督仍別駕領所部義徒據守大塢又兼行

臺左丞東道慰勞九年行華山郡事十三年除廷尉少卿明年元日當行朝禮非有封爵者不得預焉肅時未有茅土左僕射長孫儉請之宇文泰乃謂肅曰歲初行禮豈得使卿不預然何爲不早言也於是令肅自選封名肅曰河清乃太平之應竊所願也於是封清河縣子邑三百戶十六年除廷尉卿加征東將軍肅久在理官執心平允凡所處斷咸得其情廉愼自居不營產業時人以此稱之十七年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賜姓乙弗氏先是肅撰定法律積思累年遂感心疾去職卒於家子正禮仕周

蔡襲其先陳留圉人也祖紹爲夏州鎮將徙居高平因家焉父護景明初爲陳留郡守襲名著西州正光中万俟醜奴寇亂關中襲乃背賊棄妻子歸洛陽拜齊安郡守及孝武西遷乃在關東後始拔難西歸賜爵平舒縣伯除岐雍二州刺史大統十三年卒贈原州刺史子祜

徐招字思賢高平鄉人也世爲著姓招少好法律及朝廷舊事發言措筆常欲辨析秋毫初入洛陽雖未登仕已爲時知朝廷疑事多預議焉延昌中從征浮山堰有功賜爵高廣男及廣陽王深北討鮮于脩禮啓爲員外散騎侍郎深府長流參軍招陳策請離間之葛榮竟殺脩禮自爲魁帥以功進爵爲侯永安初射策甲科除員外散騎常侍領尚書儀曹郎中招少習吏事未能精究朝儀常恨才達恐名迹不立久之方轉二千石郎中尒朱榮死尒朱世隆屯兵河橋莊帝以招爲行臺左丞自虎牢北度引馬場河內之衆以抗世隆後尒朱兆得招鎖送洛陽仲遠數招罪將斬之招曰不虧君命得死爲幸仲遠重之曰凡人受命理各爲主今若爲戮何以勸人臣乃釋之用爲行臺右丞及仲遠南奔招獨還洛永熙末從孝武入關

中。拜給事黃門侍郎。兼尚書右丞。時朝廷播遷。典章遺闕。至於臺省法式。皆招所記。論者多焉。大統三年。拜驃騎將軍。侍中。時丞相宇文泰舅子王起化犯罪死。詔追贈。招執奏正之。尋遷度支尚書。卒子山雲嗣。

裴邃河東聞喜人。父秀。業天水郡守。邃性尤嚴。爲州里所推挹。解褐散騎常侍。奉車騎都尉。累遷諫議大夫。司空從事中郎。大統三年。東魏來寇。邃乃糾合鄉人。分據險要以自固。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其將司馬恭鎮之。每遣閒人扇動百姓。邃密遣都督韓僧明入城。諭其將士。即有五百餘人。許爲內應。期日未至。恭知之。乃棄城夜走。因是東雍遂內屬。及李弼略地東境。邃爲鄉導。多所降下。特賞衣物。封澄城縣子。邑三百戶。進安東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太尉府司馬。除正平郡守。尋卒官。贈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叱列伏龜字摩頭陀。代郡西部人也。世爲部落大人。國初入附。遂世爲第一領民酋長。伏龜容貌瓌偉。腰帶十圍。進止詳雅。兼有武藝。嗣父業。復爲領民酋長。正光五年。廣陽王深北征。請以爲寧朔將軍。委以帳內兵事。尋除善無郡守。孝昌三年。又除別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遂爲高歡所寵任。加授大都督。沙苑之敗。隨例來降。宇文泰以其豪門。解縛禮之。仍以其兄顯女妻之。大統四年。封長樂縣公。邑一千戶。自此常從征討。亟有戰功。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除恆州刺史。增邑通前一千四百戶。十七年卒。子椿嗣。仕周。

檀翥字鳳翔。高平金鄉人也。六世祖毓。晉步兵校尉。父江。始還北。仕至太常少卿。贈兗州刺史。翥十歲喪

父還京師宅與營人雜居雖幼孤寒不與隣人往來好讀書解屬文能鼓琴早爲琅邪王誦所知年十九以名家子爲魏明帝挽郎後客遊三輔時毛遐爲行臺鎭北維表纂爲行臺郎中莊帝旣誅尒朱榮遐使纂詣京師因除著作佐郎郎中如故後孝武帝西幸除兼中書舍人脩國史大統初又兼著作佐郎以守關迎駕勳封高堂子後坐談論輕躁爲黃門侍郎徐招所糺死於廷尉獄

西魏書卷十九

李韋郭岔乙速孤李柳宋列傳八

李長壽伊川人也父伯扶太和末從征懸瓠有功爲汝南郡守長壽性雄豪少與蠻酋結託侵滅關南孝昌中朝議恐其爲亂乃以長壽爲防蠻都督給其鼓節以慰其意長壽冀得任用亦盡其智力防遏羣蠻伊川左右寇盜爲之稍息永安之後盜賊蜂起長壽乃招集叛亡徒侶日盛帝藉其力用因而撫之乃授持節大都督轉鎮張白塢後爲河北郡守轉河內郡守所歷之處咸以猛烈聞討捕諸賊頻有功授衞大將軍北華州刺史賜爵淸河郡公及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東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州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大統元年詔贈太尉使持節侍中驃騎大將軍冀定等十二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子延孫

延孫雄武有將帥才略少從長壽征討以勇敢聞賀拔勝爲荆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淸疆路頗有功力焉及長壽被害延孫乃還收集其父之衆自孝武西遷之後朝士流亡廣陵王忻、錄尚書長孫稚、潁川王斌之、安昌王子均、及建寧江夏隴東諸王幷百官等攜持妻子來投延孫者延孫卽率衆衞送幷贈以珍玩咸達關中高歡深患之遣行臺慕容紹宗等數道攻之延孫奬勵所部出戰遂大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喜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河南諸軍事廣州刺史尋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大都督。賜爵華山郡公。延孫既荷重委。每以尅清伊洛爲己任。頻以少擊衆。威振敵境。大統四年。爲其長史楊伯蘭所害。後贈司空。冀定等六州刺史。子人傑有祖父風。官至開府儀同三司。和州刺史。改封潁川郡公。延孫弟義孫。亦官至開府儀同三司。

韋祐字法保。京兆山北人也。以字行。世爲州郡著姓。祖駢。雍州主簿。舉秀才。拜中書博士。父義。前將軍。上洛郡守。大統中。以法保著勳。追贈秦州刺史。法保少好遊俠。而質直少言。所與交遊。皆輕猾亡命。人以急難投者。多保存之。雖屢被追捕。終不改其操。父沒。事母兄以孝敬聞。慕李長壽之爲人。遂娶其女。因寓居關南。正光末。四方雲擾。王公被難者咸依之。多得全濟。以此爲貴遊所德。乃拜員外散騎侍郎。加輕車將軍。及孝武西遷。法保從山南赴行在所。除右將軍。大中大夫。封固安縣男。邑二百戶。及長壽被害。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兵數百人。以授延孫。法保至潼關。宏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虎穴。不得虎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兵接。乃幷勢置柵於伏流。未幾。詔法保與延孫率衆還朝。賞勞甚厚。乃授法保大都督。四年。除河南尹。及延孫被害。法保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兵。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絕。與至營。久之乃蘇。九年。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鎮九曲城。及侯景以豫州來附。法保率兵赴景。景欲留之。法保疑其有二心。乃固辭還所鎮。十五年。加驃

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尋進爵爲公。會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謚曰莊子初嗣仕周。

郭琰字神寶。京兆人也。少喪父。事母以孝聞。孝武帝之居潘邸。琰以通俠被知。及卽位。封新豐縣公。除洛州刺史。孝武西入。改封馮翊郡公。授行臺尚書。潼關大都督。大統中。高歡遣竇泰襲宏農。時琰爲行臺。衆少戰敗。乃奔洛州。至則史泉企城守力窮。城將陷。乃仰天哭曰。天乎天乎。何由縱此長蛇。而不助順也。言發。流涕不能自止。兵士見之。咸自厲憤。竟爲東魏將高敖曹所擒。復謂敖曹曰。天子之臣。乃爲賊所執。敖曹素聞其名。義不殺之。送於幷州。見高歡。言色不屈。見害。

沓龍超晉壽人也。性尚義俠。少爲鄉里所重。永熙中。梁將樊文熾來寇益州。刺史傅和孤城固守。龍超每出戰。輒破之。時攻圍既久。糧矢方盡。刺史遣龍超夜出。請援於漢中。遂爲文熾所得。許以封爵。使告城中曰。外無援軍。宜早降。乃置龍超於攻樓上。龍超乃告刺史曰。援軍數萬。近在大寨。文熾大怒。火炙殺之。至死。辭氣不撓。大統二年。詔贈龍驤將軍巴州刺史。

乙速孤佛保。北秀容胡酋也。少驍武善射。孝武帝時。爲直閤將軍。從入關。封蒲子縣公。幷賜弓矢。大統初。梁將蘭欽來寇。遂陷漢中。佛保時爲都督。統兵力戰。知將敗。乃先城未陷。仰天大哭曰。此馬吾常所乘。此弓矢天恩賜我。豈可令賊得。吾弓馬乎。遂斬馬及弓。自刎而死。三軍莫不壯之。黃門郎趙僧慶時使漢中。乃收運其屍。致長安。天子感歎。詔著作錄之。

李棠字長卿。勃海蓨人也。祖伯貴。宣武時官至魯郡守。有孝行。居父喪。哀感過禮。遂以毀卒。宣武嘉之。贈勃海相。父元胄。員外散騎侍郎。棠幼孤。好學有志操。年十七。屬尒朱之亂。與司空高乾兄弟舉兵信都。中興初。辟衞軍府功曹參軍。太昌中。以軍功除征虜將軍。行東萊郡事。孝武帝西遷。棠時在山北。遂仕東魏。及高仲密爲北豫州刺史。請棠爲掾。仲密將圖內附。時東魏又遣鎮城奚壽與典兵事。仲密但知民務而已。遂與棠謀執壽與仲密乃置酒延壽與。陰伏壯士。壽與辭而不赴。棠遂往見之曰。君與高公義符昆季。今日之席。以公爲首。豈有賓客總萃。而公無事不行。將恐遠近聞之。竊有疑怪。壽與遂與俱赴。便發伏執之。乃帥其士衆據城。遣棠詣闕歸款。帝嘉之。拜武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封廣宗縣公。邑一千戶。棠固辭曰。臣世荷朝恩。義當奉國。而往者見拘逆命。不獲陪駕西巡。今日之來。免罪爲幸。何敢以此徼庸。冒受天爵。如此者再三。優詔不許。俄遷給事黃門侍郎。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廢帝二年。從魏安公尉遲迥伐蜀。棠乃應募諭之。既入成都。蕭撝問迥軍中委曲。棠不對。撝乃苦笞辱之。棠曰。爾亡國餘燼。不識安危。奉命諭爾。反見躓頓。我王者忠臣。有死而已。義不爲爾移志也。遂害之。子敞嗣。

柳檜字季華。祕書監虯之次弟也。性剛簡任氣。少文。善騎射。果於斷決。年十八。起家奉朝請。居父喪。毀瘠骨立。服闋。除陽城郡丞。防城都督。大統四年。從戰於河橋。先登有功。授檜都督。鎮鄯州。八年。拜河湟郡守。仍典軍事。尋加平東將軍。大中大夫。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以功封萬年縣子。邑三百戶。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場。

自檜鎮鄴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十四年。遷河州別駕。轉帥都督。俄拜使持節。撫軍將軍。大都督。居三載。徵還京師。時檜兄蚪爲祕書丞。弟慶爲尚書左丞。檜嘗謂兄弟曰。兄則職典簡牘。褒貶人倫。弟則管轄羣司。股肱朝廷。可謂榮寵矣。然而四方未靜。車書不一。檜唯當蒙矢石。履危難。以報國恩耳。頃之。宇文泰謂檜曰。卿昔在鄴州。忠勇顯著。今西境肅清。無勞經略。九曲國之東鄙。當勞君守之。遂令檜鎮九曲。尋從大將軍王雄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黃衆寶謀反。結連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府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心腹之疾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城卑下。士衆寡弱。又無守禦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於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創。遂爲賊所獲。既而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檜誘說城中。檜乃大呼曰。羣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水中。城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子斌嗣。

宋球。永熙時爲諫議大夫。宇文泰弒孝武帝。球慟哭嘔血。漿粒不入口者數日。泰以其名儒。不之罪。

論曰。南北區分。三雄鼎峙。其時擇君委贄者。籌帷幄與執斧鉞。功相埒焉。及其勢危事迫。奮其氣矜。慷慨殉國。非古所稱烈丈夫哉。長壽諸人。死東魏者三。死梁者三。死叛酋者一。致身抗志。大節棱然。至球以儒竪丞相。而忠義之氣。足感動之。球可謂不畏彊禦者矣。

西魏書卷二十

蘇綽列傳九

蘇綽字令綽武功人曹魏侍中則之九世孫累世二千石父協武功郡守綽少好學博覽羣書尤善算術從兄讓爲汾州刺史宇文泰餞於東都門外臨別謂讓曰卿家子弟之中誰可任用者讓因薦綽泰乃召爲行臺郎中在官歲餘未見知然諸曹疑事皆詢於綽而後定所行公文綽又爲之條式臺中咸稱其能泰嘗與僕射周惠達論事惠達不能對請出外議之乃召綽告之綽卽爲量定惠達入呈泰稱善謂惠達曰誰與卿爲此議者惠達以綽對因稱其有王佐之才泰曰吾亦聞之久矣尋除著作佐郎屬泰與公卿往昆明池觀魚行至城西漢故倉地顧問左右莫有知者或曰蘇綽博物多通請問之乃召綽具以狀對泰大悅因問天地造化之始歷代興亡之迹綽既有口辯應對如流泰益嘉之乃與綽並馬徐行至池竟不設網罟而還遂留綽至夜問以治道臥而聽之綽於是指陳帝王之道兼述申韓之要泰乃起整衣危坐不覺膝之前席語遂達曙不厭詰朝謂周惠達曰蘇綽眞奇士也吾方任之以政卽拜大行臺左丞參典機密自是寵遇日隆綽始制文案程式朱出墨入及計帳戶籍之法大統三年高歡三道入寇諸將咸欲分兵禦之獨綽與泰同遂幷力拒竇泰擒之於潼關四年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封美陽縣子邑三百戶加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二百戶十年授大行臺度支尚書領著作兼司農卿泰方欲革易時

政務宏強國富民之道故綽得盡其智能贊成其事減官員置二長并置屯田以資軍國又爲六條詔書泰施行之其一先治心曰凡今之方伯守令皆受命天朝出臨下國論其尊貴竝古之諸侯也是以前世帝王每稱共治天下者唯良宰守耳明知百僚卿尹雖各有所司然其治民之本莫若宰守之最重也凡治民之體先當治心（北史作先理已心）心者一身之主百行之本心不清淨則思慮妄生思慮妄生則見理不明見理不明則是非謬亂（北史謬作戾）則一身不能自治安能治民也是以治民之要在清心而已夫所謂清心者非不貪貨財之謂也乃欲使心氣清和志意端靜心和志靜則邪僻之慮無因而作邪僻不作則凡所思念無不皆得至公之理率至公之理以臨其民則彼下民孰不從化是以稱治民之本先在治心其次又在治身凡人君之身者乃百姓之表一國之的也表不正不可求直影的不明不可責射中今君身不能自治而望治百姓是猶曲表而求直影也君行不能自脩而欲百姓脩行者是猶無的而責射中也故爲人君者必心如清水行如白玉躬行仁義躬行孝悌躬行忠信躬行禮讓躬行廉平躬行儉約然後繼之以無倦加之以明察行此八者以訓其民是以其人畏而愛之則而象之不待家教日見而自興行矣其二敦教化曰天地之性惟人爲貴明其有中和之心仁恕之行異於木石不同禽獸故貴之耳然性無常守隨化而遷化於敦朴者則質直化於澆僞者則浮薄浮薄者則衰弊之風質直者則淳和之俗衰弊則禍亂交興淳和則天下自治（北史治下有自古二字）治亂（北史作安危）興亡無不皆由所化也然世道彫喪已數百

年大亂滋甚且二十歲民不見德唯兵革是聞上無教化惟刑罰是用而中興始爾大難未平北史平作弭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凡百草創率多權宜致使禮讓弗興風俗未改北史改作反比年稍登稔徭賦差輕衣食不切則教化可脩矣凡諸牧守令長各宜洗心革意上承朝旨下宣教化矣夫化者北史無矣夫化三字貴能扇之以淳風浸之以太和被之以道德示之以朴素使百姓曛曛日遷於善邪僞之心嗜慾之性潛以消化而不知其所以然此之謂化也然後教之以孝悌使民慈愛教之以仁順使民和睦教之以禮義使民敬讓慈愛則不遺其親和睦則無怨於人敬讓則不競於物三者既備則王道成矣此之謂教也先王之所以移風易俗還淳反素垂拱而治天下以至太平者莫不由此此之謂要道也其三盡地利曰人生天地之間以衣食爲命食不足則飢衣不足則寒飢寒切體而欲使民興行禮讓者此猶逆坂走丸勢不可得也是以古之聖王知其若此故先足其衣食然後教化隨之夫衣食所以足者在於地利盡地利所以盡者由於勸課有方主此教者在乎牧守令長而已民者冥也智不自周必待勸教然後盡其力諸州郡縣每至歲首必戒敕部民無問少長但能操持農器者皆令就田墾發以時勿失其所及布種既訖嘉苗須理麥秋在野蠶停於室若此之時皆宜少長悉力男女併功若援溺北史作揚湯救火寇盜之將至然後可使農夫不廢其業蠶婦得就其功若有游手怠惰早歸晚出好逸惡勞不勤事業者則正長牒名郡縣守令隨事加罰罪一勸百此則明宰之教也夫百畝之田必春耕之夏種之秋收之然後冬食之此三時者農之

要也。北史要下有月字。若失其一時。則穀不可得而食。故先王之戒曰。一夫不耕。天下必有受其飢者。一婦不織。天下必有受其寒者。若此之時。不務省事。而令民廢農者。是則絕民之命。驅以就死。然單劣之戶。及無牛之家。勸令有無相通。使得兼濟。三農之隙。及陰雨之暇。又當教民種桑植果。藝其菜蔬。脩其園圃。蓄育雞豚。以備生生之資。以供養老之具。夫爲政不欲過碎。碎則民煩。勸課亦不容太簡。簡則民怠。善爲政者。必消息時宜。而適煩簡之中。故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百祿是求。如不能爾。則必陷於刑辟矣。其四擢賢良曰。天生蒸民。不能自治。故必立君以治之。人君不能獨治。故必置臣以佐之。上至帝王。下及郡國。置臣得賢則治。失賢則亂。此乃自然之理。百王不能易也。今刺史守令。北史守作縣。悉有僚吏。皆佐治之人也。刺史府官。則命於天朝。其州吏以下。竝牧守自置。自昔以來。州郡大吏。北史作大夫。但取門資。多不擇賢良。末曹小吏。唯試刀筆。竝不問志行。夫門資者。乃先世之爵祿。無妨子孫之愚瞽。刀筆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廢性行之澆僞。若門資之中。而得賢良。是則策騏驥而取千里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愚瞽。則是土牛木馬。形似而用非。不可以涉道也。若刀筆之中。而得志行。是則金相玉質。內外俱美。實爲人寶也。若刀筆之中。而得澆僞。是則飾畫朽木。悅目一時。不可以充榱椽之用也。今之選舉者。當不限資蔭。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廝養而爲卿相。伊尹傅說是也。而況州郡之職乎。苟非其人。則丹朱商均雖帝王之嗣。不能守百里之封。而況於公卿之胄乎。由此而言。官人之道可見矣。凡所求材藝者。爲其可以治民。若有材藝而以正直爲

本者。必以其材而爲治也。若有材藝而以姦僞爲本者。將由其官而爲亂也。北史由作因無爲字何治之可得乎。北史作何致化之可得乎。是故將求材藝。必先擇志行。其志行善者。北史無其志行三字則舉之。其志行不善者則去之。而今擇人者多云邦國無賢。莫知所舉。此乃未之思也。非適理之論。所以然者。古人有言。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天。大人基命。不擢才於后土。常引一世之人。治一世之務。故殷周不待稷契之臣。魏晉無假蕭曹之佐。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某者焉。豈有萬家之都。而云無士。但求之不勤。擇之不審。或用之不得其所。北史用作授任之不盡其材。故云無耳。古人云。千人之秀曰英。萬人之英曰儁。今之智效一官。行聞一邦者。豈非近英儁之士也。但能勤而審察。去虛取實。各得州郡之最而用之。則民無多少。皆足治矣。孰云無賢。夫良玉未剖。與瓦石相類。名驥未馳。與駑馬相雜。及其剖而瑩之。馳而試之。玉石駑馬。然後始分。彼賢士之未用也。混於凡品。竟何以異。要任之以事業。責之以成務。方與彼庸流較然不同。昔呂望之屠釣。百里奚之飯牛。甯生之扣角。管夷吾之三敗。當此之時。悠悠之徒。豈謂其賢。及升王朝。登霸國。積數十年。功成事立。始識其奇。士也。於是後世稱之。不容於口。彼瓌偉之材。不世之傑。尚不能以未遇之時。自異於凡品。況降此者哉。若必待太公而後用。是千載無太公。必待夷吾而後任。是百世無夷吾。所以然者。士必從微而至著。功必積小以至大。豈有未任而已成。不用而先達也。若識此理。則賢可求。士可擇。得賢而任之。得士而使之。則天下之治。何向而不可成也。然善官人者。必先省其官。官省則善人易充。善人易充。則事無不理。官煩

則必雜不善之人雜不善之人則政必有得失故語曰官省則事省事省則民清官煩則事煩事煩則民濁清濁之由在於官之煩省案今吏員其數不少昔民殷事廣尚能克濟況今戶口減耗依員而置猶以爲少如聞在下州郡尚有兼假擾亂細民甚爲無理諸如此輩悉宜罷黜無得習常非直州郡之官宜須善人爰至黨族閭里正長之職皆當審擇各得一鄉之選以相監統夫正長者治民之基基不傾者上必安凡求賢之路自非一途然所以得之審者必由任而試之考而察之起於居家至於鄉黨訪其所以觀其所由則人道明矣賢與不肖別矣率此以求則庶無愆悔矣其五卹獄訟曰人受陰陽之氣以生有情有性性則爲善情則爲惡善惡既分而賞罰隨焉賞罰得中則惡止（北史惡作怨）而善勸賞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民無所措手足（北史無此六字）則怨叛之心生是以先王重之特先戒慎夫戒慎者（北史無夫戒慎三字）欲使治獄之官精心悉意推究事源先之以五聽參之以證驗妙覩情狀窮鑒隱伏使姦無所容罪人必得然後隨事加刑輕重皆當赦過（北史赦作舍）矜愚得情勿喜又能消息情理斟酌禮律無不曲盡人心遠明大教使獲罪者如歸此則善之上也然守宰非一不可人人皆有通識推理求情時或難盡唯當率至公之心去阿枉之志務求曲直念盡平當聽察之理必窮所見然後栲訊以法不苛不暴有疑則從輕未審不妄罰隨事斷理獄無停滯此亦其次若乃不仁恕而肆其殘暴同民木石專任捶楚（北史任作用）巧詐者雖事彰而獲免辭弱者乃無罪而被罰有如此者斯則下矣非共治所寄今之宰守當勤於中科而慕其上善如在下條

則刑所不赦。又當深思遠大。北史又作各。念存德教。先王之制曰。與殺無辜。寧赦有罪。與其害善。寧其利淫。明必不得中。寧濫捨有罪。不謬害善人也。北史無善字。今之從政者則不然。深文巧劾。寧致善人於法。不免有罪於刑。所以然者。皆非好殺人也。但云爲吏寧酷。可免後患。此則情存自便。不念至公。奉法如此。皆姦人也。夫人者。天地之貴物。一死不可復生。然楚毒之下。以痛自誣。不被申理。遂陷刑戮者。將恐往往而有。是以自古以來。設五聽三宥之法。著明愼庶獄之典。此皆愛民甚也。凡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不中。濫害善人。寧不傷天心。犯和氣也。天心傷。北史無也天心傷四字。和氣損。而欲陰陽調適。四時順序。萬物阜安。蒼生悅樂者。不可得也。故語曰。一夫吁嗟。王道爲之傾覆。正謂此也。凡百宰守。可無愼乎。若有深姦巨猾。傷化敗俗。悖亂人倫。不忠不孝。故爲背道者。北史無者字。殺一礪百。以清王化。重刑可也。識此二途。則刑政盡矣。其六均賦役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明先王必以財聚人。以仁守位。國而無財。位不可守。是故五三以來。皆有征稅之法。雖輕重不同。而濟用一也。今逆寇未平。軍用資廣。北史作軍國費廣。雖未遑減省。以卹民瘼。然宜令平均。使下無匱。北史匱作怨。夫平均者。不捨豪強而徵貧弱。不縱姦巧而困愚拙。此之謂均也。故聖人曰。蓋均無貧。然財貨之生。其功不易。北史功作均。織紝紡績。起於有漸。非旬日之間。所可造次。必須勸課。使預營理。絹鄉先事織紝。麻土早脩紡績。先時而備。至時而輸。故王賦獲供。下民無困。如其不預勸戒。臨時迫切。復恐稽緩。以爲己過。捶扑交至。取辦目前。富商大賈。緣茲射利。有者從

之貴賈無者與之舉息輸稅之民於是弊矣租稅之時雖有大式至於斟酌貧富差次先後皆事起於正長而繫之於守令若斟酌得所則政和而民悅若檢理無方則吏姦而民怨又差發徭役多不存意致令貧弱者或重徭而遠戍富強者或輕使而近防守令用懷如此不存卹民之心皆王政之罪人也秦甚重之常置諸座右又令百司習誦之其牧守令長非通六條及計帳者不得居官自有晉之季文章競爲浮華遂成風俗秦欲革其弊因帝祭廟羣臣畢至乃命綽爲大誥奏行之其詞曰惟中興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會於王庭柱國泰（案周書泰作虎李虎也周書尊泰爲紀故諱之今從北史）洎羣公列將罔不來朝時乃大稽百憲敷于庶邦用紹我王度皇帝若曰昔堯命羲和允釐百工舜命九官庶績咸熙武丁命說克號高宗時惟休哉朕其欽若格爾有位肯曁我太祖之庭朕將丕命女以厥官六月丁巳皇帝朝格于太廟凡厥具僚罔不在位皇帝若曰咨我元輔羣公列將百辟卿士庶尹御事朕惟寅敷祖宗之靈命稽于先王之典訓以大誥于爾在位昔我太祖神皇肇膺明命以創我皇基烈祖景宗廓開四表底定武功曁乎文祖誕敷文德襲惟武考（北史襲作襲武考作孝武）不寘其舊自時厥後（北史時作將）陵夷之弊用興大難于彼東邱（北史邱作土）則我黎人咸墜塗炭惟台一人纘戎下武夙夜祇畏若涉大川罔識攸濟是用稽于帝典揆于王庭拯我民瘼惟彼哲王示我通訓曰天生蒸民罔克自乂上帝降鑒叡聖植元后以乂之惟時元后弗克獨乂博求明德命百辟羣吏以佐之肆天之命辟辟之命官惟以卹民弗惟逸念（北史念作豫）辟惟元首庶黎惟趾股肱惟辟上下一體各

勤攸司。茲用克臻於皇極。故其彝訓。北史故下有皇字。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今台一人。膺天之眴。既陟元后。股肱百辟。乂服我國家之命。罔不咸守厥職。嗟夫后弗艱厥后。臣弗艱厥臣。於政何弗斁。北史於政作政於。嗚呼艱哉。凡爾在位。其敬聽命。皇帝若曰。柱國唯四海之不造。載繇二紀。天未絕我太祖列祖之命。北史無天未絕三字。用錫我以元輔。國家將墜。公惟棟梁。皇之弗極。公惟作相。百揆僉度。公惟大錄。公其允文允武。克明克乂。迪七德。敷九功。龕暴除亂。下綏我蒼生。肴施于九土。北史土作正。若尹之在商。周之有呂。說之相丁。用保我無疆之祚。皇帝若曰。羣公、太宰、太尉、司徒、司空。惟公作朕鼎足。以弼乎朕躬。宰惟天官。克詣六職。尉惟司武。北史武作徒。武在止戈。徒惟司衆。敬敷五教。空惟司土。利用厚生。惟時三事。若三階之在天。惟茲四輔。若四時之成歲。天工人其代諸。皇帝若曰。列將汝惟鷹揚。作朕爪牙。寇賊姦宄。蠻夷猾夏。汝徂征。綏之以惠。董之以威。刑期于無刑。萬邦咸寧。俾八表之內。莫違朕命。時汝功。皇帝若曰。庶邦列辟。汝惟守土。作民父母。民惟不勝其飢。故先王重農。不勝其寒。故先王貴女工。民之不率于孝慈。則骨肉之恩薄。弗惇于禮讓。則爭奪之萌生。于茲六物。實爲教本。嗚呼。爲上在寬。寬則民怠。齊之以禮。不剛不柔。稽極于道。皇帝若曰。卿士庶尹。凡百御事。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庶尹惟日。御事惟時。歲月日時。罔易其度。百憲咸貞。庶績其凝。嗚呼。惟若王官。陶均萬國。若天之有斗。斟元氣。酌陰陽。弗失其和。蒼生永賴。悖其序。萬物以傷。時惟艱哉。皇帝若曰。惟天地之道。一陰一陽。禮俗之變。一文一質。爰自三五。以迄於茲。匪惟相革。惟其救弊。匪惟相

襲。惟其可久。惟我有魏。承乎周之末流。接秦漢遺弊。襲魏晉之華誕。五代澆風。因而未革。將以穆俗興化。庸可暨乎。嗟我公輔庶僚列侯。朕惟否德。其一朕心力。祇愼厥艱。克遵前王之丕顯休烈。弗敢怠荒。咨爾在位。亦協乎朕心。惇德允元。惟厥艱是務。克捐厥華。卽厥實。背厥僞。崇厥誠。勿謟勿忘。一乎三代之彝典。歸于道德仁義。用保我祖之丕命。荷天之休。克綏我萬方。永康我黎庶。戒之哉。戒之哉。朕言不再。柱國泰。（周書作虎。）洎庶僚百辟。拜手稽首曰。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惟三五之王。率由此道。用臻於刑措。自時厥後。歷千載而未聞。惟帝念功。將反叔世。逖至于雍。（北史雍下有熙字。）庸錫降丕命于我羣臣。博哉王言。非言之難。行之實難。罔不有初。（北史罔作靡。靡上有臣聞二字。）鮮克有終。商書曰。終始惟一。德乃日新。惟帝敬厥始。愼厥終。以躋日新之德。則我羣臣敢不夙夜對揚休哉。惟茲大誥。未光于四表。以邁種德。俾九域幽遐。咸昭奉元后之明訓。率遷于道。永膺無疆之休。帝曰欽哉。自是之後。文筆皆依此體。綽性儉素。不治產業。家無餘財。以海內未平。常以天下爲己任。博求賢俊。共宏治道。凡所薦達。皆至大官。泰亦推心委任。而無間言。泰或出遊。常預署空紙以授綽。若須有處分。則隨事施行。及還。啓知而已。綽嘗謂治國之道。當愛民如慈父。訓民如嚴師。每與公卿議論。自晝達夜。事無巨細。若指諸掌。積思勞倦。遂成氣疾。十二年。卒於位。時年四十九。泰痛惜之。哀動左右。及將葬。乃謂公卿等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諡。又乖宿昔相知之道。進退維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

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俟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泰稱善。因薦瑤於朝廷。及綽歸葬武功。唯載以布車一乘。泰與羣公皆步送。出同州郭門外。泰與軍後酹酒而言曰。尚書平生爲事。妻子兄弟不知者。吾皆知之。惟爾知吾心。吾知爾意。方欲共定天下。不幸遂捨我去。奈何。因舉聲慟哭。不覺巵墜於手。至葬日。又遣使祭以太牢。泰自爲其文。綽又著佛性論。七經論。竝行於世。子威嗣。

論曰。孝明以降。母后兇淫。尒朱逆亂。高歡置廢。人主若除拜然。綱絕維弛。亦已甚矣。逮乎孝武西奔。凡百殯喪。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詩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永熙之際乎。綽以經世之略。值大亂之時。改弦而更張之。尊王進霸。秉道乘權。六條計帳之法行。而庶績用以治理。推其志意。駸駸乎欲越百王而躋三五。方之管子治齊。諸葛相蜀。殆庶幾焉。其所制文案朱墨出入之式。後世奉爲憲章。豈非負名世之才。而年壽短促。不盡其用。與至綽作大誥。以正文體浮華之弊。乃必規橅尚書。以爲程度。勳襲雷同。固其所短耳。

西魏書卷二十一

周辛蘇柳呂列傳十

周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也父信歷樂鄉平舒平成三縣令皆以廉能稱惠達幼有志操好讀書美容貌齊王蕭寶夤爲瀛州刺史召惠達及河間馮景同在閤中甚禮之及寶夤還朝惠達隨入洛陽領軍元叉勢傾海內惠達嘗因寶夤與叉言論叉歎重之於座遺惠達衣物孝昌初臨淮王彧北討以惠達爲府長流參軍及万俟醜奴等構亂蕭寶夤西征惠達復隨入關及寶夤除雍州刺史令惠達使洛陽未還而寶夤反謀聞於京師有司以惠達是其行人將執之乃私馳還至潼關遇大使楊侃侃謂惠達曰蕭氏逆謀已成何爲故入虎口惠達曰蕭王爲左右所誤今往庶其改圖及至寶夤反形已露不可彌縫遂用惠達爲光祿勳中書舍人寶夤既敗唯惠達等數人從之寶夤語惠達曰人生富貴左右咸言盡節及遭厄難乃知歲寒也賀拔岳獲寶夤送洛留惠達爲府祭酒給其衣馬卽與參議岳爲關中大行臺以惠達爲從事中郎嘗使至洛孝武帝與惠達語及世難惠達陳天下事勢述岳有誠節唯以憂國定亂爲事言詞激切帝甚嘉之及還具以白岳岳曰人生於天受命於君豈有利人榮祿而不憂其禍難卿之所奏實獲我心自是更被親禮岳每征討恆命惠達居守又轉岳府屬岳爲侯莫陳悅所害悅得惠達欲官之惠達乃遁入漢陽之麥積崖悅平惠達歸宇文泰用爲秦州司馬安輯隴右及泰爲大都督總管兵起雍復以

惠達爲府司馬。便委任焉。孝武詔泰尚馮翊長公主。以惠達爲長史。赴洛陽奉迎。至潼關。遇孝武已西。即令惠達先泰謂惠達曰。昔周之東遷。晉鄭是依。今乘輿播越。降臨關右。吾雖猥當其任。而才愧昔人。卿宜戮力。共成功業。以取富貴也。對曰。惠達宦游有年。屬明公一匡之運。富貴之事。非所敢望。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天下。惠達得效其尺寸。則志願畢矣。泰爲大將軍大行臺。以惠達爲行臺尚書。大將軍府司馬。封文安縣子。邑三百戶。泰出鎮華州。留惠達知後事。時既承喪亂。庶事多缺。惠達營造戎仗。儲積食糧。簡閱士馬。以濟軍國之務。時甚賴焉。爲安東將軍。拜太子少傅。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尋除中書令。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九百戶。加衞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四年。兼尚書右僕射。其年泰與文帝東征。惠達輔太子居守。總留臺事。惠達前後辭讓。帝手詔答曰。西顧無憂。唯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及邙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以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久之。復爲右僕射。自關右草創。禮樂缺然。惠達與禮官損益舊章。至是儀軌稍備。文帝因朝奏樂。顧謂惠達曰。此卿之功也。尋拜儀同三司。惠達雖居顯職。性謙退。善下人。盡心勤公。進拔良士。以此人皆敬而附之。十年薨。子題嗣。

辛慶之。字慶之。（北史作字餘慶。）隴西狄道人也。世爲隴右著性。父顯。崇馮翊郡守。贈雍州刺史。慶之少以文章徵詣洛陽。對策第一。除祕書郎。屬尒朱氏作亂。孝莊帝令司空楊津爲北道行臺。節度山東諸軍以討之。津啓慶之爲行臺左丞。與參謀議。至鄴。聞孝莊帝暴崩。遂出竟冀間。謀結義徒。以赴國難。尋而節閔帝立。乃

還洛陽。普泰二年。遷平北將軍。太中大夫。及賀拔岳爲行臺。復啓慶之爲行臺吏部郎中。開府掾。尋除雍州別駕。大統初。加車騎將軍。俄遷衞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從宇文泰東討。爲行臺左丞。時初復河東。以本官兼鹽池都將。四年。東魏陷正平郡。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乃引軍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棄城走。慶之獨因鹽池。抗拒彊敵。時論稱其仁勇。六年。行河東郡事。九年。入爲丞相府右長史。兼給事黃門侍郎。除度支尚書。復行河東郡事。遷通直散騎常侍。南荊州刺史。加儀同三司。慶之位遇雖隆。而率性儉素。車馬衣服。亦不尚華侈。志量淹和。有儒者風度。特爲當時所重。又以其經明行脩。令與盧誕等教授諸王。廢帝二年。拜祕書監。尋卒於位。子加陵主寢上士。慶之族子昂。字進君。年數歲。便有成人志行。有善相人者。謂其父仲略曰。公家雖世載冠冕。然名德富貴。莫有及此兒者。仲略亦重昂志氣。深以爲然。年十八。侯景辟爲行臺郎中。加鎮遠將軍。景後來附。昂遂入朝。除丞相府行參軍。大統十四年。追論歸朝之勳。封襄城縣男。邑二百戶。轉丞相府田曹參軍。及尉遲迥伐蜀。昂招募從軍。蜀平。以功授輔國將軍。魏都督。迥仍表昂爲龍州長史。領龍安郡事。州帶山谷。舊俗生梗。昂威惠洽著。吏民畏而愛之。成都一方之會。風俗舛雜。迥以昂達於從政。復表昂行成都令。昂到縣。卽與諸生祭文翁學堂。因共歡宴。謂諸生曰。子孝臣忠。師嚴友信。立身之要。如斯而已。若不事斯語。何以成名。各宜自勉。克成令譽。昂言切理至。諸生等並深感悟。歸而告其父曰。辛君教誡如此。不可違之。於是井邑肅然。咸從其化。遷梓潼郡守。進位帥都督。加通直散騎常侍。六官建。入爲司隸上士。襲爵繁昌縣公。後仕周。

蘇亮字景順。武功人也。祖權。中書侍郎。玉門郡守。父祐。泰山郡守。亮少通敏。博學好屬文。善章奏。初舉秀才。至洛陽。遇河內常景。景深器之。退而謂人曰。秦中才學。可以抗山東者。將此人乎。齊王蕭寶夤引爲參軍。後寶夤開府。復爲其府主簿。從寶夤西征。轉記室參軍。寶夤遷大將軍。仍爲之掾。寶夤雅知重亮。凡有文檄謀議。皆委之。尋行武功郡事。甚著聲績。寶夤作亂。以亮爲黃門侍郎。亮善處人間。與物無忤。及寶夤敗。從之者遇禍。唯亮獲全。及長孫稚尒朱天光等西討。並以亮爲郎中。專典文翰。累遷鎮軍將軍。光祿大夫。散騎常侍。岐州大中正。賀拔岳爲關西大行臺。引亮爲左丞。典機密。孝武西遷。除吏部郎中。加衞將軍。右光祿大夫。大統二年。拜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文帝子宜都王式爲秦州刺史。以亮爲司馬。帝謂亮曰。黃門侍郎豈可爲秦州司馬。直以朕愛子出藩。故以心腹相委。勿爲恨。臨辭。賜以御馬。七年。復爲黃門侍郎。加驃騎將軍。八年。遷都官尚書。使持節。行北華州刺史。封臨涇縣子。邑三百戶。除中書監。令領著作。脩國史。亮有機辯。善談笑。有所籌議。率多會旨。記人之善。忘人之過。薦達後進。常如不及。故當世敬慕焉。十四年。除祕書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拜大行臺尚書。出爲岐州刺史。朝廷以其作牧本州。特給路車鼓吹。先還其宅。幷給騎士三千。列羽儀游鄉黨。經過故人。歡飲旬日。然後入州。世以爲榮。十七年。徵拜侍中。卒於位。贈本官。亮少與從弟綽俱知名。然綽文章少不逮亮。至於經書進趣。亮又減之。故世稱二蘇焉。亮自大統以來。無歲不轉官。一年或至三遷。僉曰才至。不怪其速也。所著文章數十篇。頗行於世。子師嗣。以亮名重於時。起家爲黃門侍郎。亮弟湛。讓。

湛字景儁。少有志行。與亮俱著名西土。年二十餘。舉秀才。除奉朝請。領侍御史。如員外散騎侍郎。蕭寶夤西征。以湛爲行臺郎中。深見委任。及寶夤將謀叛逆。湛時臥疾於家。寶夤乃令湛從母弟天水姜儉謂湛曰。吾不能坐受死亡。今便爲身計。不復作魏臣也。與卿死生榮辱。方當共之。故以相報。湛聞之。舉聲大哭。儉遽止之曰。何得便爾。湛曰。閤門百口。卽時屠滅。云何不哭。哭數十聲。徐謂儉曰。爲我白齊王。王本以窮而歸人。賴朝廷假王羽翼。遂得榮寵至此。既屬國步多虞。不能竭誠報德。豈可乘人閒隙。便有問鼎之心乎。今魏德既衰。天命未改。王之恩義。未洽於民。破亡之期。必不旋踵。蘇湛終不能以積世忠貞之基。一旦爲王族滅也。寶夤復令儉謂湛曰。此是救命之計。不得不爾。湛復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士。今但共長安博徒小兒輩爲此計。豈有辦哉。湛不忍見荊棘生王戶庭也。願賜骸骨還舊里。庶歸全地下。無愧先人。寶夤素重之。知必不爲己用。遂聽還武功。寶夤後果敗。孝莊帝卽位。徵拜尚書郎。帝嘗謂之曰。聞卿答蕭寶夤甚有美辭。可爲我說之也。湛頓首謝曰。臣自惟言辭不如伍被遠矣。然始終不易。竊謂過之。但臣與寶夤周旋契闊。言得盡心。而不能令其守節。此臣之罪也。孝莊大悅。加授散騎侍郎。尋遷中書侍郎。孝武初。以疾還鄉里。終於家。贈散騎常侍。鎮西將軍雍州刺史。

讓字景恕。幼聰敏好學。頗有人倫鑒識。初爲本州主簿。稍遷別駕。武都郡守。鎮遠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宇文泰爲丞相。引爲府屬。甚見親待。出爲衞軍將軍。南汾州刺史。治有善政。尋卒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涇州刺史。

柳虯字仲盤河東解人也五世祖恭仕後趙爲河東郡守後以秦趙喪亂率人南徙居汝潁間遂仕江表祖輯宋州別駕宋安郡守父僧習善隸書敏於當世與豫州刺史裴叔業據州來歸歷北地潁川二郡守揚州大中正虯年十三便專精好學時貴游子弟就學者並車服華盛唯虯不事容飾徧受五經略通大義兼涉子史雅愛屬文孝昌中揚州刺史李憲舉虯秀才兗州刺史馮儁引虯爲府主簿既而樊子鵠爲吏部尚書其兄義爲揚州刺史乃以虯爲揚州中從事加鎮遠將軍非其好也並棄官還洛陽屬天下喪亂乃退耕於陽城有終焉之志大統三年馮翊王元季海領軍獨孤信鎮洛陽時舊京荒廢人物罕存唯有虯在陽城裴諏在潁川信等乃俱徵之以虯爲行臺郎中諏爲北府屬並掌文翰時人爲之語曰北府裴諏南府柳虯時軍旅務殷虯勵精從事或通夜不寢季海常云柳郎中判事我不復重看四年入朝宇文泰欲官之虯辭母老乞侍醫藥許焉久之爲獨孤信開府從事中郎信出鎮隴右因爲秦州刺史以虯爲二府司馬雖處元僚不總府事唯在信左右談論而已因使見宇文泰被留爲丞相府記室追論歸朝功封美陽縣男虯以史官密書善惡未足懲勸乃上疏曰古者人君立官非但記事而已蓋所以爲鑒誡也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彰善癉惡以樹風聲故南史抗節表崔杼之罪董狐書法明趙盾之愆是知執筆於朝其來久矣而漢魏已還密爲記注徒聞後世無益當時非所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者也且著述之人密書其事縱能直筆人莫知之何止物生橫議亦自異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陳壽有求米之論著漢魏者非一氏造晉史者至數家後代紛紜莫之準的伏惟陛下則天稽古勞心庶政開誹

謗之論納忠讜之言諸史官記事者皆請當朝顯言其狀然後付之史閣庶令是非名著得失無隱使聞善者日脩有過者知懼事遂施行十四年除祕書丞領著作舊丞不參史事自虯爲丞始令監掌焉十六年遷中書侍郎脩起居注仍領丞事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虯又以爲時有古今非文有古今乃爲文質論文多不載廢帝初遷祕書監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虯脫略人間不事小節弊衣蔬食未嘗改操人或譏之虯曰衣不過適體食不過充飢孜孜營求徒勞思慮耳恭帝元年冬卒時年五十四贈兗州刺史謚曰孝有文章數十篇行於世子鴻漸嗣

呂思禮東平壽張人也性溫潤不雜交游年十四受學於徐遵明長於論難諸生爲之語曰講書論易其鋒難敵十九舉秀才對策高第除相州功曹參軍葛榮圍鄴思禮有守禦勳賜爵平陸縣伯除欒城令普泰中僕射司馬子如薦爲尚書二千石郎中尋以地寒被出兼國子博士乃求爲關西大行臺郎中與姚幼瑜茹文就俱入關爲行臺賀拔岳所重專掌機密甚得時譽岳爲侯莫陳悅所害趙貴等議遣赫連達迎宇文泰思禮預其謀及泰爲關西大都督以思禮爲府長史尋除行臺右丞以迎孝武功封汶陽縣子加冠軍將軍拜黃門侍郎文帝卽位領著作郎除安東將軍都官尚書兼七兵殿中二曹事從禽竇泰進爵爲侯大統四年以謗訕朝政賜死思禮好學有文才雖務兼軍國而手不釋卷晝理政事夜卽讀書令蒼頭執燭燼夜有數升沙苑之捷命爲露布食頃便成宇文泰嘆其工而且速所爲碑誄表頌並傳於世七年追贈車騎將軍定州刺史子亶嗣仕周時有博陵崔騰早有名譽歷職清顯爲丞相府長史亦以

投書謗議賜死.

西魏書卷二十二

毛泉趙王列傳十一

毛鴻賓。遐之弟也。大鼻眼。多鬚鬢。黑而且肥。狀貌頗異。氏羌見者皆畏之。加膂略騎射。俶儻不拘小節。昆季之中。尤輕財好施。遐雖云早立。而名出其下。及賊起鄉里。推爲盟主。常與遐一守一戰。後拜岐州刺史。散騎常侍。開國縣侯。遐笑謂鴻賓曰。擊賊之功。吾不居汝後。至於受賞。汝在吾前。當以德濟物。不及汝故。明帝以鴻賓兄弟所定處多。乃改北地郡爲北雍州。鴻賓爲刺史。詔曰。此以晝錦榮卿也。改三原縣爲建中郡。以旌其兄弟。後尒朱天光自關中還洛。夷夏心所忌者。皆將自隨。鴻賓亦領鄉中壯武二千人以從。洛中素聞其名。衣冠貧宂者。競與之交。尋拜西兗州刺史。羈寓倦游之輩。四座常滿。鴻賓資給衣食。與己悉同。私物不足。頗有公費。轉南青州刺史。未幾。徵還。爲有司所糾。鴻賓遂逃匿人間。月餘。特詔原之。及孝武帝與高歡有隙。令鴻賓鎮潼關。爲西道之寄。車駕西幸。糗糧乏絕。侍官三二日間。唯飲澗水。鴻賓奉獻酒食。迎於稠桑。文武從者。始解飢渴。帝把其手曰。寒松勁草。所望於卿也。事平之日。寧忘主人。仍留守潼關。後高歡來寇。見禽至幷州。憂恚卒。鴻賓弟鴻顯。位散騎常侍。封縣侯。遐乳母所產也。一字七寶。遐養之爲弟。因姓毛氏。勁悍多力。後隨諸兄戰鬬。多先鋒陷陣。大統四年。爲廣州刺史。與駱超鎮東陽。陷東魏卒。子野叉。

泉企字思道。洛豐陽人也。世雄商洛。自晉東度。常貢屬江東。曾祖景言。大延五年。率鄉里歸化。仍引王師平商洛。拜建節將軍。假宜陽郡守。世襲本縣令。封丹水侯。父安志。復爲建節將軍。宜陽郡守。領本縣令。降爵爲伯。企九歲喪父。哀毀類於成人。服闋襲爵。年十二。鄉人皇甫陳合等三百餘人詣州。請企爲縣令。州爲申上。時吏部尚書郭祚以企年少。請別選遣。終此一限。令企代之。宣武帝詔曰。企向成立。且爲本鄉所樂。何爲捨此世襲。更求一限。遂依所請。企雖童幼。而好學恬靜。百性安之。尋以母憂去職。縣中老父復表請。詔許之。起復本任。加討寇將軍。孝昌初。又加龍驤將軍。假節防洛州別將。尋除上洛郡守。及蕭寶夤反。遣其黨郭子恢襲據潼關。企率鄉兵三千人拒之。連戰數日。子弟死者二十許人。遂大破子恢。以功拜征虜將軍。寶夤又遣兵萬人趣青泥。圖取上洛。上洛豪族泉、杜二姓密應之。企與刺史董紹宗掩襲二姓。散走。寶夤亦退。遷左將軍。浙州刺史。別封涇陽縣伯。邑五百戶。永安中。梁將王元眞入寇荊州。加企持節都督。率衆援之。大破元眞於順陽。除撫軍將軍。使持節。假鎮南將軍。東雍州刺史。進爵爲侯。部民楊羊皮。太保椿之從弟。恃椿倚害百姓。淩侮守宰。皆畏不敢言。企收之。將加極法。於是楊氏慚懼。宗族詣闕請恩。自此豪右屏迹。無敢犯者。性又清約。纖毫不擾於民。在州五年。每於鄉里運米以自給。梁魏興郡與洛州接壤。表請內屬。詔企爲行臺尚書。以撫納之。大行臺賀拔岳、以企昔莅東雍。爲吏民所懷。乃表企復爲刺史。詔許之。蜀民張國雋聚黨剽劫。州郡不能制。企命收而戮之。闔境清肅。孝武初。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及高歡專政。帝有西顧之心。欲委企以山南之事。乃除洛州刺史。當州都督。未幾。帝西遷。高歡率

衆至潼關。企遣其子元禮督鄉里五千人北出大谷以禦之。歡不敢進。上洛人都督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軍。企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亡投東魏。錄前後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千戶。企志尚廉愼。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帝手詔不許。三年。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絕。城乃陷焉。企謂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及竇泰被擒。敖曹退走。遂執企而東。以窋爲刺史。企臨發。密誡二子元禮仲遵曰。吾生平志願。不過令長耳。幸逢聖運。位亞台司。今爵祿既隆。年齒又暮。前途夷險。抑亦可知。汝等志業方彊。堪立功效。且忠孝之道。不可兩全。宜各爲身計。勿相隨寇手。但得汝等致力本朝。吾無餘恨。不得以我在東。遂虧臣節也。爾其勉之。乃揮淚而決。聞者莫不憤歎。尋卒於鄴。

元禮少有志氣。好弓馬。頗攟草隸。有士君子之風。釋褐奉朝請。本州別駕。累遷員外散騎侍郎。洛州大中正。員外散騎常侍。安東將軍。持節都督。賜爵臨洮縣伯。進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及洛州陷。與企俱被執而東。元禮於路逃歸。時杜窋雖爲刺史。然巴人素輕杜而重泉。及元禮至。與仲遵相見。感父臨別之言。潛與豪右結託。信宿之間。遂率鄉人襲州城。斬窋。傳首長安。朝廷嘉之。拜衞將軍。車騎大將軍。世襲洛州刺史。從戰沙苑。爲流矢所中。遂卒。子貞嗣。官至儀同三司。

仲遵少謹實。涉獵經史。年十三。州辟主簿。十四。爲本縣令。及長有武藝。遭世離亂。每從父兄征討。以勇決聞。高敖曹攻洛州。企令仲遵率五百人出戰。時以衆寡不敵。乃退入城。復與企力戰拒守。矢盡以杖棒扞

之。遂爲流矢中目。不堪復戰。及城陷。士卒歎曰。若二郎不傷。豈至於此。企之東也。仲遵以被傷不行。後與元禮斬宿。以功封豐陽縣伯。邑五百戶。加授征東將軍豫州刺史。及元禮於沙苑戰沒。復以仲遵爲洛州刺史。頗得嘉譽。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成皋入附。宇文泰遣仲遵隨于謹攻柏谷塢。仲遵力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柏谷既拔。復會大軍戰於邙山。十三年王思政改鎮潁川。以仲遵行荊州刺史事。十五年。加授大都督。俄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仲禮未卽就擒。首尾受敵。此危道也。忠從之。仲遵以計由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從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本州大中正。復爲三荊、二廣、南雍、平信、江、隨二郢、浙等十三州諸軍事。行荊州刺史。尋遭母憂。請終喪制。不許。大將軍王雄南征上津。魏興。仲遵率所部兵從雄討平之。遂於上津置南洛州。以仲遵爲刺史。仲遵留情撫接。百姓安之。流民歸附者。相繼而至。初蠻帥杜清和自稱巴州刺史。以州入附。朝廷因其所據授之。仍隸東梁州都督。清和以仲遵善於撫御。請隸仲遵。朝議以山川非便。弗之許也。清和遂結安康酋帥黃衆寶等舉兵共圍東梁州。復遣王雄討平之。改巴州爲洵州。隸於仲遵。先是東梁州刺史劉孟良在職貪婪。民多背叛。仲遵以廉簡處之。羣蠻率服。仲遵雖出自巴夷。而有方雅之操。歷官之處。皆以清白見稱。朝廷又以其父臨危抗節。乃令襲爵上洛郡公。舊封聽回授一子。恭帝初。徵拜左衞將軍。尋出爲都督金興等六州諸軍事。金州刺史。後仕周。

趙善字僧慶。太傅楚國公貴之從祖兄也。祖國官。龍驤將軍。洛州刺史。父更安樂太守。善少好學。涉獵經史。美容儀。沈毅有遠量。永安初。尒朱天光爲肆州刺史。辟爲主簿。深器重之。天光討邢杲、及万俟醜奴。以善爲長史。軍中謀議。每參預之。天光爲關右行臺。表善爲行臺左丞。加都督。征虜將軍。普泰初。賞平關隴功。拜驃騎將軍。大行臺。散騎常侍。封山北縣伯。邑五百戶。俄除持節東雍州諸軍事。雍州刺史。天光東拒高歡。軍於寒陵。善又以長史從。及天光敗見殺。善請收葬其屍。歡義而許之。賀拔岳總關中兵。乃遣迎善。復以爲長史。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善共諸將翊戴宇文泰。仍從平悅。孝武西遷。除都官尚書。改封襄城縣伯。增邑五百戶。頃之爲北道行臺。與儀同李虎等討曹泥。克之。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兼侍中。監著作。領太子詹事。善性溫恭有器局。雖位居端右。而遜自謙退。其職務克舉。則曰某官之力。若有罪責。則曰善之咎也。時人稱其公輔之量。九年。從戰邙山。屬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後周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其子度絇。仕周。

王思政。太原祁人。漢司徒允之後也。自魏太尉凌誅後。冠冕遂絕。父祐。州主簿。思政容貌魁梧。有籌策。解褐員外散騎侍郎。屬万俟醜奴、宿勤明遠、等擾亂關右。北海王顥討之。聞思政壯健。啓與隨軍。所有謀議。並與參詳。時孝武在藩。素聞其名。乃引爲賓客。遇之甚厚。及登大位。委以心膂。預定策功。封祁縣侯。爲武衞將軍。俄而高歡潛有異圖。帝以思政可任大事。拜使持節。中軍大將軍。大都督。總宿衞兵。思政乃言於帝曰。洛陽四面受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且士馬精彊。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

駕西幸。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年脩復舊京。何慮不克。帝深然之。及歡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拜光祿卿。幷州刺史。加散騎常侍。大都督。大統之後。思政雖被任委。自以非相府之舊。每不自安。宇文泰曾在同州。與羣公宴集。出錦罽及雜綾絹數千段。令諸將撓蒲取之。物已盡。泰又解所服金帶。令諸人徧擲。曰。先得盧者。卽與之。羣公擲將徧。莫有得者。次至思政。乃斂容跪而誓曰。王思政羈旅歸朝。蒙宰相國士之遇。方願盡心效命。上報知己。若此誠有實。令宰相賜知者。願擲卽爲盧。若內懷不盡。神靈亦當明之。使不作也。便當殺身。以謝所奉。辭氣慷慨。一座盡驚。卽拔所佩刀。橫於膝上。攬撓蒲拊髀擲之。比泰止之。已擲爲盧矣。徐乃拜而受帶。自此朝寄更深。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橫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絕。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著破衣。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得免。有帳下督雷五安。於戰處哭求思政。會已蘇。遂相得。乃割衣裹創。扶思政上馬。夜久方得還軍。仍鎮宏農。除侍中。東道行臺。思政以玉壁地險要。請築城。卽自營度。移鎮之。遷汾晉幷三州諸軍事。幷州刺史。行臺如故。仍鎮玉壁。八年。東魏復來寇。卒不克。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宇文泰親接援之。乃驛召思政。將鎮成皋。未至而班師。復命思政鎮宏農。思政入宏農。令開城門。解衣而臥。慰勉將士。示不足畏。數日後。東魏將劉豐生率數千騎至城下。憚之不敢進。乃引軍還。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宏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十二年。加特進。兼尚書左僕射。行臺都督。荊州刺史。境內卑溼。城塹多壞。思政乃命都督蘭小歡。督

工匠繕脩之。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之。至旦。思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金送上。賜錢二十萬。思政之去玉壁也。命舉代人。愚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十三年。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荊州步騎萬餘。從魯關向陽翟。宇文泰聞思政已發。乃遣太尉李弼赴潁川。東魏將高岳等聞大兵至。收軍而遁。思政入守潁川。景引兵向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先是宇文泰遣帥都督賀蘭願德、助景扞禦。景既有異圖。因厚撫願德等。冀爲己用。思政知景詭詐。乃密追願德。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泰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回授思政。思政並讓不受。頻使敦喻。唯受河南諸軍事。十四年。拜大將軍。九月。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殺傷甚衆。岳又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攫。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據其兩土山。置樓堞以助防守。高澄更益兵。堰洧水以灌城。時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破灌已久。多亦崩頹。岳悉衆苦攻。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岳乃更脩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神。堰成。水大至。城中泉涌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內。令善射人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鉤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透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禽永珍。幷獲船中器械。思政謂永珍曰。僕之破亡。在於暴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幷收紹宗等尸。以禮埋瘞。岳既失紹

宗等志氣沮喪不敢逼城高澄聞之乃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知不濟率左右據土山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剄先是高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足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高澄遣其常侍趙彥深就土山遺以白羽扇而說之牽手以下引見澄辭氣慷慨涕淚交流無撓屈之容澄以其忠於所事起而禮之接遇甚厚其督將分禁諸州地牢數年盡死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雖外無救援卒無叛者思政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貲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雜樹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況大賊未平欲事產業豈所謂憂公忘私邪命左右拔而棄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及後齊以爲都官尚書初思政在荊州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並當衝要之地凡所舉薦咸得其才子康沈毅有度量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康弟揆先封中都縣侯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進爵爲公揆弟邗封西安縣侯邗弟恭忠誠縣伯恭弟幼顯親縣伯康姊封齊郡君康兄元遜亦陷於潁川封其子景晉陽縣侯康抗表固讓不許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皆配之廢帝二年隨尉遲迥征蜀鎮天水郡尋賜姓拓王氏爲鄜州刺史後仕周

論曰事君致身見危授命故或從容抗節或慷慨捐軀衡其氣量豈不偉哉然而勢窮力盡陷身異國君

子論其世。未嘗不悲其志焉。鴻賓諸人。乃心王室。不幸名位不終。朝廷亦不之罪。泉企思政子孫封爵。尤爲赫奕。含容惇大二十餘年。將帥效命。卒闢四方。有以也。

西魏書卷二十三

楊乙弗李蔣檀特趙陳高列傳十二

楊騰宏農人文帝之舅也父貴琅邪郡守封華陰男騰妹爲京兆王愉妃故騰得處貴游景明初襲爵後爲襄城太守甚有聲稱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出鎭河東薨贈司空雍州刺史謚曰貞襄子盛

乙弗紹河南洛陽人文帝皇后之兄也文帝卽位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中書監魏昌縣公又爲吏部尚書

李順興京兆杜陵人也年十餘乍智乍愚時莫識之其言未來事時有中者盛冬單布衣跣行冰上及入洗浴略不患寒家嘗爲齋方食器用不周順興言昆明池中有大荷葉可取盛餅食其所居去池十數里日不移影順興負荷葉而歸脚猶泥舉坐驚異後稍出城市常冠道士冠人有憶者不過數日輒至其家號爲李練好飲酒但不至醉貴賤竝敬之得人所施輒散乞貧人蕭寶夤反召順興問曰朕王可幾年對曰爲天子自有百年者十年者一年者百日者事由可知及寶夤敗裁百日也有侯終德者寶夤之黨寶夤敗後收集反者順興稱其必敗德乃棒殺順興置城隍中頃之起活如初後賀拔岳北征順興與魏收書卜爲毛鴻賓等九人姓名者悉得放還順興從後提一河東酒甌以繩繫之於城巷牽行俄而蒲坂降又無何至太傅梁覽家庭中臥以布衫倒覆身上後覽於趙青雀反通使東魏事泄被誅以衣倒覆果如

順興之形。宇文泰嘗至溫泉。順興求乞溫泉東閒驪山下二畝地。泰曰。李練用此何爲。對曰。有用。未幾。至溫湯遇患。卒於其地。初高歡與軍數十萬次沙苑。泰以地狹兵少。懼不敢敵。須臾。順興來。泰詢其策謀。更無餘語。直云黃狗逐黑狗。急走出筋斗。一個出筋斗。黃狗夾尾走。語訖便去。於是東軍旗幟服色尙黃。西兵用黑。泰悟其言。遂力戰。大破歡軍於沙苑。大統十三年。順興謂宇文泰曰。可於沙苑北作一老君象。面向北作笑狀。泰曰何爲。答曰。令笑破蠕蠕。時甚惑未解其意。及蠕蠕國滅。遂作順興象於老君側。或曰。漢築長城時。順興已爲北面軍主。或隱或見。愚聖莫之測云。長安志雲際山大定寺寺內有李順興先生古記。云順興初居長安大統鄉昆明池南居賢村。爲周太祖所重。令以所居村置寺。以居賢人名居賢寺。因名村爲居賢村。順興自魏武之始。隱居此山。念持金剛經。聚疊瓦塔。以記經數。南北三嶺。時稱爲中脘士嶺也。其地舊有寺。周武末寺廢。至大業中。乃以此地賜驃騎馬都尉吳國公尉遲安。爲柴莊。安嘗見一老人。素服。謂安曰。此古寺地。何不再葺之。安遂求置寺。因掘地得順興石像焉。又臨潼縣有李眞人廟。兩京道里記曰。眞人名順興。後魏時得道於此。津陽門詩注曰。順興後周時修道此山。神堯傳禪。眞人潛告符契。至今山下有祠宇。

蔣昇。字鳳起。楚國平河人也。少好天文玄象之學。宇文泰雅信待之。大統三年。東魏竇泰頓軍潼關。泰出師馬牧澤。時西南有黃紫氣抱日。從未至酉。泰謂昇曰。此何祥也。昇曰。西南未地。主土。土旺四季。秦分。今大軍既出。喜氣下臨。必有大慶。於是與泰戰禽之。自後遂降河東。尉宏農。破沙苑。由此愈被親禮。九年。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泰欲遣兵援之。昇曰。春王在東。熒惑又在井鬼分。行軍非便。泰不從。軍至芒山。不利而還。太師賀拔勝怒曰。蔣昇罪合萬死。泰曰。蔣昇固諫曰。師出不利。此敗也。孤自取之。恭帝元年。以前後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高城縣子。後除太中大夫。以年老請致事。詔許之。加定州刺史。卒於家。

檀特師者名惠豐身爲比邱不知何處人飲酒啖肉語默無常逆論來事後皆如言居於涼州宇文仲和爲刺史請之至州內歷觀廐庫乃云何意畜他官馬官物仲和怒不聽住涼州未幾仲和拒不受代朝廷令獨孤信禽之仲和身死資財沒官宇文泰遣書召之檀特發至岐州會高歡來寇玉壁檀特曰狗豈能至龍門也歡果不至龍門而還侯景未叛東魏之前忽捉一杖杖頭刻爲獼猴令其面常向西日夜弄之又索一角弓牽挽之俄而景啓降尋復背叛人皆以爲驗至大統十七年春初忽著一布帽宇文泰左右驚問之檀特曰汝亦著王亦著也至三月而帝崩復取一白絹帽著之左右復問之檀特云汝亦著王亦著也未幾丞相夫人薨後又著白絹帽左右復問之云汝亦著王亦著也尋而丞相第二兒武邑公薨其事驗多如此也俄而疾死宇文輔政喜崇信異術李順興蔣昇及惠豐言事尤奇中

武功縣孫道溫妻趙氏者安平人也万俟醜奴之反圍岐州久之無援趙乃謂城中婦女曰今州城方陷義在同憂遂相率負土晝夜培城城竟免賊大統六年贈夫岐州刺史贈趙安平縣君

河北孫神妻陳氏者河北郡人也神當遠戍主吏配在夏州意難其遠有孤兄子欲以自代陳曰爲國征戍道路遼遠何容身不肯行以孤姪自代天下物議誰其相許神感其言乃自行在戍未幾便喪櫬柩至陳望而哀慟一哭而卒文帝詔表其閭

永熙之季寰宇崩析人之捐親戚仗策以從王於艱阻其志亦難矣然以簡册所紀聲稱無聞猶不若衛士女婦之顯著者是可悲矣今錄其名位可考者列諸卷末

高慎字仲密勃海蓨人父翼孝昌末拜勃海太守慎頗涉文史與兄弟志尚不同偏爲父所愛歷位滄州刺史東南道行臺尚書光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時天下初定聽慎以本鄉部曲數千自隨爲政嚴酷又縱左右吏人苦之兄乾既死慎棄州將歸高歡武帝敕青州斷其歸路慎聞行至晉陽歡以爲大行臺左丞轉尚書常官無所迴避累遷御史中尉選用御史多其親戚鄉閭不稱朝望高澄奏令改選焉慎前妻吏部郎中崔暹妹爲慎棄暹時爲澄委任乃爲暹高嫁其妹禮夕親臨之慎後妻趙郡李徽伯女黠且慧兼善書記工騎乘慎之爲滄州甚重沙門顯公夜嘗語久不寢李氏患之構之於慎遂破拉殺澄聞其美挑之不從衣盡破裂李以告慎慎由是積憾且謂暹構己遂罕所糾劾多行縱捨歡嫌責之彌不自安出爲北豫州刺史遂據虎牢來降慎先入關芒山之敗慎妻子盡見擒高歡以其家勳啓慎一房配沒而已慎妻在逆口行中高澄盛服見之乃從焉帝以慎爲侍中司徒遷太尉鄭敬道父幼儒丞相高陽王雍女夫也位司州別駕有常官稱卒贈散騎常侍兗州刺史謚曰肅幼儒亡後妻淫蕩兇悖肆行無禮幼儒時望甚優其從兄伯猷每謂所親曰從弟人才足爲令德不幸得如此婦今死復重死可爲悲歎敬道位巴開新州刺史弟敬德竝仕關西子正則仕周

鹿悆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與沮渠氏庫部郎父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悆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

而至大梁。夜睡。從者上岸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悆覺。即停船至取禾處。以縑二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眞定公子直國中尉。恆勸以忠廉之節。常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琵琶。由此才高遠。絃響謳中華。又曰。撥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聞。悆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鎭梁州。州有兵糧。和糴者靡不潤屋。悆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御史中尉。悆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彧軍。時梁遣其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通彧。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悆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儁、胡龍牙、竝總強兵。內外嚴固。悆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悆曰。我爲臨淮王所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悆被執。語景儁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武帝追還。綜又遣心腹人梁話迎悆。密語意狀。令善酬答。引悆詣龍牙所。龍牙語悆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卿。又曰。安豐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悆曰。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當如卿言。復詣景儁住所。停悆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悆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野。君何不歸梁國。悆答曰。法僧莒僕之流。而梁納之。無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而尅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乃引入見景儁。景儁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者爲使。欲反命本

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悤強飲多食向敵數人徽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悤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來患動不獲相見悤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王范勖景僊司馬楊驃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悤陳士馬之盛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悤定陶縣子除員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自無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梁人詔悤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悤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勝等拒尒朱仲遠軍敗還京大統初除梁州刺史時滎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悤於關西

寇彌兼上谷人父臻宏農太守彌兼尚書郎爲城陽王徽所親待永安末徽避尒朱兆禍脫身南走歸命於彌兼不納遣人加害時論深責之後入關西

韋榮茂字子華京兆杜陵人父儁都水使者榮茂以幹局知名歷侍御史尚書考功郎中出爲征虜將軍東秦州刺史永熙末入關西弟子粲南汾州刺史

韋義遠父祉太府少卿永熙時義遠爲岐州刺史入關

韋彪父彧陰盤縣男彪襲爵歷本州治中轉別駕孝莊末藍田太守入關

杜景仲。京兆人。父容。東荊州刺史。以守岐州勳。封平陽伯。後又以勳賞安平縣伯。因以平陽伯轉授景仲。景仲後爲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入關西。

裴子袖。父聿。平秦郡太守。子袖入關西。

劉洪業。廣平易陽人。尚書郎。大統中。率衆攻善見邊境。時洪業父紹珍仕東魏。爲黎陽太守。遂伏法。

裴測。字伯源。河東聞喜人。父譚。肅宗時。遷輔國將軍。中散大夫。卒贈平南將軍。豫州刺史。測襲歷通直散騎侍郎。大統初入關。

席鸛。安定人也。父景通。鎮軍將軍。鸛永安末。尚書郎。入關。

李綱。隴西狄道人。父琰之。永熙初。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二年薨。綱與弟惠。竝從帝入關。綱宜州刺史。

鄭文寬。滎陽人。父儼。以見幸於靈太后。位通顯。死尒朱之亂。文寬後從孝武入關。

裴諏之。字士正。河東聞喜人。父佗。東荊州刺史。諏之早有才學。司徒記室參軍。大統中入關。

崔仲讓。鴻臚少卿。

楊瑄。字宣和。度支尚書。

柳仲禮。梁司州刺史。入關爲侍中。

喬勤。平原內史。從孝武入關。勤姓從橋。字文泰命橋去木。義取高遠也。

万俟洛干大統元年命爲司空七月遷司徒
越勒肱大統元年命爲司空
樊保周河東猗氏人孝武西遷與弟歡周舉義爲高歡所害大統中贈保周郢州刺史歡周儀同三司
秦翟上郡洛川人大統中鄜城郡守
郭崇太原介休人以舍人從孝武入關位侍中
鄭顯榮陽人蘭陵太守從孝武入關
劉孟良博陵望都人大司農從孝武入關官東梁州刺史
曹恪字祓樂沛國譙人譙郡太守大統十年卒年九十有七譙郡太守曹祓樂碑諱恪字祓樂沛國譙人也其先皇帝當高陽之世陸終之子曰安是爲曹

之後又封曹　於　漢室龍興曹參爲相魏武皇帝以英稟之上才　挺之睿哲　爲魏祖歷載爛長君卽其後
霖黃初三年立爲河東　食邑六千二百戶太和六年改封東海　嘉平元年薨謚曰炟　禮也子　嗣君卽
移逢茲不造　深思遠大慮後變起遂令夫人達攜二子長道眞　道英徵行避難私稱姓木以求万全
民　後魏太和三年旨復曹戊焉祖　孫也僞姚鄉郡太守雅望淵邃博愛文藝導庶齊禮善脩政化字　又協志尚
清靜好學經　矯然挺立不可以非義虧其性孝慈慈風稟天氣而自遠文流洞照之　事以發　於途致惟安
神泰養不嘉榮貴逢大武皇帝親總六戎討逆　薩永宗　吳寇幸大州下召卿僊導引前駈　護已從駕西行　平凶
醜隨赴北代遂充殿會土豪國有大議必使參焉　欲選緒請乞歸侍聖上加愍假安邑　積　稟質秀靈　懷廉雅之風
長攌獨善之策抱蘊慈於奇年立成名於冠歲太和之季馬圈殲覆孝文皇帝威　指麾　國誌兵法優長乃勇略奮

發遂提戈投墓先鋒擊賊前無橫陣搴旗斬馘皇上自臨　補千人軍將授綏遠將軍駕還宮開策勳　至　之初以　彌逆　皇帝臨軒宣敕褒賚賞帛及綵兩百餘段歌勞止之詩聽歸侍養使得盡歡膝下　其孝德光於事親忠　於　物穆門庭　際恂恂鄉黨之閒文麗雕篆學贍博通思入元　天　翰翔詩書之苑遊息禮樂之場若乃　主汎愛以親　里結諧密之懽朋故廣篤誠之信輕財若水重義如山一言可懷千金不愆景明中會安邑府君卒君居廬　禮　哀慟　中痛憂毀骨服勤雖閔餘痛在心每仰凱風以長慕逕寒泉而不息三年泣血　也五十猶慕　昌二　遭母憂君扣后土以窮號仰蒼天而自訴水漿不進口四晨哭泣不絕聲踰月喪過　哀有感行路毀　之至殆將及　柴泣血於　辰　慕於社日無以踰也去魏大統初君齒班踰矩旨授本土譙郡太守君妙　元　深入佛惠　超遙解脫之門放滇清曠之域君雖老而敬信愈篤年將暮而脩崇無怠於是　竭　資　身闡融教造浮圖一區　相　寮法華涅槃常奉讀誦恆持齋戒罔有勞倦方分彼景福貽我遠年之壽永究懸　之禮　太統十年秋忽　疢疾　世　芩汎汎之影已淪滔滔之波不住春秋九十有七終於臨民　質既　識悲豈　輟杵停歌云爾而已哉君有六子長迴歡次導歡次驃騎將右光祿都督漢陽太守又任虞州別駕長史　中　次夏縣功　賓　宣威將軍隴州治中司馬汧陽太守河北大郡主簿弼等天和五年十月卜措乎夏禹城之西　原之南君爰自　擴　姻　聞窀穸以涕零　臨穴而灑泣悲夫痛切也人孝至深　刊名而存　者子孫　墓之而已仰感音儀文寂　慮　至德以作頌鐫崇碑以銘烈其詞曰恢恢譙郡巍巍神區懷貢　人　建魏晉九服康衢黔　易代　謽宏濟六合繼響唐虞穆穆　茲嗣倚如惟　雅言滿州閭誠內外　踰　豈獨史魚　矜式　心　翔書苑文麗詞○案碑末缺四十餘字碑在今安邑縣東北境石碑莊

曹續生大統五年官威烈將軍富平令頻陽縣開國男續生有造象記在今富平縣

西魏書卷二十四

善見蕭詧載記一

善見。清河文宣王亶之世子也。永熙三年八月。拜開府儀同三司。孝武帝既入關。高歡乃與百僚會議。推善見爲主。時年十一。改元天平。十月。北遷都於鄴。令高歡留後部分。改司州爲洛州。以尚書令元弼爲儀同三司。洛州刺史。鎮洛陽。既至鄴。居北城。相州之廨。改相州刺史爲司州牧。魏郡太守爲魏尹。徙鄴舊人西徑百里。以居新遷人。分鄴置臨漳縣。以魏郡、林慮、廣平、陽邱、汲郡、黎陽、東濮陽、清河、廣宗等郡爲皇畿。初置四中郎將。礪石橋爲東。浦泉爲西。濟北爲南。洺水爲北。大統元年夏大旱。勒城門、殿門及省府寺署、坊門、澆人。不簡王公。無限日。得雨乃止。八月。發衆七萬六千人營新宮。十月。閶闔門災。龍見幷州人家井中。二年八月。幷肆涿建四州。霣霜大饑。三年秋。我師尅陝州。殺其刺史李徽伯。十月。高歡及我師戰於沙苑。歡大敗。行臺宮景壽、都督陽白駒、攻善見。洛州大行臺元季海、大都督獨孤信、逼洛州。刺史廣陽王湛棄城遁。季海信遂據金墉。四年春正月。有巨象自至碭郡陵中。南兗州獲送於鄴。丁卯大赦。改元元象。是夏。山東大水。蝦蟆鳴於樹。上五年。立高氏爲皇后。發畿內十萬人城鄴。四十日罷。以新宮成。大赦改元。興和六年。行臺宮延和、陝州刺史宮元慶叛降善見。九年。又大赦。改元武定。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虎牢來降。高歡及我戰於邙山。十三年。高歡死。善見爲舉哀於東堂。服綢衰。司徒侯景來降。求救。遣李弼、王思政

赴之。思政等入據潁川。景乃出走豫州。十五年。立子長仁爲太子。踰年。遜位於齊。封爲中山王。十七年冬殂。時年二十八。謚曰孝靜。葬於鄴西漳北。其後發其陵。投骨於漳水中。善見好文。美容儀。力能挾石師子以踰牆。射無不中。嘉辰宴會。多命羣臣賦詩。從容沈雅。有孝文風。勃海王高澄嗣事。甚忌焉。以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爲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澄與季舒書曰。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善見嘗與獵於鄴東。馳逐如飛。監衞都督烏那羅受工伐。從後呼善見曰。天子莫走馬。大將軍怒。澄常侍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酒。善見不悅曰。自古無不亡之國。朕亦何用此活。澄怒曰。朕朕狗腳朕。澄使季舒毆善見三拳。奮衣而出。明日。澄使季舒勞善見。善見亦謝焉。賜絹。季舒未敢受。以啟澄。澄使取一段。善見束百匹以與之。曰。亦一段爾。善見不堪憂辱。詠謝靈運詩曰。韓亡子房奮。秦帝魯連恥。本自江海人。忠義動君子。常侍侍講荀濟知善見意。乃與華山王大器、元瑾、密謀。於宮中僞爲山。而作地道向北城。至千秋門。門者覺地下響動。以告澄。澄勒兵入宮曰。陛下何意反耶。臣父子功存社稷。何負陛下耶。及將殺諸妃嬪。善見正色曰。王自欲反。何關於我。我尚不惜身。何況妃嬪。澄下牀叩頭。大啼謝罪。於是酣飲。夜久乃出。居三日。幽善見於含章堂。大器瑾等皆見烹於市。及將禪位於高洋。襄城王昶及司徒潘相樂侍中張亮、黃門侍郎趙彥深等。求入奏事。昶曰。五行遞運。有始有終。齊聖德欽明。萬姓歸仰。臣等昧死聞奏。願陛下則堯禪舜。善見便斂容答曰。此事推挹已久。謹當遜避。又云。若爾。須作詔書。侍郎崔劼裴讓之奏云。詔已作訖。卽付楊愔進於帝。凡十條。書訖。曰。將安朕何所。復若爲而去。楊愔對曰。在北城別有館宇。還備

法駕依常仗衞而去。善見乃下御座。步就東廊口。詠范蔚宗後漢書贊云。獻生不辰。身播國屯。終我四百。永作虜賓。所司奏請發。善見曰。古人念遺簪弊履。欲與六宮別可乎。高隆之曰。今天下猶陛下之天下也。況在後宮。乃與妃嬪以下決。莫不欷歔掩涕。嬪趙國李氏誦陳思王詩云。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皇后已下皆哭。直長趙德以故犢車一乘。候於東上閤。善見上車。德超上車持之。善見肘之曰。朕畏天順人。授位相國。何物奴敢逼人。趙德尙不下。及出雲龍門。士公百僚。衣冠拜辭。善見曰。今日不減常道鄉公、漢獻帝。衆皆悲愴。高隆之灑泣。遂入北城。下司馬子如南宅。及高洋行幸。常以善見自隨。后封太原公主。嘗爲善見嘗食。以護視焉。竟遇酖而殂。

蕭詧字理孫。蘭陵人也。梁武帝之孫。昭明太子統之第三子。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特爲梁武帝所嘉賞。梁普通六年。封曲江縣公。中大通三年。進封岳陽郡王。歷官宣惠將軍。知石頭戍事。琅邪彭城二郡太守。東揚州刺史。初昭明卒。梁武帝舍詧兄弟立簡文。內常愧之。故寵亞諸子。以會稽人物殷阜。一都之會。故有此授。以慰其心。詧既以其昆弟不得爲嗣。常懷不平。又以梁武帝衰老。朝多秕政。有敗亡之漸。遂蓄聚貨財。交通賓客。招募輕俠。折節下之。其勇敢者。多歸附左右。遂至數千人。皆厚加資給。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東益南北秦五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西中郎將、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詧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武帝創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克己勵節。樹恩於百姓。務修刑政。志存綏養。乃下教曰。昔之善爲政者。不獨師所見。藉聽衆賢。則所聞自遠。資鑒外物。故在矚致

明。是以龐參鄒民。蓋訪言於高逸。馬援居政。每責成於掾史。王沈爰加厚賞。呂虔功有所由。故能顯美政於當年。流芳塵於後代。吾以陋識。來牧盛藩。每慮德不被民。政道或紊。中宵拊枕。對案忘飢。思納良謨。以匡弗逮。雍州部內。有不便於民。不利於政。長吏貪殘。戍將懦弱。關市恣其裒刻。豪猾多所苞藏。竝密以名聞。當加釐正。若刺史治道之要。弛張未允。循酷乖理。任用違才。或愛狎邪佞。或斥廢忠謇。彌思啟告。用祛未悟。鹽梅舟楫。允屬良規。苦口惡石。想勿余隱。幷廣示鄉閭。知其款意。於是境內稱治。太清二年。梁武帝以詧兄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徙湘州刺史張纘、爲雍州以代詧。纘恃其才望。志氣矜驕。輕譽少年。州府迎候有闕。譽深銜之。及至鎮。遂託疾不與纘相見。後聞侯景作亂。頗陵蹙纘。纘懼爲所擒。乃輕舟夜遁。將之雍部。復慮詧拒之。梁元帝時鎮江陵。與纘有舊。纘將因之以斃詧兄弟。會梁元帝與譽及信州刺史桂陽王慥各率所領入援金陵。慥下峽至江津。譽次江口。梁元帝屆郢州之武成。屬侯景已請和。梁武帝詔罷援軍。譽自江口將旋湘鎮。慥欲待梁元帝至。謁督府方還州。纘時在江陵。乃貽梁元帝書曰。河東載櫓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江陵遊軍主朱榮又遣使報云。桂陽住此。欲應譽詧。梁元帝信之。乃鑿船沈米。斬纜而歸。至江陵。收慥殺之。令其子方等、王僧辯等、相繼攻譽於湘州。譽又告急於詧。詧聞之大怒。初梁元帝將援建業。令所督諸州。竝發兵赴國難。詧遣府司馬劉方貴領兵、爲前軍出漢口。及將發。元帝又使諮議參軍劉毅、喻詧令自行。詧辭頗不順。元帝又怒。而方貴先與詧不協、潛與元帝相知。剋期襲詧。未及發。會詧以他事召方貴。方貴疑謀泄。遂據樊城拒命。詧遣使魏益德、杜岸等、衆軍攻之。方貴窘

急。令其子遷超乞師於江陵。元帝乃厚資遣纘。若將述職。而密援方貴。纘次大隄。樊城已陷。詧擒方貴兄弟及黨與。竝斬之。纘因進至州。詧遷延不受代。乃以西域居之。待之以禮。軍民之政。猶歸於詧。詧以構其兄弟。事始於纘。將密圖之。纘懼。請元帝召之。元帝乃徵纘於詧。詧留不遣。杜岸兄弟紿纘曰。民觀岳陽殿下。勢不仰容。不如且往西山。以避此禍。使君既得物情。遠近必當歸集。以此義舉。事無不濟。纘深以爲然。因與岸等結盟誓。纘又要雍州人席引等。於西山聚衆。纘乃服婦人衣。乘青布輿。與親信十餘人出奔。引等與杜岸馳告詧。詧令中兵參軍尹正共岸等率兵追討。竝擒之。纘懼不免。因請爲沙門。詧時以譽危急。乃留諮議參軍蔡大寶守襄陽。率衆二萬。騎千匹。伐江陵以救之。於時江陵立柵。周遶郭邑。而北面未就。詧因攻之。元帝大懼。乃遣參軍庾奐謂詧曰。正德肆亂。天下崩離。汝復效尤。將欲何謂。吾蒙先帝愛顧。以汝兄弟見屬。今以姪伐叔。逆順安在。詧謂奐曰。家兄無罪。累被攻圍。同氣之情。豈可坐觀成敗。七父若顧先恩。豈應若是。如能退兵湘水。吾便旋旆襄陽。詧既攻柵不尅。退而築城。又盡銳攻之。會大雨暴至。平地水四尺。詧軍中霑漬。衆頗離心。其將杜岸、岸弟幼安、及其兄子龜懼。詧不振。以其屬降於江陵。詧衆大駭。其夜遁歸襄陽。器械輜重。多沒於漵水。初詧囚張纘於軍。至是先殺纘而後退焉。杜岸之降也。請以五百騎襲襄陽。去城三十里。城中覺之。蔡大寶乃輔詧母保林襲氏登陴。閉門拒戰。會詧夜至。襲氏不知其敗。謂爲賊也。至曉見詧。乃納之。岸等以詧至。遂奔其兄獻於廣平。詧遣將尹正辞暉等攻拔之。獲獻岸等。幷其母妻子女。竝於襄陽北門殺之。盡誅諸杜宗族親者。其幼稚疎屬下蠶室。又發掘其墳墓。燒其骸骨。灰

而揚之。詧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大統十五年。乃遣使稱藩。請爲附庸。帝令丞相府東閤祭酒榮權使焉。詧大悅。是歲梁元帝令柳中禮、率衆進圖襄陽。詧懼。乃遣其妻王氏、及世子嶚爲質以請救。帝又令榮權報命。仍遣開府楊忠率兵援之。十六年。楊忠擒仲禮。平漢東。詧乃獲安。時朝議欲令詧發喪嗣位。詧以未有璽命。辭不敢當。榮權時在詧所。乃馳還具言其狀。帝遂令假散騎常侍鄭穆、及榮權、持節策命詧爲梁王。詧乃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十七年。詧留蔡大寶居守。乃自襄陽來朝。宇文泰謂詧曰。王之來此。頗由榮權。王欲見之乎。詧曰。幸甚。泰乃召榮權與詧相見。仍謂之曰。榮權吉士也。寡人與之從事。未嘗見其失信。詧曰。榮常侍通二國之言。無私。故詧今者得歸誠魏闕。斗恭帝元年。杜國于謹伐江陵。詧以兵會之。及江陵平。立詧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其襄陽所統。盡歸於我。詧乃稱皇帝於其國。年號大定。追尊其父統爲昭明皇帝。廟號高宗。統妃蔡氏爲昭德皇后。又尊其所生母龔氏爲皇太后。立妻王氏爲皇后。子歸爲皇太子。其處賞刑威。官方制度。並同王者。唯上疏則稱臣。奉朝廷正朔。至於爵命其下。亦依梁氏之舊。其戎章勳級。則又兼用柱國等官。又追贈叔父劭陵王綸太宰。謚曰壯武。贈兄河東王譽丞相。謚曰武桓。帝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西城。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內實兼防詧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匡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詧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將軍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郡。五年。王琳又遣其將害又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

是歲其太子歸來朝京師。詧之六年夏。震其前殿。崩壓殺二百餘人。初江陵平。詧將尹德毅說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夷。俘囚士庶。竝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茲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其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銳。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故事。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鹹逋醜。俾無遺噍。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材銓授。既荷更生之惠。孰不忻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王僧辯之徒。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陛下恢宏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未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祁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闔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乃追悔曰。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至於是。又見邑居殘毀。干戈日用。恥其威略不振。常懷憂憤。乃著愍時賦以見意。其詞曰。嗟余命之舛薄。實賦運之逢屯。既殷憂而彌歲。復坎壈以相鄰。晝營營而至晚。夜耿耿而通晨。望否極而云泰。何杳杳而無津。悲晉鼐之遷趙。痛漢鼎之移新。無田范之明略。愧夷齊之得仁。遂胡顏而苟免。謂小屈而或申。豈妖沴之無已。何國步之長淪。恨少生而輕弱。本無志於爪牙。謝兩章之雄勇。恧二東之英華。豈三石於杜鄴。異五馬於琅邪。直受性而好善。類蓬生之

在麻冀無咎而霑慶將保靜而蠲邪何昊穹之弗惠值上帝之紆奢神州鞠爲茂草赤縣遶於長蛇徒仰天而太息空撫衿而吝嗟惟古人之有懷尚或感於知己況託夢於霄極寵渥流於無已或小善而必褒時片言而見美昔待罪於禹川歷三考而無紀獲免戾於明時遂超隆於宗子始解印於稽山卽驅傳於湘水彼南陽之舊國實天漢之嘉祉既川岳之形勝復龍躍之基趾此首實之謬及謂維城之足恃值諸侯之攜貳遂留滯於樊川等句踐之絕望同重耳之終焉望南枝而灑泣或東顧而潺湲歸歟之情何極首邱之思邈然忽值魏師入討於彼南荊既車徒之艴赫遂一鼓而陵城同寤生之舍許等小白之全邢伊社稷之不泯實有感於恩靈矧吾人之固陋迴飄薄於流萍或沈滯於茲土復期月而無成昔方千而幾甸今七里而盤縈寡田邑而可賦闕邱井而求兵無河內之資待同滎陽之未平夜騷騷而擊柝晝孑孑而揚旌烽淩雲而迴照馬伏櫪而悲鳴既有懷於斯日亦焉得而云寧彼雲夢之舊都乃標奇於昔者驗往記而瞻今何名高而實寡寂寥井邑荒涼原野徒揄揚於宋玉空稱嗟於司馬南方卑而歎屈長沙溼而悲賈余家國之一匡庶與周而祀夏忽縈憂而北屈豈年華之天假加以狗盜鼠竊蜂蠆狐狸羣圍隸而爲寇聚臧獲而成師窺覦津渚跋扈江眉屢征肇於殷歲頻戰起於軒時有扈與於夏典採芑著於周時方叔振於蠻貊伯禽捷於淮夷在逋穢其能幾會斬馘而搴旗彼積惡之必稔豈天靈之我欺交川路之云擁理惆悵而未怡謚在位八載年四十四周保定二年二月薨其羣臣等葬之於平陵謚曰宣皇帝廟號中宗太子嗣嗣位謚少有大志不拘小節雖多猜忌而知人善任使撫將士有恩能得其死力性

不飲酒。安於儉素。事其母以孝聞。又不好聲色。尤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著。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方便以避之。其在東揚州。頗放誕。省覽簿領。好爲戲弄之言。以此獲譏於世。及在江陵。有何山者善射。人莫能及。有烏巢庭樹。詧惡之。謂山曰。射中賜一車穀。其雛竝在一枝。山曰。脫一箭兩中。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爲送。詧許之。於是射中其二項。詧甚欣悅。卽令載穀送之。其曠略如此。篤好文義。所著文集十五卷。內典華嚴、般若、法華、金光明、義疏四十六卷。竝行於世。詧疆土旣狹。居常怏怏。每誦老馬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未嘗不盱衡扼腕。歎咤者久之。遂以憂憤發背而殂。論曰。親戚所以爲藩屏也。古未有支姓凋殘。而國能久立者矣。善見利孝武之出踐極稱尊。未幾狗腳癡人。至不能長保身命。蕭詧援敵國以賊宗親。稱快一時。懷憂畢世。讀愍時賦。攬其詞旨。良可哀悼。然原其初志。不已愚乎。

西魏書附錄

與趙雲松書

承教西魏書挂漏一則。若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元廓三人。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等。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遵等。案育贊二人。已載宗室傳。惟贊誤作替。元廓卽恭帝也。至斷代爲書。列傳自有限斷。嘗怪漢之陶謙、臧洪、荀彧、公孫瓚、董卓、二袁諸人。皆未臣魏。陳壽載之國志。殊失史裁。范蔚宗悉收入後漢書是也。然黃初諸臣。曾仕建安者甚多。使俱入漢書。則無此義例矣。作書之初。搜羅周隋兩朝之曾仕西魏者。凡三百餘人。周書列傳中。非西魏臣者。十無一二。勢難廢周書而改爲西魏。故拙撰列傳。以宇文受禪爲斷。其下仕周隋者。卽不立專傳。雖尉遲迥、獨孤信輩。功業燦然。亦從刪削。然封爵表載其爵秩。大事異域載其勳略。柱國大將軍之制。載於百官考。似可與列傳互爲補苴。不致闕漏矣。此區區作書之旨。不識以爲然否。大抵吾輩著書。得失必各參半。蓋一人識見既單。且精力有限。顧此失彼之處。誠所不免。不得良友補正之。則疑誤終無從改訂矣。昔子建歎敬禮之達言。吳縝糾歐陽之新著。先賢風尙。竊希慕之。尙祈不惜教言。俾得遵以刊改。尤荷高誼。無既。近今著作。如已脫稿。亦希寄示。以供校字之役。或可進一得之愚也。春寒初解。諸惟愼護。不宣。啓昆頓首。

附趙雲松觀察西魏書書後

魏自胡太后臨朝。孝明帝崩後。爾朱榮起兵。沈太后少主於河。立長樂王子攸。是爲孝莊帝。帝以榮肆橫。手殺之。爾朱兆等稱兵害帝。立長廣王弈。又以弈詔禪位於廣陵王恭。是爲節閔帝。（魏書謂前廢帝。）高歡起兵討爾朱氏。廢節閔而立平陽王脩。是爲孝武帝。未幾。帝與歡不協。乃西遷關中。依宇文泰。歡立清河王亶子善見爲帝。是爲東魏。而孝武爲西魏。案歡廢節閔時。會朝臣議。僉謂孝文不可無後。故立孝武。天下共以爲主。已三年。始西遷。是魏統自應屬孝武。孝武崩。文帝立。文帝崩。廢帝恭帝繼之。皆魏之正統也。魏收在北齊脩魏書。欲以齊繼魏爲正統。故自孝武後。即以東魏孝靜帝繼之。而孝武後諸帝不復作紀。此收之私見也。魏澹作魏書。以西魏爲正統。自是正論。惜其書不傳。故西魏文帝等紀年紀事。轉見於周文帝（即宇文泰）紀內。幸北史增文帝諸紀。名分始正。而魏書究不得爲完書。近日謝蘊山藩伯。另撰西魏書。以次於魏書之後。誠得史裁之正也。其采掇亦甚詳。可稱良史。惟列傳尚有遺漏。如宗室內少元育、元贊、元廓、八柱國內少李弼、獨孤信、趙貴、侯莫陳崇、十二大將軍內少侯莫陳順、宇文邕、達奚武、李遠、豆盧寧、宇文貴、楊忠、王雄、案柱國本爾朱榮官號。榮敗後。此官遂廢。魏文帝以宇文泰功大。始命爲之。其後功參佐命。望實俱重者。亦居此職。自大統十六年以前。任者凡八人。泰統百揆。元欣皇族。其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分掌禁旅。出則征伐。是諸臣乃大統十六年以前功臣。雖皆宇文泰擢用。然是時魏祚未移。泰亦尚爲魏臣。諸人方與泰比肩事魏。則皆西魏臣也。豈得無傳。又蘇綽在魏。仿周禮

定官制。與盧辨同事今綽有傳而辨無傳。亦屬挂漏。曾囑補之。未知增入否。

復趙雲崧書

拙著屢承指正。足徵知愛良深。惟鄙見有與尊意不盡合者。敢布陳之。來書云。陳壽作三國志。時後漢未有正史。故列漢臣於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後漢書。案陳壽晉人也。漢劉珍之東觀記。吳謝承之後漢書。皆在晉前。勒成漢史。且後漢著述。晉代尚有六家。唐宋俱存。非創始范氏也。來書云。荀彧參曹操軍。始終爲其謀主。佐成大業。則聽其傳於魏志可矣。而范蔚宗入於漢臣內。此於限斷之中。寓變通之法。案文若始則見漢室崩亂。申其匡振之義。繼則阻魏公九錫。勉以忠貞之節。遂至見忌阿瞞。壽春仰藥。彧卒而操始稱公。乃知彧之爲操謀者。皆爲漢謀也。終始漢臣。捐軀明志。漢書立傳。義固當然。蓋人心天理之公。非遷就節取之謂也。來書云。李弼、侯莫陳順、當周閔帝受禪之年卽卒。趙貴、獨孤信、幷以謀殺宇文護被害。不得盡指爲周臣。不爲立傳。案弼順以垂死之歲。貪佐命之勳。使因其早沒。恕彼二臣。則錢謙益、龔鼎孳輩、卒於順治之初。將登諸故明之史矣。至貴信謀殺權凶。義匡周室。此字文之忠臣。於魏何與乎。來書云。唐臣趙光允、王處直二人。歷任朱梁、後唐。而新唐書仍爲立傳。案光允父隱。處直兄處存。唐書本有專傳。光允、處直、不過憑藉餘光。附見父兄傳末。目並無名。非爲彼立傳也。且以彼二人官知制誥。爵晉郡王。代受唐恩。而屈膝篡賊。恥孰甚焉。薛史所載。於義爲允矣。來書云。隋裴矩入唐爲民部尚書。唐修隋書。特爲立傳。後宋祁又爲立傳於唐書。案唐初五史。並修陳隋舊族。布在朝廷。撰錄諸臣。遂多枉曲。姚察隋祕

書丞也。以其子思廉之故。復入陳書。裴矩唐民部尚書也。以其子宣機之故。仍列隋傳。夫舊國新朝。義無兩可。察矩諸人。生則託名堂皐之囚。死則高抗首陽之節。既保富貴於一身。更盜清忠於汗史。使貞觀當日。窮其欺罔之私。治以舞文之罪。恐思廉魏孔。難邀寬典矣。宋氏載裴矩於唐書。所以糾正之也。來書云。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入於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沒於周。入於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另立雜傳以處之。案張馮頑鈍寡廉。行同狗彘。居正安置二人。最合史法。猶之文姬失節。晚嫁董夫。范書列女。只標董祀之妻。不聞更稱衞婦也。歐陽雜傳之立。則謂其不能定爲何代之臣。亦若北里平康。不能定爲誰妻誰妾矣。深惡痛絕。於斯爲甚。至於史册義法。書人記事。各有攸宜。有詳略之方。有互見之例。當合紀表志傳而統論之。不可沾沾僅求之列傳也。來書所云。趙貴諸臣功績。拙著業已載之大事異域兩表。並散見各傳。似亦不爲挂漏。又豈在專傳之有無乎。凡此皆僕平日尚論之私。輒敢質之左右。恃在同心。略無隱飾。伏惟垂詧。不宣。啓昆頓首。

附趙雲松觀察書

承示西魏書斷自宇文受禪。而以冀所指八柱國十二大將軍。有不能盡入西魏者。具見斟酌苦心。冀深愧考核未精。妄參末議矣。漢以後數朝。皆以禪代爲革命。其臣多歷仕前後兩朝者。故作史必先立限斷。晉武時。議立晉書限斷。荀勗欲以魏正始爲斷。王瓚欲以嘉平爲斷。賈謐欲以泰始爲斷。後因張華言。宜用正始。其議遂定。徐爰宋書。舊本有晉末諸臣、及叛賊、幷劉毅等。與宋武同起義者。沈約修宋

書。以桓玄、焦縱、盧循、身爲晉叛賊。無關後代。吳隱、郗僧施、義止前朝。不宜入宋、劉毅、何無忌、諸葛長民。魏詠之、擅憑之志在匡晉。亦非宋臣。遂一概刪卻。此皆古人先立限斷之法。先生西魏書。以宇文受禪爲斷。可謂扼要矣。然亦有未可盡拘者。陳壽魏志。列入漢末諸臣董卓、陶謙、呂布、二袁、劉表等。誠有如先生所云。殊失史裁。然壽作三國志時。後漢尚未有正史。而諸臣事多與曹操相涉。不立傳則記載不明。故仿史記項羽陳涉之例。遂列漢臣於魏志。及范蔚宗出。悉收入後漢書。而後漢魏兩朝人物。燦若列眉。先生西魏書列斛斯椿、賈顯度、賀拔勝等傳。正用范書例也。而范書中有荀彧一傳。彧出仕卽參曹操軍。始終爲其謀主。佐成大業。則聽其傳於魏志可矣。而蔚宗以其心存漢朝。阻魏九錫。特入於漢臣內。此又作史者於限斷之中。寓變通之法。今西魏八柱國十二大將軍。雖多宇文泰擢用。其後又多仕於周者。然其先則與泰同官魏朝。且泰於魏文帝尚不失臣節。出師則奉魏帝以行。所仿周禮六官。亦必奏而後著爲令。非如操之目無漢獻也。則與泰同立功於魏者。尚皆魏臣。況李弼、侯莫陳順、當周閔帝受禪之年卽卒。趙貴、獨孤信、幷以謀殺宇文護而被害。似不得盡指爲周臣。而西魏書不立傳也。如以仕周者不終於魏。則有新唐書趙光允王處直之例在。二人皆唐臣。後歷仕朱梁後唐。而新唐書仍爲立傳。光允則敍其歷官知制誥而止。處直則敍其封太原郡王而止。以此官猶是唐所授。以後則不復敍也。否則有隋唐二書各傳裴矩之例在。矩入唐爲民部尚書。唐人脩隋書。以其在隋朝事蹟最多。特爲立傳。後宋祁以其說曹旦、舉山東之地歸唐。又爲立傳於唐書。是一人兩傳。古亦有此例。西魏

達奚武入周。有迎齊司馬消難。拒斛律敦等功。而其先戰沙苑。戰河橋。斬齊將高敖曹。敗梁將蕭循。皆魏朝事也。豆盧寧入周。有討稽胡、劉桑德等功。而其先從擒竇泰。復宏農。破沙苑。平梁企定。討乙鐵忽。皆魏朝事也。楊忠入周。有晉陽破齊等功。而其先從平潼關。破回洛城。斬齊將辛纂。擒梁將柳仲禮。皆魏朝事也。宇文貴入周。但有討吐谷渾之功。而其先從爾朱榮擒葛榮。平邢杲。拒元顥。則尚在孝武以前。及從孝武入關。援賀若統。敗堯雄。走任祥。降是云寶。亦皆魏朝事。魏文帝以金巵置侯上。射中者賜之。貴一發而中。帝卽賜貴。且獎諭之。則更爲魏帝所寵任者。竊意此諸人。仍應補傳於西魏。但敍其在魏立功之處。而入周後事蹟。周書本有傳。固不妨並存。似與隋唐二書傳裴矩、趙光允、王處直之例相合。不必以其曾仕周。遂不入魏書也。前後五代之人。多歷仕數朝。最難位置。如後五代時張全義附梁最密。而薛居正以其再仕後唐。則入於唐臣傳。馮道歷仕數朝。居正以其沒於周。亦入於周臣傳。終覺未妥。故歐陽修另立雜傳以處之。今以仕周者。遂不入於魏書。意雖嚴而事究未備也。且前代各史。凡手創帝業。身未爲帝。至其子孫始禪代者。皆聽其入新朝紀內。不復立傳於前朝。如後漢書不立曹操傳。魏志不立司馬懿父子傳。後魏書不立高歡傳是也。今西魏書以宇文泰爲西魏功臣之首。特爲立傳。此與後周書立楊忠傳。同一卓識。泰既立傳於西魏。而與泰同仕魏朝。同受魏封之人。反以其仕周而遺之。轉不免留全書之缺矣。承諭著書必資朋友訂正。此誠大人先生虛懷集益之雅量。故敢再進瞽說。以就正有道焉。趙翼頓首。

跋

南康謝蘊山先生撰西魏書二十四卷。凡紀一。表三。考四。傳十二。載記一。既成以示廷堪。命爲後序。廷堪受而讀之。終篇。乃作序曰。夫班馬以降。紀載迭興。自宋逮元。史法漸失。主文辭者。其弊或至於空疎。寄褒貶者。厥咎遂鄰於僭妄。雖家自謂繼龍門之軌。人自謂續麟經之筆。然求諸體例。尋其端委。罕有當焉。先生以金匱之才。歷石渠之選。網羅放失於千數百載以上。編次事實於二十餘年之中。有休文伯起之明備。無子京永叔之簡陋。卷帙不廣。條目悉具。編年紀月。以經之。旁行斜上。以緯之。詳於因革損益。著其興衰治亂。洵足以存南董之權度。爲東觀之規矩者矣。約舉大綱。其善有六。載繹微旨。可得言焉。夫承祚以武王作紀。而孝獻孱主。范史自升之房喬。以文帝繫年。而高貴沖人。陳志自進之良。以帝系所關。義無漏略。未聞拓跋末造。附載於宇文。水運季朝。借垂於木德。而長安四主。竟乏專書。豈因有延壽總錄之北朝。遂可置佛助就刪之西國乎。是曰補闕。其善一也。寶符已禪於延康。志士猶尊章武。神器久移於天祐。後人尚右昇元。何者。聊紹劉宗。暫延唐祚。況夫出帝儼存。清河遽立。永熙未改。天平遂元。然則抑彼鄴下。扶茲關中。齊寶炬於天王。廁善見於列國。方之蕭常謝陛之表章西蜀。陸游馬令之纂輯南唐。孰短孰長。必能辨之。是曰存統。其善二也。至於仲達子上。篇不見於當塗。獻武文襄。傳不列於元魏。功業雖著。人臣以終。圖籙詎膺。帝制乃僭。按其時世。固有依違。揆諸史裁。寧云允協。於是除太祖之追美。大書黑獺。削唐紀之溢稱。直登李虎。發古人未發之公。抉前史未抉之隱。是曰正名。其善三也。若乃卿士之設。悉倣周官。詔

令所頒。咸規大誥。始祖配帝。聿崇郊祀之儀。屬國來王。爰修聘覲之典。或同時所未遑。或前代所希有。講明古禮。尤宜愛惜而令狐乏志。湮墮良多。所幸者杜君卿典標八目。偶存棠谿之碎金。于志寧志貫五朝。間具崑山之片玉。裘集狐腋。冠聚鷸毛。是曰蒐軼。其善四也。管幼安誤收國志。本未仕曹。嵇叔夜濫入晉書。何嘗臣馬。又若齊社屋而叔朗西行。陳鼎遷而德章北面而王晞仍存於河朔。袁憲莫攄於江左。凡此之類。更僕難終。徒豐其蔀。未艮其限。故万紐效績於荊襄。究非魏之勳舊。尉遲廻功於庸蜀。自屬周之臣子。但錄其事。不載其人。是曰嚴界。其善五也。毋邱諸葛。魏室之蓋臣。劉秉袁粲。宋家之誼士。以及子勛舉義。攸之勤王。衡其終始。都無可議。乃或以忠作叛。以順號逆。皆是曲筆。豈爲讜言。猶之孝武謀去彊臣。非爲失德。而橫謂斛斯椿爲羣小。王思政爲諂佞。巧言亂其皂白。俗語流爲丹青。不合不公。未足爲訓。今一洗之。概從其實。是曰辨誣。其善六也。因思六善。運厥三長。集簡册之遺聞。闡古今之通論。其考紀象也。兼正光之推步。較天象而益精焉。其考疆域也。訂大統之版圖。較地形而更密焉。其考氏族也。釐代都之門望。較官氏而尤詳焉。其封爵大事諸表也。則於魏書所未備者。取法於遷固而加翼焉。是書也。雖劉知幾之苛於論世。必當首肯。鄭漁仲之嚴以律人。亦爲心折者矣。夫八代之書具存。南北之史復撰。宋景文之新書。洎劉昫同著。薛子平之舊史。與歐陽竝傳。矧紹統續志。可輔范詹事之全書。太素逸篇。曾入魏著作之闕卷。行見儲於中祕。彙在上庠。夫豈柯奇純之等所能望其肩背。王損仲之徒所能規其堂戶也哉。用是撮其體要。綴諸簡末。俾後之讀是書者。有所考焉云爾。乾隆五十七年。歲次壬子。六月朔。欽淩廷堪次仲氏謹序。

昔干令升論左氏張世偉論班馬要以簡煩爲優劣蓋記載有體實錄長編之例不可施於史裁而雜書小說之徒又多委巷不經之論使必採以爲書纖悉畢登漫無區擇其自詡爲詳贍者實蕪累自穢而已雖然簡不易言也高談筆削刻意文辭慮撫實之難工而事少謂足以見書法於是刊除事蹟勒爲空文後之搜討者竟至百無一徵陋略若此安所貴史乎故晉書歐史其失均也至於尚論千載以前搜集舊聞尋拾遺逸以補前史之闕其義固以詳盡爲宗矣然編纂刊勒自有鎔裁通貫之理非若市儈之記錄簿帳銖兩不遺也然則酌煩簡之中無陋略蕪累之過者亦必有道矣南康謝蘊山先生咎魏書之乖謬慨北史之不能正其失乃作西魏書二十二篇凡帝紀一表三考四列傳十二載記一又敍錄一義嚴而才博思密而體備蓋無愧於古之作者而大事表尤足爲史法史記之將相名臣表雖爲記事權輿第以一朝政要僅附錄於表內而不立專篇則創造之初爲義猶未審也夫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封禪郊祀既志其儀至振武功戡禍亂兵戎之略亦當敍論其成敗得失之迹條具終始別爲大事志使一卷之約括囊一代之事明易若指掌則後世紀事本末之書可以不作劉知幾欲爲都邑氏族方物三志此方志矩矱耳豈史部之通裁哉先生之爲是書也自正史傳記輿地金石之文以及郡邑之志流覽者殆數千卷昨官南河復討論四庫書於揚州其搜剔補綴之功最爲勤密凡所增益改易者皆有本原（如據庚信陸逞碑補陸政傳庚信辛威碑補公主傳庚信請襲封表補文帝大統十六年格庚信鄭常碑正周書本傳饒陽侯之誤據楊炯宇文彪碑補封爵表據元龜補李彪傳及五行據御覽引典略補孝武紀及蕭詧傳據長安志及陝西志引廣五行記補李順興傳據金石錄唐碑跋正周書本傳

結臧子之誤。一部之中。此類甚衆。以著作之體。不能復稱引書目也。雖所紀只四帝二十餘年。然固已卓然爲一家史矣。近代姚士粦嘗撰西魏春秋而未就。其體例不知視此爲何如也。先生創稾於丁未秋。時虔王蘇潭。今來武林。復樂見其書之成也。輒敍其顛末於後。虔侍先生久。故知之爲切近云。乾隆六十年正月。桐城胡虔雒君謹跋。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西魏書
附錄四冊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謝啓昆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長沙南正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鎮